

第一卷

第十九號合刊

603

五月十六日



南
華
文
叢

請閱鐵路叢刊

意

欲明瞭中國國有鐵路各情者

注

北寧線鐵路月刊	北寧鐵路管理局	每三個月九角 全年三元
平漢線鐵路月刊	國民政府鐵道部平漢路管理委員會	每冊四角 半年二元 全年四元
正太線鐵路月刊	正太鐵路總管理處	每冊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膠濟線鐵路月刊	膠濟鐵路管理局	每冊三角 半年一元六角 全年三元
廣韶線鐵路月刊	粵漢鐵路廣韶段管理局	每冊二角 全年二元
津浦線鐵路月刊	津浦鐵路管理委員會	每冊三角 半年一元六角 全年三元
京滬滬杭甬鐵路月刊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	每冊三角 全年三元
瀋海鐵路月刊	瀋海鐵路公司總務處	每冊四角 半年二元 全年四元
隴海鐵路潼西工程月刊	隴海鐵路潼西段工程局總務課	每冊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平綏線鐵路旬刊	平綏鐵路管理局	每冊一角 每月三角 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三元
隴海鐵路週刊	隴海鐵路管理局	每冊五分 全年二元
北寧公報日刊	北寧鐵路管理局	每份每月三角 半年一元 全年三元
京滬滬杭甬鐵路日刊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	每份三分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七元二角
津浦日刊	津浦鐵路管理委員會	每份三分 半年三元六角 全年七元二角
平漢日刊	平漢鐵路管理局	每份每月三角 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九角
膠濟日刊	膠濟鐵路管理局	每份每月三角 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九角

南華文藝

第一卷第十九號

南華文藝 第一卷 第十九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目錄

插	鎗殺..... 歌雅作
報復..... 歌雅作	
戰禍..... 歌雅作	
慇念..... 歌雅作	

東方與西方..... 愛里霍 (一六)

櫻桃..... 解人 (一三)

遊朱爾丹江及死海記..... 曾仲鳴譯 (三一)

這是別一個世界..... 也文 (三一)

摸索(第三章)..... 蠢然 (三一)

壁上文學論..... 婁子匡 (三一)

上海樓頭..... 白雲 (四一)

普陀海浴..... 春苔 (四一)

藝術家之死..... 陳醉雲 (四一)

詩歌

陣雨..... 彭榮楨..... (五九一)

我買來一個蘋果..... 彭榮楨..... (五九一)

農民的哀歌..... 何德明..... (五九一)

廣韶道上..... 鮑楓..... (五九一)

春雨..... 鮑楓..... (五九一)

歸鄉..... 啟文..... (五九一)

歌德與歌雅..... 李寶泉..... (五九一)

廣告..... 抄..... (五九一)

戒指..... 宗臨..... (五九一)

人鬼之間..... 蠢然..... (五九一)

小貢獻..... 田烈..... (五九一)

武林偶感..... 錢畊莘..... (五九一)

浙江大學的「文理」..... 壽古..... (五九一)

叫賣的聲音..... 孫福熙..... (五九一)

老人與老園..... 春音..... (五九一)

煙影(續)..... 陳達仁..... (五九一)

通信(五則)..... 壽康等..... (五九一)

鐵道部價售刊物一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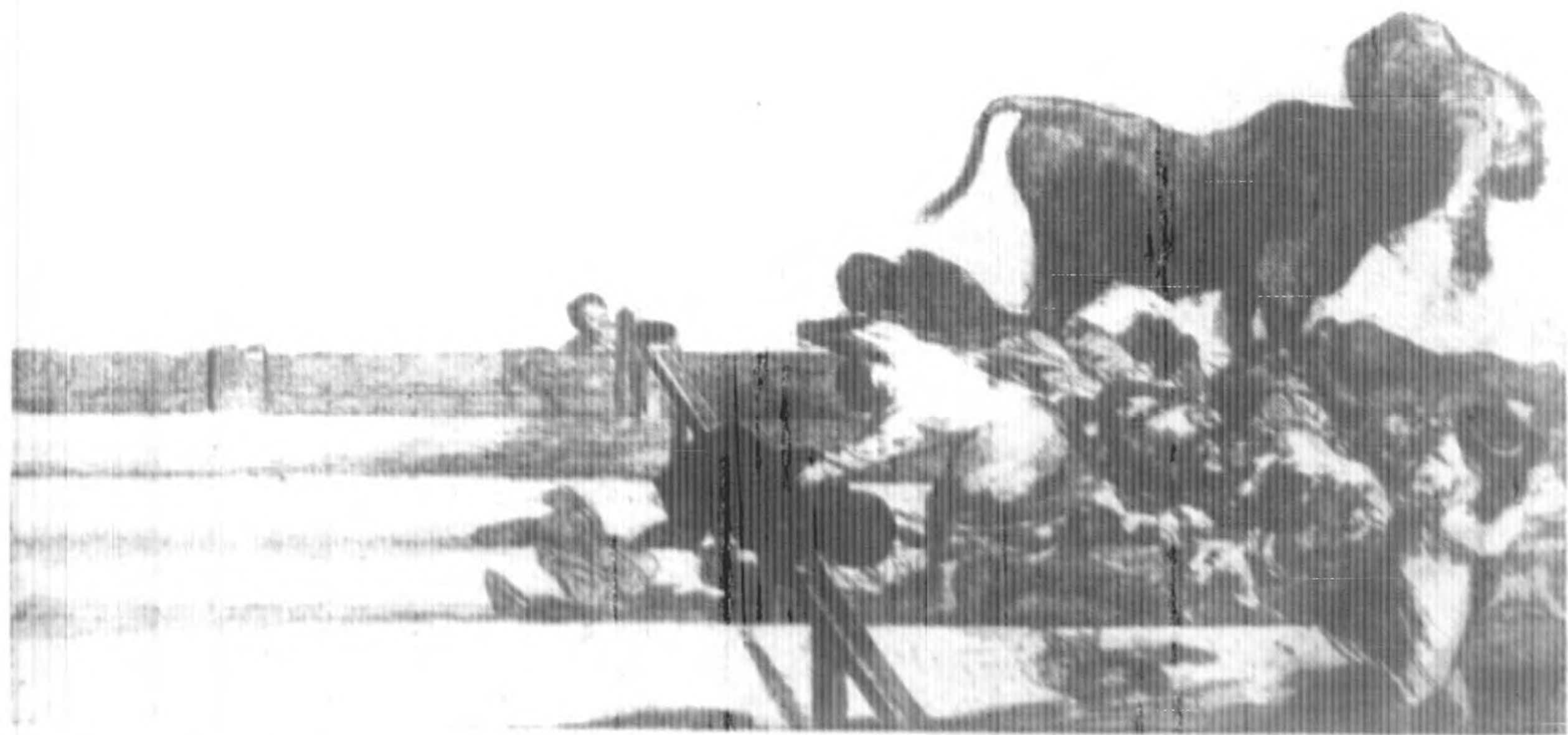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鐵路普通貨物等表	二册	七角五分	郵費二分半
中華民國鐵路客車運輸通則	一册	三角	郵費二分半
中華民國鐵路貨車運輸通則	一册	二角五分	郵費一角
鐵道法規類編上編	一册	二元五角(八折)	
鐵道法規類編下編	一册	三元	
鐵道法規類編上編第一次追加册	一册	二元	
鐵道行車統計車務人員應守規則	一册	四角	
中日聯運規章彙覽(英文本)	一册	一元五角	
中日旅客聯運			
東省經由南滿鐵道旅客聯運	價目表(中英合刊) 一册	一元	
鐵道衛生季刊(第二期)	每册售洋五角		郵費二分半

南京鐵道部



歌 雅 作

殺 鎗



歌 雅 作

報 復



歌 雅 作

戰 禍

愆
念



歌
雅
作

東方與西方

愛里霍

法國藝術史論大家愛里霍 (Elio Fauro) 先生，於去秋來中國講演。甚得大衆熱烈的歡迎，其中有「東方與西方」一篇，本欲在北平中法大學講演，後來改換他題。這一篇講演稿今已在法國 *Mercur de France* 雜誌發表。中法大學教授曾覺之先生特譯成中文，而且附加一個節略。他說：本篇原文曲折難解，翻譯以後想必更是難懂，故特總括其大意如下，或者有助於有心的讀者。

作者承認東方與西方的不同，這種不同即如常人說爲一是精神的與一是物質的亦無不可。但這種不同並非絕對不相容的，因爲精神與物質全不是可決然劃開的兩件東西。東方與西方不過是表示一事物的兩面，各各將其推至極端，遂呈似是十分差異的現象。其實兩者的根本仍是相同，這兩者的相同是什麼呢？這就是「人」。人是物質又有精神的，物質不能沒有精神，精神不能沒有物質，物質中有精神，精神中有物質，一面二，二

而一的東西。人能瞭解這一層，對於東方與西方的問題便思過半了。人類歷來的努力在求各相反勢力間的和諧；我們最近將來的和諧，表面上實現於東方與西方的結合，骨子裏表示於思想與動作的調和。這種調和的可能，照作者的見解，要東方與西方重新從共同的「人」上看，東方從事於其所缺乏的物質，西方從事於其所缺乏的精神。兩者互相交易，世界的和諧自將不久重見，而東方與西方的問題自然解決了。

(錄中法大學月刊第三期。孫福熙註。)

西兩老東半世界的對峙既停止爲歷史批評的練習，在時間中截開，如一個影子可與別一個影子比較的一般。這種對峙是一種悲劇的現象。由於每日重複，交錯，倍增，不斷的變化其施點與受點的千萬接觸，近世紀來用以混和一切的千百方法，征戰，殖民，移民，旅行，學校，警

籍，電氣事業，電影，專門技術的普遍，這種對峙感動我們全體，尤其是在我們中不覺察的人們。其勢力侵入我們的內心生活；且變為我們的內心生活。這種對峙時刻逼我們當動作時要有一個抉擇，當思想時要有一個抉擇，或則在玄秘的精神境界中要有一個調和，而這個調和能有希望加諸於全體的人們的，唯有那吸引自我們日漸複雜的教育，我們日漸固結的利害，我們日漸明顯的混合中的精神的動力論。這種對峙有如一種活活的生長，一種血管神經的草樹，從我們的腹部上升，至我們的精神中開放。

要有勇氣來承認這種現象。世界的一律化，在外表是可能的，科學，交通，工具，傳播這種工作的那些作品，政治，外交，法律，要於數日之間選擇直斬盡人類在地上之根株的世界大戰，或將使商品與思想如在一個人皆同一的貨幣的經濟與法律的組織的那種必然；這些都表示一律化的可能。但這種一律化作用是不是要得的呢？這不是領我們至一種普遍的機械情境，至黃蜂或白蟻之城的盲目的可怕情境。在此不單個人，而且團體亦喪失於每日如此，一致不變，姿勢無限的機械自動中，這是人類機器，我們

的血為油，我們的骨骼與我們的肌肉為關節，我們的神經質素為糧食，沉悶，愁慘，自身常是一致，為一種不可猜測的定命無期的判定將機械加上機械，輪子加上輪子。齒牙加上齒牙的呢？或則相反，人可希望從一種更深湛的接觸送出一篇美偉的詩來，這種接觸，不忽略技術的交接工具，又加以發達，不再引我們至為外面的一律，且導我們至內心的和一，而其種子自無始以來即潛伏在一切宗教中，一切哲學中，及凡歷史上所表的文明都不過是其有形的反映，投射在造形美術，詩歌，音樂，跳舞，社會中的呢？亞洲人說是精靈附體，歐洲人說是形式表現。凡神秘的宗教家，或東方的，或西方的，都說是外形顯示。但凡哲人智者都答覆說，這是為表現我們精神的真實性所必需的外形顯示。

無益的再去說明全世界的固結一致已變為國際經濟的最活躍的角色。在這裏的是很明顯的事實。遮覆地球與日益比地球之面為紛雜的偉大的技術路線，造成一種為人類全體所公共的神經系統，即謂此人類有上部與下部之分亦然。某種動物的神經系統，一個人的神經系統，將其高貴

的部分，脊髓，大腦，與其卑賤的部分，譬如腳部，固結不分。由一種自然發生的工作，從內向外，機體生活分配，和諧，排比其機能作用。肝不高於也不低於肺，心臟比屬為有光榮，但其光榮亦未證實。人類是一件事實，一件生物學的事變。其死的部分自然的脫離分散，其生的部分自然發達，將必須於其生長的機能聚在生長機體的四周。而歷史為我們指出，有時這種機能重要，有時又那種機能重要，我們無須引究竟原因以說明為人類機體的常一的和諧即由此相互迭更的升降浮沉所造成。我們看出這是證明的事實，即不單歐洲與亞洲，而且歐洲與亞洲內的各民族，不斷的如潮流之互相鼓盪，有時在充填為過度片面的東方文明的發達所致的空隙，有時在充填為過度片面的東方文明的發達所致的空隙。

希臘文明，從其全體上看，若沒有埃及——埃及由其精神論，至少屬於亞洲等屬於非洲——，沒有阿叙利，沒有巴比倫，沒有波斯，且沒有遠方的印度，是不能設想出來的。是亞歷山大王的遠征，洩露給亞洲人以不可比擬的表現工具，這是雕塑，在亞洲同於在希臘。是基

督，亞洲人，一個自己不知而充溢西方文化的亞洲人，介紹入西方以釋迦牟尼播散在亞洲的精神光燄的啟示。是阿刺伯人，如阿刺伯之為兩大陸的居間地一般，以古代的歐洲科學，固結了近代歐洲與古代歐洲科學是其理性化的亞洲的啞重回響，——因為，我們順便的指出，凡宗教神秘都是千萬學問知識所積聚的果實，凡學問知識都是一種零落的宗教神秘的殘餘。是十字軍與西人的航海，慢慢的與亞洲的靈魂。是歐洲征伐印度，安南，西比利亞，馬來半島，中國沿岸，使日本學會用西洋的技術方法，以獲得在亞洲的獨立國家的權利。若人從脫離開那些飄忽的形影，而其在空間的動作變易此處彼處的時間上看，這是不絕的與豐富的交換。

而且既有這個闊大平衡的瑰偉的先描形樣了，世界決向着這平衡而進化，至少世界將於此暫時找得其平衡。整塊大石的廟宇，佛教的塔，塑在巖石上的聖經，回教禮拜寺，差不多與歐洲的大教堂同時產出。一種相同的內心生活，處處都力求建立大地與精神之視影的密接，使人們於

相同的時候爲物質的工作，而以相同的能力，相同的心腸，相同的熱誠，如樹起一種齊心一致的祭物，向着上天，向着將來，一切人所親愛與所公同靜觀的影像，愛情，人類面目，動物植物的生活，人的職業，人的工具。且在亞洲的雕塑中，特別是婆羅門教的與佛教的雕塑，本是神秘精神的表現法，在其形式中似是動盪，移轉，相疊，相接，相混，相雜，依次的從公共的暗影中浮出來，有如由歐洲人所想出的科學的表現法，電影術的預先提示。

二

於此出一個嚴重的問題。在過去中所有的快捷交通，商業，傳教，書籍與美術品之前，而在現在與這些事物交會相遇的戰爭，或是爲世界交接互換的最活動有力的工具。歐洲人可將亞洲人對歐洲人的好戰責備還與亞洲人。關於這點不容有絲毫的含糊。自有史以前，在荒古以來即居於歐亞的西方半島的或白種或黑種的扁形頭人類中，現出一種橢圓形頭的人類，其原始的居地定是在西比利亞，

中國，印度的河流所發源的高處，後一點，當歐洲精神的初次形化的起源，因別拉斯人，斯塔的那維亞人，希臘人，雪爾特人，羅馬人，我們看到這些好戰的民族，照現在的學說，或主張是從歐洲東部，或主張是從亞洲部而侵入歐洲平原，但這些民族決是從東以中國沙漠爲界，西以嘉白提與多腦河荒地爲界的草地平原中攻入歐洲。再後一點，阿拉伯人從亞洲出來，攜其征戰之力深入歐洲西部的心腹，而留此巨七百年之久。最後則尤其是爲蒙古族的遷居移民，他們從亞洲的中部出來，使歐洲曉得龐大的戰爭，他們雖爲歐洲所一半克服，但他們有貢獻於俄國，波蘭，匈牙利，德國的文明的創造，他們因推翻中國與印度的古老社會，推進了歐洲在遠東的軍事與精神的透入相接，及他們供給日本以一種貴族的提障，在等候被壓擠至其根本中，力能阻擋歐洲的巨潮。所以，人無須斤斤於此，東方與西方的戰爭工作是相等。在時間中亦相等，結果則整個的損失與利益亦差不多相同。

在論和平的工作以前，且先一留意考察亞洲對其過於搗亂的學生歐洲的責言，我們當揭開由宗教家結在西方面

上的面具，由實利者結在東方面上的面具來看。這樣，兩方都好。有如西方的良好分類者，我們且特定出東方人爲捉到相似，深入一點，爲捉到關係的那些不相似，於此，東方人所珍貴的玄密的和，將可洩露於我們。這是現在動物分類的作者，陸謨克的解剖上的差異作用，由此差異，即能說明一切生物的生物學的和一。

最先要將戰爭的問題好好的立下。我們承認東方的兩大民族。中國人與印度人，決然是而且永遠是和平家，或簡單是和平的民族。這點若不論引起一切時代的戰爭的經濟條件是可以成立，但這點的成立實是在於這件事實，即這兩種農業民族直至近代都舒適的生活於很肥沃的廣大土地，人口可自由蕃殖，而至這個時候，爲他們的不幸，一個比他們武器堅強的歐洲進來，禁止他們不得再安居繁榮。但即這樣，問題仍未妥善的立下。根本是在曉得這兩種民族自身讓其自然發生的疾病戰爭，因不關心於疾疫，社會上的無設備，飢荒，不講衛生，蔑視物質生活，在兩百年中所死亡的人是否多於歐洲戰爭在相同的時間中所殺死的人數。孔子教義是要人於樂天安命與溫恭謙讓中專誠

於社會團體的服從，因此常將門戶打開給外來的敵人侵入中國土地，給死亡，疾疫與貧苦進來。這些內面的敵人。婆羅門教義是專誠於普遍屠殺的宗教神秘，其瑰偉實在是使印度帶一種戲劇史詩的神態，由可怕的氣候，由生死不已的形式，殺以自養的猛獸，咬以自衛的毒蛇，毒以除去滋生的腐敗的瘴氣，孜孜不倦的吞滅又重造的原質。由這些一切的續繼紛亂，將這種神態加在最有資格以接受滋生與寂滅的矛盾力量的印度民族。這是難以爭論的，在不顧一切而使西方保持必須有的死之意義的最少限度的定期屠殺之外，東方的漠不關心的常在屠殺，雖來自一種對於命運的更深的見解與對於靜止幻覺的較不巧妙的放棄，但因吹在孩童時代的致命烈風，傾在抵抗與反應的能力上的麻木無知，使在亞洲有一種智慧的情狀，其慘酷害人更甚於表示在歐洲人的世界相殺之軍事形式的有組織之意志。戰爭的問題或者就是在此。至少，直至現在的東方與西方的對峙，問題或既是在此。西方人所系統的，在長短不定的間時，如洗奧智阿王的馬廐或射斯坦化爾湖的惡鳥一般引起的外界戰爭。結果至爲英雄的崇拜。他因此爲自己立了

一種合理所說明自己是優越的方法，因他能依一種社會的秩序以組織將來，而在這種秩序中主要為經濟的與文化的繁榮，物質的舒適與健康。東方人所同意的繼續不已的內在屠殺在他乃生出聖者的崇拜。這在他是將伸向超越的真理的找求，為可議與倏忽的地上快適所不興趣的玄學精神解放出來的方法。

由是則隨處皆有戰爭。在東方是慢性的，在西方是定期的，而在戰爭直至現在所取的種種的形式中，實保全生活動力的原則所必須，這原則在歐洲人為其精神的懶惰所分解，在亞洲人為其身體的懶惰所昏睡。沙士比亞，在西方幾是唯一的人，指斥一種過於長久的和平的害處，——至少他在西方是唯一的有權利指斥的人。他看到「安全」至少是物質幸福的暫時方法，但也因安全所帶來的好處的堆積，以致機括慢慢生鏽，能力墮落腐敗，憤怒的神聖反應與常在垃圾中感覺疲乏的偉大的革命要求漸次丟棄。

不管其罪惡與其破壞，前次世界的可怕戰爭，狂醉於流血與疲倦，實在是給歐洲以決然是唯一的，又是主要的利便。自基督的出現來，這是第一次歐洲使自己與自己相

對。軍事方法的可怕過度竟至於消滅戰事，停止流血，這是可以，而且可能。又決然這將人類悲劇的必然的高遠意義安立於人心中，而使其藏匿不見的多數犧牲將在奮鬥的人民中發放出那些繼大屠殺而至的神奇和諧來，巴台農神廟植根於希臘與波斯的戰爭，回教堂與大教堂孕育於回人的侵戰，十字軍的東征，平民的反抗，印度與中國的佛寺實基於釋迦人與蒙古人的侵入。但東方沒有權利說其普遍的親愛精神將帶給西方以和平，西方亦沒有權利謂其拓殖的殘酷方法應將其謂為秩序的自由概念強逼東方人承受。遠遠的從全體上看，可讓東方有一種禮物，其價值等於東方會數次將其輸入為物質快適所壓的西方，這種禮物是長生不死的內心生活。如糞土上的花，從其貪苦，從其污穢，從其只要為一閃光，但是為在物質努力之虛無中的唯一閃光的漠不關情吐出來。我很曉得東方詛咒科學。因自二三百年來科學漸漸密切的與戰爭混合。但不要忘记，科學亦漸漸密切的與健康與物質舒適混合，科學增加死亡的方法，但科學同時更增加生活的方法。

又要疲倦的西方在這八萬萬可憐的苦人面前不判決戰

爭的死罪，正是因爲這八萬萬苦人在這個時候從西方學得怎樣使用西方的武器。或西方此時將武器放下，歸守自己的本分。所以東方與西方要在平等的地位相待乃變爲必須。西方不能透澈東方，若西方不承認東方向着滿繞小孩與肌屍首的邊際進行的漠不關情實是使東方得以立定即自己亦難覷出的精神光燄。東方對於西方亦不公當，若東方不承認西方在戰艦與戰車中帶來的精確知識有洗滌精神將取其實質的頂梢的能力。這個問題——請不要笑——不是到衛生與鐵路在亞洲變爲衛智奴大神的附身那一天，到歐洲的管理教義承受最卑微的物質與最殘酷的疑惑，同必須的理想主義一樣，可合體於其信仰那一天，即解決了嗎？東方與西方的調和是可以的，且很確然，因爲在一切的和諧中都發見有其純粹簡單的相反造出不相容的兩反對物的原素。但這種調和的可以實現，在我覺得，只要東方與西方不再以各各的罪惡互相責備。而以各各所特有的實力互相要求，尤其是只要東方與西方指斥其專斷信條掩藏面孔與冰冷人心的自白式的形式，全體一致的宗教精神，規定對人類與其偉大定命之信仰的，應於處處替代那些

人稱爲宗教的神秘宇宙之結晶固定的零碎片段。我現將其直說。我沒有覺得成就這件重大事業，西方比東方較有預備。西方以爲自己的脚跟在一生活與在地上生活一樣爲纖悉的立定。但這不是在天上要顛躓的最好方法嗎？

三

由上所說，東方根本是宗教神秘的，甚於爲一種有力的信仰，這是一種迷東方的超越疑惑，而由此，在東方乃保持一種精神狂醉的情狀，東方不斷的於此滋養與搖曳自得其對於精神的詩情之佔有。一羣教條很不和，紛亂，寡大，通路精微的信仰，使自由的智慧可在一種無限中動盪，而一種瑰偉的玄學將此無限不斷的加以組織與修改，便有純粹知識的滿足。至於西方，不是宗教神秘的，感到陳列其精神的庸凡於固定的信條上的需要，而這些教條乃將一種靈魂管理法，如地上的一樣嚴厲的，引入「天上」來。在這塊領土中是小孩，西方於此要有保師與可涉的邊緣。由此而有一種奇異的反常結果，宗教精神全體一致的所在，其信仰之潮乃直至爲完全的無神論，至於最嚴格與

最誠實的宗教所在，乃留住最實際與最諳利害的智識。管理東方的是可有的直覺，君臨西方的是精密的渴求。西方直理性化宗教的情感，東方直精神化實體的事實。思想在西方變為一件機械，與從其所自出的感官分開，與應對之工作的生活分開，與其目的分開，與其泉源分開，而因此時與直接有用的物體相混，時與不同於物體的抽象作用相混。在東方，思想與一切相雜，即在迸射的生活平面上，思想不停的走入形式中以滋生形式，走入抽象作用中以養育抽象作用。其流動性乃使其有類分與界別，俱即由此成為宰制思想的最珍貴的助手。所以人將不至於驚怪，內心生活的充滿與濃烈，在東方人，幕住外面世界，而外界生活的活動，在西方人，想將脆薄的內心生活凝聚，必要有一種宗教的建築與結晶在教條與法律中的道德。既是這兩種人心的態度各各標記世界的兩大半方，人亦將不至於驚異，這兩種態度不單在宗教形式上相混融，而且在知識與心情的表現上亦相滲合。在西方，社會，文學，帶一種多少是親接的嚴確，蒙着科學的性格，在東方，帶一種多少是動人的抒情，戴上詩歌的性格。

我們且注意的一看那些外形的顯現，西方以為像壓葡萄而取酒一般，可由此抽出精神，東方則相反，更遠更深的上溯，發見集中於此以轉變為葡萄，昇華為酒精的藏匿不見的營養動作。且取兩極端以便更能界定這兩種態度，請看永遠向着形式完美的希臘美術的趨向，西方全體美術多少都根源於此，及印度美術的一往無前的象徵主義，由佛教的居間，這是全亞洲美術的原動力。西方永不能完全脫離客觀真實與個人性格的憧憬，即當其最東方式的時代——若可以這樣說——中世紀的基督教美術，仍帶有這些痕跡。東方，即有最歐洲式的亞洲人，波斯人與日本人的媒介，亦永不能逃避表示其特別的主觀與普遍的音節。在西方，即或在有特別情形的德國人，他們是服從音樂的暗示的，仍是有精密的唯實精神，科學的指導，個人的批評的常在干涉，不斷的竭力禁止由大和諧樂的過度所有一切非固定的事物，非客體物質，非可由經驗與理性監督，審量，測度的事實。在東方，即在日本人，亦是為精神性質的——往無前的找求，承認夢幻形式的存在，冥滅個人於普遍生活的肉感覺知中與混和一致於其隨處見在的精神

中。在亞洲人，某某雕像有二十個手臂，某某理想的人物有四個頭顱，若這些手臂與這些頭顱表現一種深切的感到的內在實體，有什麼關係呢？詩歌的與玄學的想像，相同的心靈在一切形式中流轉的混亂確定，立即使這種實質化的象徵符號為動人與活躍，在西方人則有異，實質的真理全武裝的走入精神中，只受由於藝術家個人人格的更動，及只受使其隨着自己的途徑而指向着外界不動之真實的征服的改變，於此，雖非一切的人心，但一切的智慧都可於一種公共的教育吸取其原素。東方由內界和合自己與靈魂。西化由批評規律自己與外界。由此，在西方，是每個拿石頭來築這座固定建築物的人的自己肯定，理性命令要每人於此有一房間，或且有一房子。在東方是無名團體，在公同住所的永遠建造中，沒有內部的分隔，但單有無形不可見的循環機官，不論每個人的物質的舒適，只求得有大衆的精神的需要。人於是懂得建築，社會需要之方法的外界化，是西方人的公同語文，哲學的或宗教的詩歌，神祕需要之迷醉的內界化，是東方人的公同語文。

在這兩種根本的視覺中，由兩種很不同的環境所順暢

滋生，這邊是容讓，為使其有秩序而驅人將其征服，那邊是時而枯瘠，時而可怕，為人打開玄想的獨一去處，一切都在此，民族的內在性質，其在勢力中的動作，其在大禍前的反應，從想使其高等能力得最大報償上看而為政治與社會的組織。在東方沒有所謂鄉土，沒有歷史，沒有國家，除了日本，而正是日本的氣候，健全與活躍，其保衛可守的地位，其聯合統一的窩地，因其絕緣孤獨，乃造成了一種人心，於動作的需要與靜觀的熱烈間保持一種恰好的平衡，在亞洲，人與人的結合，成於音樂藝術的，較甚於造形藝術的，是由於無形不見的需要膠黏，非由於有形可見的利害的連附。人民於此繫在一種普遍的象徵意義上，非在於一種地方的唯實精神上。凡因空間與為空間而生活的，如歐洲人，必然的在其實質的框架即本國的土地中發展，時間堅執的以一種恰好是構成歷史的意願，與相續的程序，將其整個還原於此。凡生活於思想中的，如東方人，於此掩埋空間。隣近事件的準確，求超過的方法的組織，所謂法律，管理，徵兵年錄，賦稅，預算，及在宗教範圍中的教條，都屬於歐洲人，至於東方人，預先看出最終的

事件，即他冥沒於時間的虛無中與精神的無名中的命定的寂滅，忽略於許他預先知會與他隔開的人們的直接反應。

因而，在彼與在此一樣，生出很深的精神的反映，理想主義，即求達到一種與宇宙的真實構造獨立的目的，一種繼續進步的，雖非在精神中的，但在作品中固結的，良好生活之忍耐征獲的，因堅定意志與漸漸改善生存條件的本能之純化的目的。為第一種人的特徵。人要說，眼睛注視人的美化的影子上，他求漸漸的實現這個影子，避開使其分開的物質的阻礙，消除使其分開的精神的阻礙，當然這作成一種他的能力的強大意義。但這作成一種他的真正天性的很粗獷的科學。反過來，一種堅持的內觀，得將精神的可怕定律合同於普遍生活的必定的開展，使第二種人有一種對於人的知識，排除這個美化的影子的覺知，至少便這種覺知為擾動不安。由此而有西方的社會的樂觀主義，此在很大的範圍中，數世紀來即為其所有部分的物質力，而且精神力所證實；亦由此而有東方的社會的悲觀主義，此在印度致有駭人的階級分別，一種汎神主義的忠實反映，其對於無終的輪迴的信仰乃使人類意志變為麻木，

至中國的禮教，用超越的聖哲的名字以發育服從迷信，將社會的機括磨光油滑，使其至為機械的自動。決然的，初看，中國人距印度人比距我們西洋人更遠，因其精神生活消滅於人民的團體中，或至少取一種系統的被動的特色，其漸進的昏睡，熄滅動作的偶然期望，或者添加其被動感受的性質，但不顧其不願，中國人與印度人接近，此因於絕對的聖哲所帶來的社會的定命論，這種聖哲雖不關情於神聖的目的，但所從而達到的命定論的經過，乃類似於絕對智慧所遵從的歷程，這種智慧在神聖的目的中根本上只看見一種力的盲目牽引，人類意志於此滾轉如落葉之在風中。

四

想使東方與西方有一種很深的盟好諒解，因有政治與經濟的一致，隨各國的能力與富源，組織世界的生產與分配其力量與財富，既加以預備，沒有這些政治與經濟的一致，這種盟好將為不可能，而這種盟好將建立於那一點為合宜呢？我們明白清楚的說，總括我們的根本不同的差異

點，但由此要盡我們的力量將這些差異點減縮，使其可爲我們所祝望的一種和諧的補助分子。我們命傳說，且命謊騙爲他們的信仰，爲他們的史實。若在我們，真理是在我們之外所有的事實，他們東方人視我們的真理找來如稚拙，更加是無益，有什麼可十分驚異呢？這一邊是感覺的訓練，那一邊是情感的靜觀。我們永不要忘记，西方的道德，若爲其獲得社會力量的主要方法，造成對宇宙知識的，繼爲人的知識的主要障礙；東方的精神，若爲其現出真實人格的主要方法，造成爲動作之原動的個人精神的主要障礙。歐洲的基督舊教與亞洲的佛教既經試過爲這些可怕的相反物的調和。基督舊教以一種簡單但狡猾的玄學，排除知識的，將在地上的道德活動的報償置諸天上，及因此而造出一座社會的建築物，可庇蔭千年來人類根性的內在苦痛對人下的問題的一切答覆。佛教以一種深湛但不可行的玄學，因其第一在將物質力的機括情欲消除，將精神活動的報償置諸地上，及因此而造出一座神秘的建築物，庇蔭了千年來中國、安南、馬來羣島、日本的煩悶不安。但對於東方與西方的一種更現在的觀察使我們得確述出。

這兩種建築物能長久，只由於亞洲與歐洲人的各各特有的理想希望與精神組織，而此兩者各個的庇蔭處彼此遲早必定要刺激各方發展其特有的美質與其特有的缺點。所以一種調和的可能，只在於東西兩方彼此重浸鍊於宇宙進化的現實中，而由此恰好將這個問題的字句改變，或且倒轉，即要東方人有其土地的戀愛，客體的知識，技術的發展，實用的預測，要西方人有普遍的意義，物質車輛以外的與精神的交通，比獲得地上樂園或天上樂園更純潔的目的的意識，爲他打開門戶的管理法的放棄，不要忘记。在這意義上既經爲了一長足的前進，因爲，——西爾文萊威的 *ain Levi* 指出，——這是歐洲在其母親印度使佛陀復活，同時教印度使用其工具，及因爲亞洲對歐洲洩露了老子，我們可使與蒙達尼與斯賓諾莎相對，洩露了印度教，我們可使與轉變論與原子論相對，洩露了日本的政治進化，我們可使與西方的政治進化相對，這些都活動的參與了這些幸福有利的交換。現在的情形是一種民族所分泌出的主要東西，這種民族開始不願自己要他。有如一種臨時的毒藥，他要將其除開。在從前，猶太人對於耶穌，印度對於

釋迦牟尼，就是這樣。但有一天要到來，此時一往一復的潮水進來，此時在晒乾的沙上，產生帶有礫，鹽，生機的兩道潮水的浸漬混融。再則，從根本上看，世界有共同的產業在，這就是人，若在人類中的大多數是其習慣的犧牲者，但在其漆面下與其朽物下可再找出這份共同的產業來。東方人生活在主觀中，以致遺忘外界，西方人鈎搭在客體上，以致遺忘內界。這是很自然的，兩者的接近要發生於兩相反的方向間，這兩個方向過於單獨的進行，遂致這一邊驚駭的看到由其精神小心於精密與有用所挖的虛空，那一邊覺出由過度的靜觀所致的身體的衰弱。一種公同的，人類的理由可拿來實施，且這種理由已經工作了；在我們西方人則延擱每種物體的研究，求知其每個分別的與宇宙生活的無限關係，且推求至其在意識中與潛意識的深洞中所發出的回聲，因此而醒起我們的神秘能力，在他們東方人則使用其神秘力量詰問每個物體，以取得上帝所分給他的實際利用的最大數目。這是在於世界的經濟一律化之前，為公同的將來組織世界的精神與智慧和一。

真是、當現在機器為宇宙君主的時代，沒有什麼理由

可以說東方與西方要以確切相同的眼光看待機器。一位著名的生物學家，在他的學生中有亞洲人——在他最良好的學生中——有一天對我肯定的說，東方人，在客體的最精確與最完全的知識中，永不能離開宇宙普遍的機能作用而考察探究這個客體，至西方人，即受有很深澈的廣大普遍教育，且為基督教的熱誠信仰，仍將他的宗教與他的教育歸於這個客體的單獨孤立的知識。這一個從現象抽出一條定律，那一個將現象歸於根本定律。在亞洲人眼中，這是普遍的一種象徵的表德，及宇宙的暫時的精靈附體——但因此而設想亞洲，謂即自有日本的例子後，仍然不能消化科學的理論與其結果，照我來看，這是迷惑於奇異的幻覺。我另有文章說過，我又重復的說，飛機，電影，無線電，驚人發達，在今日實際的消滅了時間與空間，其使維阿扎（V. I. Lenin）與老子驚異，較輕於使笛卡兒奇怪，雖則笛卡兒的影響決定了這種進化。因為科學是多數無名的作品，其生長幾乎是自動的，由於相續的或同時的獲得，且出於學者與發明家的意外，及科學的無數線索在今日造成一個巍然偉大的影子，東方的哲學家不難的認出這就是他們於

數千年前對於事物全體所造過的影子。在別一方面，人又不難想起，科學知識與宗教神秘的分家，在歐洲僅從最近二三世紀方有，只當立定科學方法的時候，並不是如常人所相信，使詩歌與科學的永遠的分開。人又不至於不起，常人將現實本身與只至於這個現實的部分知識的方法之一種相混雜。

西方，千年來為亞洲的洪濤所浸潤，至少在其歷史中有一次證得精神的和—，即當大教堂建築發軔開花的時候，這是一個確實證據，表示西方與東方的和諧為可能，即在西方的知識領土上，等於在東方的神秘領土上，亦很可能，科學與科學的應用必決然一定的將為東方人的悠遠之直覺的說明工具。由此。東方人定然接受。定然發達科學與科學的應用，不視之如目的，而視之如方法。我們可能見到精確知識與其實利的獲得亦將走入亞洲的萬神廟，這個廟接受其他的許多神，只視其如精神之滋養與發花的活力。許多印度學者，夜加帝，檀多拉，波斯(Yasajir, Chunnira, Bano)在前，已經以實驗證明宇宙生活的能力的和—，像印度的偉大始創者在歷來所持的論調一般。這是

抒情之直覺對實利之智慧的答覆。這個答覆由牛頓與陸謨克在西方預備，將這些觀察與計算的材料從數理與生物的領土內轉移至精神的領土內。我不疑惑，尤其是在西方。有許多人仍相信從他們的基督教教育的古老二元論，想在這基礎上建築與從前一樣堅固的一種物質主義與一種精神主義。我亦不疑惑，宇宙的和諧，現在的一切人想於悲劇中與紛亂中極力找求的，要將其重建立起來，非透澈於這東西方極端的永遠的互相倒轉的性質不可，及非於東西力為其兩面鏡子的唯一之力中；找求單獨能洩露精神的利便之附體作用的水源不可。亞洲的神秘精神，由希臘人與猶太人的居間，在耶穌身上人化，至少曾經一次引導歐洲為真理之愛。現在亞洲到了自己本身的盡處，及受鞭策要將自己所遇久忘記，及為追求物體本身所必須忘記的世界建築振興起來，為什麼亞洲在這世界的一切邊界上，不將引導歐洲與亞洲昏睡於其間的神秘實體相遇，及與亞洲一致使這種實體在歐洲重新活躍起來呢？

在這種悲劇的相遇中，其最明顯的疑問點是美國與俄國於此將有的職務是怎樣，這一國代表推至其極端結果的

歐洲的實利個人主義與道德精神能力。那一國代表初次結成爲一致的國家機體的亞洲的直觀反省之精神，而且亞洲的服從信仰之精神，及在曉得當這正行中的兩大國是否將於西方歐洲爲兩者的或精神的，或物質的，或同時是精神與物質的決勝戰場。這些問題在現時不能答覆，亦不能預測。俄國因地理上與精神上的地位，當然較能代表爲歐亞的居間者，爲有可能性的綜合，但在別一方面，美國，與全世界一樣，很快捷的向着生產的集團形式進化——不要忘記這點，這有極端的重要——，及美國有一種南人與北人，東方人與西方人的血種混合，使人類得一種奇異的接近，使人心得一種機官的情狀，比常人所相信的俄國精神，相差更爲不遠。在俄國與美國兩邊，都是西方的活動。表面上單獨一邊是東方的活動，但亦十分顯明是別一邊的臨終苦痛。在兩個方生正長的機體間的社會的綜合，隨而爲精神的綜合，或則相反爲流血的肢解，打碎這兩種民族所公同的機械所表出的物質框架，這是在爲俄國人將其從宗教範圍移至社會範圍的信仰與爲美國人將其從社會範圍移至宗教範圍的實利間的殘酷衝突。

我們由是又重新逼在實際動作與宗教神秘的根本問題之前而無後路可退。我非不曉得吠檀多不將精神的解放給與實際動作，這種解放他只能單獨給與宇宙的超超知識。吠檀多沒有錯，因爲實際動作是這個宇宙的必然現在的部份，無需認識宇宙本身，而且若想得認識，反將宇宙的和諧觸犯，但恰正在其上層階段，實際動作先存有一種對於其姿勢與其行止在社會的定命的輕視，或且無知，因這種社會的定命使動作爲機械自動的，及由此種輕視與無知。實際動作與最高知識固結一致，因最高知識亦求與宇宙的自動精神相混和合。人能記得拿破崙對哥德說的這句崇高俊偉的話。這話決然沒有人，且非拿破崙或且非哥德，似曾提到其超人的意義，這句話是：「你是一個人，哥德先生！」這是最偉大的實際動作的詩人，在當時地上存在的純潔的靜觀玄想之最高形式中，發見獨能將他映射出來的唯一的鏡子。

本刊歡迎投稿與訂閱

櫻桃

解人

照我平常的習慣，雖然正午的放氣響了，仍要急急的寫信；今天一樣利用此有限的時間，寫完，剛立起來，要穿衣出去，何君進來：

「好天氣，到楊湖公園去，買櫻桃，看遊人，坐艇，散步。」

「今天沒有課嗎？」

「你不曉得今天是放假嗎？」

「不曉得；爲什麼放假呢？校曆上沒有的呀。」

「這是新的法令。自後我們有一個新的端午節了。今天便是新端午節的初次。據說舊的節令都移在新的國曆上呢。」

「呵，原來如此。這種將舊肉塞在新皮下的辦法着實不錯。大家多有一天閒暇。走罷。」

沿街車輛的擁擠與空車之稀少預告遊人的衆多。陰雨

太長久了，對這晴和的麗日，誰人仍願關在房中呢？況是節日，況是新端午節的初次？而且鮮活，剛從樹上摘下，深紅而幾黑的顆顆櫻桃呢！

「後湖去！後湖去！大家不約而同，不知不覺的在腦中都浮出這幾個字。

櫻桃的誘惑！

櫻桃花發春時，實結春盡，誰能說櫻桃不是春之果？人不嘗春之果而將何待呢？櫻桃的誘惑！春之果的誘惑！

我們在湖邊茶亭坐談一刻後，便移步向櫻桃樹叢中；而走不遠，我碰到一位同學，將小花籃盛着，有青綠桑葉作襯的鮮紅櫻桃拿起，說：

「請吃櫻桃。」

我隨手取了數個，聲謝的說：

「我們正要去買。」

我們慢步的走，看見一籃一籃的櫻桃，但都是有主的；至於叫賣的，不單沒有，即偶爾遇見似賣者而問買，亦只能得到否定的答覆。

大路旁買不到，想叢林小徑邊定可以買到的了，我們乃梭穿於櫻桃桑樹之間。仍然看不到待賣的櫻桃，逼我們要指樹而問了。

幾株櫻桃樹在眼前，我們即近前樹下的看守者，望着樹上的櫻桃道：

「櫻桃賣嗎？」

經過數次的答覆，或是「沒得」，或者「不賣」後，我們又有櫻桃樹在面前：

「買櫻桃，買櫻桃，」我們說。

「老板不在家，」一個婦人聲澀的答。

「老板娘在家呀。」我們中的一位嬉笑的說。

「老板娘不能作主。」婦人的氣憤更覺顯然的答。

當我們中的一位說了「老板娘不能作主，小老板是可行的」話後，婦人便發氣數說我們買櫻桃的遊人的不好。

瞥見一條尚有樹皮未斷的粗大折枝倒在樹腳邊，我們懂得這是因遊人買不到櫻桃，強自摘取而攀折的樹枝；婦人的氣憤全因此而發，而我們此時乃給她一個機會了。我們沒意思笑笑的走開。

可是我們由此得了一個暗示：雖然櫻桃買不到，至少我們可以想法摘幾個嘗嘗。

所以當我們再碰到櫻桃樹時，我們中的一二位仍是問買，但答覆尚未得到，其他同伴的手中既是顆顆櫻桃了。我們於是得吃了櫻桃。

倘被主人看見阻止我們或對我們發話時，我們便說：「我們要同你買的呀。你不賣，我們想吃，沒法，只好摘幾個。」

不知有幾次我們是這樣堵塞了櫻桃主人而吃了櫻桃。不單我們，別的許多遊人亦因此而得滿足他們的慾望。

有了經驗，我們且故意和主人閒談論價，使他不注意櫻桃，別的小伙伴可以多摘；這有些似一種有方法的掠取。我們仍不滿足，因為觸目是櫻桃，處處都誘惑我們要更進一層，我們久久徘徊觀望於林間草上。

樹上的櫻桃雖頗稀少，但點綴在行人身上的却很有可觀。一籃一籃提在一手中而別一手慢慢望嘴裏送的不待

說，帽子上，衣襟上亦勉強插了幾個，像大紅珠般的裝飾；異差的地方是不單可遠而望，且可即而吃呢。

一位女士正在走路，想因高興而疏忽，花籃從手中滑下，櫻桃傾出。泥路不比石地，櫻桃雖圓，尙不至滾滾四散，但亦費人收拾的力量。然而，在地的櫻桃不由主的引起行人的垂涎；似乎都向地下一望而說：「這些櫻桃亦可以吃的呀」。雖然大家走過而不動手，但惹得那位女士不耐煩，喃喃的自己埋怨自己。

當我們要轉灣而近大樹旁時，迎面現出一位十六七歲的女郎，無須說櫻桃不能離開她，她處置櫻桃的方法實令人驚異與讚歎。她將三顆相稱的櫻桃直線的排在雙唇間，口之櫻桃，櫻桃之口，櫻桃不能得更好的位置，口亦不能有再美的裝飾，櫻桃與口於此爲天然無雙的配偶。想行人見及，當沒有不如我的佩服女郎的巧思了。

終於被我們找到一籃待買的櫻桃。雖然一元兩斤的高價，願主還是環繞着，論價的爭買；但經各人探手的試嘗，一籃滿滿的櫻桃也就減少了四分之三之一。當然我們

亦乘時趁機的得了幾顆。可憐的賣櫻桃者，眼睜睜的看見櫻桃減少，手救不來，話說不及，只是討原來的價錢，給人吃而不賣給人！結果，買者不要；後來究竟跌價售出，或被顧客嘗盡，則爲我們所不知，因爲我們在覓歸路了。

途中一個哭着呼媽的小孩子走在我們中，他被丟了；不曉得是他愛櫻桃而離開了媽，或是媽戀櫻桃而忽略了牠。不論怎樣，我們領他走，叫他不要哭，將近城門，尋他的人便趕來帶他去。

同時，在馬路的轉灣處，一輛汽車駛入湖中。即刻一大羣人擁擠着觀看，我嘴雖不響，心中却想着：汽車跑進湖裏，是否也因爲櫻桃的緣故呢？

到了城門，幾位先回去，我們正想叫車，看見來時欲乘不得的小船，現在居然閒着在大路的兩旁，我們於是去泛夕陽下的湖面上。

夕陽下的湖面！這樣難得的美景，被與我們的船平行的，或在前的，或在後的遊船所擾亂，使我們不能盡情欣賞；因爲這些船中的人引起了我們的談鋒。

看着在我們前後的遊船都是女士們佔據！不禁使我們想起剛纔偶然聽到的，三位女士中之一說的：「那一個漂亮」。我們於是談現在女子的進步，漸脫從前被動的地位而顯露自主的能力。各方面的表示都如此；而在最密切的愛情，自然更是稜稜主角了。

「張譯的婦女論，滿說女人的壞話，譯者且因此受許多太太們的責難，」何君說，同時講述書中內容的一般。

「原來這書是集合而成的」，少看國內出版物的我說。「太太們何須責難譯者呢；外國有許多稱讚女子的文字，同時又有許多痛罵男子的文字，消極積極兩方面，太太們都可隨意選擇，以抵制婦女論的譯者。」

繞湖便將一週，城垣在望了，我凝視落日，在烟飛塵暮的天邊，以融融的火色漸漸逼近城牆；繼與雉堞相接，一瞬間紅光於塚子眼中。終則投入神秘的層層別一邊。似乎天空的唯一碩果，經一日的好時光，成熟而自然的落在一無比的花籃中；這花籃就是南京城。……

櫻花櫻花會相識，

櫻桃櫻桃今已熟，

昔醉櫻桃花，

今戀櫻桃實，

花與實，

長相憶！

相憶漫魂銷，

奈何君寂寥！

湖上漿漸稀，

與君長別離，

紅日西下今何似，

長川漠漠草淒淒！

傷心淚，

滴如醉，

指點當年龍戰地！

且擲歌，

費綠波，

人間笑口本無多！

游朱爾丹江及死海記

法國 Chateaubriand 著
曾仲鳴 譯

吾輩騎而登，沿途山無他狀，皆作粉白色，無影，無樹，無纖草，無蒼苔。午後，四時既半，自高峯下，至平原。行炊許，乃達最低之山，山旁朱爾丹江之西，近死海之支流。時日已斜，吾輩乃下而息其馬。余於是隨意所適，縱目四顧。碧嶺，危谷，帶江，都在望。

凡山谷有已墾者，有未墾者。已墾者，則四遠茫茫，盡覆禾麥，或種葡萄，或建村落，或畜牛羊。其未墾者，則有草場，有森林。且凡山谷中，有江橫於其間者，水勢必湍洄，有坂坡起於其間者，幽徑必曲折，遠瞻之者，輒欣欣然不忍去。

今此中盡不如是，惟兩山峙立，南北一徑相望，無蜿蜒之妙，無深遠之勝。東方之山曰亞刺伯山者，稍峻峭，從八里或十里外觀之，嶄然如危壁，形色似余前所見之哈山。仰望，不見其巔，但見羣山聳巨，一片飄渺，間以升降之形，猶畫工劃水平線於穹窿，偶動其腕，而筆勢亦隨之而屈曲者。南方之山曰簇治山者，比亞刺伯山為低，

為崎嶇，形狀亦異。山中多石灰，多白沙，疊積而幻為奇巖，如刀兵閃閃者，如旂影飄飄者，如曠野中拓孤墓者。亞刺伯山反是，山之峻巖斷絕，倒影布死湖上，空中小鳥欲於其頂求寸草以為生者，亦不可得，是以人盡棄之。

兩山間之空谷，為久漏之海底，有鹽場，有淺土，有平沙，風起沙動，如受亂濤衝蕩。又有瘦樹縱橫其中，遙望，無川舍，惟有數殘碑而已。谷之中，有清澄之江，江水蜿蜒以入湖，湖亦遠迎而吞之。江之兩岸，椰蒲叢生，在濃陰間，駭髮見其水勢屈折而去，亞刺伯人輒伏於其中以劫行旅。

此江為朱爾丹江，湖為死海。湖水尚明澗，特以蘆葭谷中，不易顯耳。且不能以滋萬物，不能以行片舟，其濱無飛鳥，無林木，無苔。無水。

吾輩初登簇治山時，多不樂，行既久，始減抑塞，生懼心。再前行，懼心亦減，乃生勇心。沿途盡設奇景，紅如火之日，疾飛之猛鷹，與乎膏沃之無花果樹，皆足以入

騷客之詩，文士之畫。且無狀不存深意，點滴之水，峻嶮之峯，皆呈怪態，若可以卜未來事者，又若冥冥中有臨此而有所言者。故懸泉倒瀉，狂巖震動，而孤墳亦劈裂，皆不敢不發音響以遙應之。

吾輩又行，循山而下，欲宿於死海。決再登而探朱爾丹江之源。初入谷時，衆人相傍而行，同來之卑郎米人肩槍前驅，且約有警即呼。吾輩在途中見亞刺伯人自遠而至，超死海汲鹽，輒與旅客爭道。

吾輩行兩小時，皆手刀兵，如臨勁敵，時見亂沙堆積，成小邱，空其中，而作瓶形，受餘日，則如瓶初出窰者。四望曠野覆鹽，復浩浩如雪田，間產彎曲之樹。無何，吾輩忽已至死海，於是，余亦大呼，以余初以爲路尚遠也。余遂息湖畔，傾耳以聽，無水聲，無風聲。其岸雜石亂布，皆炎熱欲燃，湖波不興，名之曰死，宜也。

時已夜，余即下騎，涉足湖中，欲少飲，然實不能飲，以水味鹹也。吾履浸水，稍乾則盡凝爲鹽，吾衣吾手皆久含鹽味。

吾輩席地坐，卑郎米人亦煮火烹茶。吾輩沿死海之

岸，行約兩小時，卑郎米人屢勸余離此危地，而余則尙欲一窺朱爾丹江入海之處，必不肯歸。導者謂江將入海時，左折，旁亞刺伯山而行，甚險也，不可去。余意循此路入，可與江流并行，必更可樂。吾輩乃卷幕，穿靜野，涉深林而進。卑郎米人忽舉手示余，止而望之，但見平沙無際，隨風舒卷，近視之，始知於曠原間，露黃江一帶，水勢洶險，波流湍急，是即朱爾丹江之源。

余嘗見亞美利加大江矣，亦涉孤荒之境，而覽天然之美也。又嘗見意大利之志浦江矣，亦隨岸所遇輿趣輒生也。又嘗見歐羅巴江與西希斯江，皆爲余生之快遊也。今臨此江，非僅愛其地爲古蹟，而其名未爲詩人所道而已，抑亦羨其景之奇，若蒼蒼者巧爲設施，以待吾輩之稱道者。

余又仰望江之上流，時有小樹作人立狀，意欲遊之。以余計其地必與左希珠江相對，即古經所稱伊夏立人嘗渡此而播穀於其間者，又耶柏人初食神果及刺蔓愈其癩病，耶蘇見聖伯治庵時，皆在於是也，吾輩遂復登，將至，漸聞有人聲，浮樹葉間而過，既而人聲益響，水聲爲所

亂，不得聞。在此荒境，忽聞人聲，導者甚懼，思歸。余則謂余來此非易。豈可至半途而返，但能望見左希珠江，不再上矣。

久之，吾輩果達上流，見江水向右折而遠遁，水之深

闊似下流。自岸下度，深約七步，其闊則約五步。

諸人皆欲速回，余既記景狀之大概，乃汲江水一壺，采岸花一束而去。

這是別一個世界

春杏先生

也文

您的病好了沒有？異常地掛念。

鄉居實在無聊，讀書寫作，都不可能。爲什麼，自己也不知道。最苦悶的還是不知外面的消息。這是別一個世界，這裏距杭州雖只一天的路程，而報紙是找不到的。外面在炮火連天，這裏的居民只顧俯頭播散種子，預備忙種。不幸的我，新近歸來的遊子，關懷時事的心，實在無從收藏壓抑。想再出來，家中不答應，說等到有確實消息時再走。蛙聲羣起，蜂蝶入室，野間麥浪盪漾，山間花紅開徧，這些固然是使人心醉，然而覺得欣賞鄉間美景，此非其時。

也文

摸 索 (續)

三

冬天平凡地過去，春又嫵媚地來了。地上的嫩草比蔥都來得可愛。樹都抽了芽，也有開花的——好像說：「你們笑我是光棍？好，我拿點東西出來給你們看！」

聽說馬長風已經加入共產黨，並且寫信來說願意介紹朋友們加入。認識他的人不是譏諷他，就說這是一件奇怪的事。反對共產黨最有條理的人居然自己加入共產黨了！

毛舜卿在湖濱公園踱着，覺得人對人是永遠不會理解永遠不應該理解永遠不許理解似地，是宇宙間永遠的秘密。不但人類如此，譬如植物吧，冬天枯了，春天又會甦醒轉來；而且一朵花可以有雌雄蕊，雖則動物也有雌雄同體的，到底兩樣。這一類的例很多，都是宇宙間永遠永遠的秘密；雖則我們的時代科學已經發達了，植物學家很明白植物冬天為什麼要枯春天為什麼又會作起繭來，他們很能夠理解牠們。那末，莫非以後就不會發現現在的定理和

理解底錯誤了麼？如果是這樣，世界文化底末日來了！終於如此如此地不堪而已！如果並不這樣，那末這些現有的理解呀公例呀總應該根本推翻了罷？譬如說自己是理解馬長風的，他知道蘇俄式的共產革命決不適用於中國；然而他現在加入共產黨了，這又怎樣說呢？理解靠得住麼？

他越認定理解馬長風，腦就越昏亂，心就越恐慌。他尋思道：「那末，中國人民需要什麼呢？你理解了？」他撇了撇嘴唇再想道：「現象總不會欺騙我們吧！」又想道：「投降！加入共產黨！自殺！……到底不過如此說說而已，我可不是他呀……人為什麼這樣難了解，呢，真是難理解的動物！」又轉念道：「我自己都不理解自己，你還要去理解別人麼？噫！」……

他看見成羣結隊的太太小姐們蝴蝶一般地走過面前；少年們打扮得比鄉間的姑娘都漂亮，來來往往得比蜜蜂都忙；紳士們挺起肚子如入無人之境；小乞丐睡在草地上；兩隻狗追來追去地玩着；還有三分像妓女的學生十分像學

生的妓女朝每一個人都笑了個轉。總之，春天來了，什麼都有生氣。所以，地上都是甘蔗渣橘子皮花生衣……這就是貪食——充分攝取營養隨處吸收養分的痕跡，表示生氣正在劇烈地活動……

有兩個人在一棵扁柏旁邊談話。一個是僵僵的老人；另一個面孔很像羊；淡得幾乎沒有什麼似的眉毛，凝滯的小眼角下垂的眼睛，南高峰北高峰一樣的顴骨，露出橢圓形鼻孔的鷹嘴鼻，又薄又沒血色的向前突出的尖嘴，都指示他是一頭羊。

他們談得很有味很起勁 都不怕腰酸似地立着。

老人說道：「譬如「譯」就是一，腦膜炎就是抽慢驚風，故所以我說腦就是心心就是腦。譬如中國人說「用心」，洋鬼子就說「用腦」。手斷了不要緊，腳爛掉也不會死，如果殺了頭是要死的，挖了心也是要死的，故所以心就是腦，腦也可以叫做心，一樣的。你現在明白了麼？」

羊頭人點點頭答道：「我明白。不錯。」

毛舜卿暗笑道：「我可不理解呢。哎，傻瓜！」

想了想又思忖道：「不但人類是難以了解的，宇宙間的一

切……」

忽然兩個都停止說話，回轉頭去。毛舜卿也跟着向那面看，看見有十個人圍着兩個看報的人，還有幾個人走過去。毛舜卿也就走了過去。有一個穿小袖子衣服的老人從身邊摸出一個惡劣的眼鏡盒子來，手指顫抖着；兩個短衣的中年伸直了頭頸木頭一樣地立在後面；一個拿一根鐵棒的傷兵望了望就走；老人和羊頭人也擠在人堆裏，老人越來得僵僵了，老南瓜一般的禿頂動一動就要撞着那個捧着報的少年下巴。大家都認真看報，有的正面看，有的側面看，有的顛倒看，有的向下看，有的蹲着身子向上看，一聲不响，差不多要停止呼吸的樣子。報上登着戰事消息，最小三號字，一大篇「斃敵五千獲械無算」「五十二師反正」「洛陽不日即下」等等等等。毛舜卿差不多有兩個月沒有看報了，想不到戰事會發動得這樣快，趁這個機會好看一點，橫豎沒有什麼事。

第二張報上有幾處空白，不過不很大，大家就都騷動起來；並且談起話來：有說昨天商會開什麼秘密會議的，有說嘉興昨天拉夫的，有說徐州吃緊的，有說他底親戚從

家鄉逃到別的地方去的，有說中央軍接連打了幾個敗仗要日本出兵濟南的，有說上海謠言比人的烟窗都要多的，甚而至於有說造反再造下去老百姓真要活不成了的。於是有些人又竊竊地私議起來，他聽見一個扁鼻子在那裏罵革命黨，一個小麻子驚慌得像被捉的老鼠似地偷偷告訴旁邊的人昨天傷兵到五千；這些人一面說話，一面偷看四周，而且看他們伙伴底臉色，他在十分鐘內，一共給他們看了十五六次。但是他們總歡喜講話，似乎要使人知道這是輿論。

一個中校階級的軍官走了過來，那兩個少年拿着報東拉西扯地說着話就走，還有好幾個人也立刻停止說話。扁鼻子忽然沒頭沒腦地說起靈隱寺來。那個老人連忙除下了眼鏡，手指顫抖個不休，翻上了眼鏡，歪着頭望着那個軍官，像一隻鷄在那裏看天空中的老鷹……

其實，軍官並沒有注意他們，他所注意的是和他同行的那個又像人家的太太又像妓女的新式女子。他挽着她底手臂，很貪地望着她底面部胸部等等，小眼角上拖着無數褶扇形的皺紋。一會兒他們就走得遠了。

有人在他底肩上輕輕地拍着，他回轉去一看，原來是長久沒有見面了的余洛卿。面上塗着粉，唇上留着卓別林式的鬍子，眼球略微有點充血，從他底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底困頓。他們握了握手，就開始談話。

「你等女同志麼？」

「什麼話！」

「你可以到我那裏去坐坐麼？」

「你在什麼地方？」

於是，余洛卿從那件漂亮得像梅花鹿皮的花呢的西裝底一隻袋裏，拿出一個不十分大的十分精緻的皮面日記冊來，打開了，從裏面抽出一張名片來遞給毛舜卿。這是一張有女性意味的名片，金色的邊，規矩得像正旦的一行一行的做宋字：「中國國民黨浙江省省黨部民訓會統計幹事」「杭縣總工會常務委員」「杭州市工人統一委員會秘書」「杭州市攤販工會常務委員」「余洛卿」……

他自鳴得意地笑了笑說道：「近來收入倒不壞。我娶了親，你知道麼？張青萍女士，漂亮！會交際！嘿，真不錯。」

毛舜卿想笑了起來，說道：「你說什麼話？」

「唔？……」

「不要說了吧。你兼了這許多職，還有功夫到這種地方來？」

余洛卿揚了揚眉毛，做着手勢說道：「我還有功夫打牌看戲哩。你如果高興，我就陪你打十二圈，一百角底，可惜你不會打！——或者看戲去。」

「那末，你應該辦的公事？」

「有幹事，有錄事，你真是傻瓜！」

「那末，你底兼職不過是爲的錢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四面看了個轉，把嘴湊到毛舜卿耳朵邊來，一隻手扶着毛舜卿底脊梁說道：「有職不兼？太老實了！這種年頭兒，找事情可真不容易，你不兼，別人就搶了你底位子。兼幾個職或者還有辦法，死守着一個位子，一旦滾蛋了就沒辦法了，我底先生！」

「那末，中央委員兼了軍政機關的職，又做什麼省底主席，又做什麼委員什麼主席，難道也是怕失業麼？」

「哈哈，你底話不錯。」他擠着眼睛做了個手勢。又

想了想說道：「這是「賢者多勞」啊！」

「唔！你也是賢者了吧？」

「不瞎吹！比別人能幹！」他說得很鄭重，很自信。

「那末，我問你，到底「人浮於事」呢還是「事浮於人」？」

他皺了皺眉頭，搖着頭說道：「據我所曉得的，我們底統計，杭州市一市就有十二三萬失業的工人。」

「當然，這是不能避免的。不過我要問，如果真是

「人浮於事」，爲什麼一方面有事的人起碼要兼幾個差？說是「事浮於人」呢，未始不像；或者真是「賢者多勞」，所有的事都應該向賢者身上推，所有的事都是不能交給那些「不是賢者」去做的吧？這樣，賢者在有意無意之間就掠奪了「不是賢者」，而這種掠奪又似乎是合理的可以的，於是那些不賢者祇有失業，祇有凍餓，連天都不許你埋怨，誰教你是「不是賢者」呀！好像上帝給你做人，你就有資格享受人間的一切滋味，別的動物夢都想不到的滋味——如果上帝給你做外國狗，一天還可以有半塊錢的牛肉吃；如果上帝給你做了中國狗，那末，你祇有安分守己

地吃屎，安分守己地受打罵，孩子手中的糕餅是不許你想吃的，誰教你做了中國狗呢？」

余洛卿聽得嘴唇蠕起來，臉孔紅着，有點生氣了。

有幾個人走了過來，扁鼻子也跑過來聽他們鬪口。

毛舜卿忽然察覺了這個情形，爲難起來，改過口來問道：「你知道麼？聽說夏超做省長的時候，簽了工務局長長的差，來往的公文，都是「浙江省長夏令工務局局長夏超」，「工務局局長夏超呈浙江省省長夏」，哈哈！」

余洛卿也笑了起來，他諒解了。他說道：「我們雖然決議了許多救濟失業工人的議案，實際上一點都沒用，我也灰心了。工人們都不信仰工會，好像工會倒是他們底仇人。實在有幾個壞蛋是壓迫工人的——呢，到我那裏去。」

「什麼地方？」因爲方才的話得罪了他。祇得答應着。

「工會裏。」

山脚下漸漸地冒起幾陣饑餓萬方的炊烟來；夕陽分外光輝。湖面閃耀着黃金色的微波，當中還有一枝火柱；天

上不規則地塗着些各種各樣好看的顏色；各種樹頂上也都戴着一頂各不相同的黃顏色的軟帽，不過那是很和諧的；人拖着比實體長幾倍的影子走，並不感覺重。

他們一路走着，注意着炊烟底變化，一會兒他們就到了工會。這是一座別墅，是所謂「逆產」，別的逆產漸漸地屬於私人了，或者查明了業主附逆的不確實發還了，這個別墅因爲工會用強硬態度證明牠確實是逆產，所以還留在工會手中。又矮又胖，二層樓的西式建築物，活像一個有階級，門外就是西湖，門內還有一個堆着蚯蚓土樣子的假山的花園。

門口有一個黑衣的警察，半個身子撐柱一般地靠在牆上，彎曲的左腿編在右腿上，叉着雙手，低了頭和一個一面裝正經一面却又向他隱眼睛的縫窮的江北婆調情。忽然看見了余洛卿，慌忙立了正，舉手行了個敬禮，余洛卿却好像沒有看見。

進了大門，隨處都可以看見些布標語布對聯：「扶植工農勢力」「制定勞動法」「最低工資之制定」「勞工神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天下爲公」「厲行八

小時工作」「忠實同志站擁來投機份子滾開去」「取消包工制」……另外還有許多表冊畫報等物。

余洛卿底房間並不大，玻璃窗外面就是湖。臨湖有幾棵槐樹在半陰影中微微地搖曳着，對岸人家底玻璃窗這時正向這面反射一種異常強烈的刺眼的紅光。進門來靠右有一張精緻的小銅牀，牀裏紅色大綢的綿被亂堆着，污穢得變了顏色的枕頭也歪着，還亂攤着一些大衣線衫之類；牀邊是一張黃色的寫字檯，上面亂擺了些什麼工、工什麼、什麼經濟學、清宮秘史、性什麼之類的書，一些巴黎檀香粉、司丹康、破毛筆、鋼筆、牙膏、九一四外搽藥膏底盒子等物，還有一張草紙攤着，上面是一大堆椒鹽花生衣，還有些香煙灰，戲單……靠着寫字檯是一張旋轉自如的西式椅子。

大家坐了之後，余洛卿含笑問道：「這裏很不錯吧？」他是那麼得意地。

「唔——空氣很不壞。」

「今天我做東，吃了夜飯——到大世界呢到共舞台呢？——紫牡丹，乖乖！和我們底老費就快要有花頭兒

了！」

毛舜卿並不知道什麼老費小費，也不想知道他們，祇是隨嘴問了聲：「誰？」

「我給你們介紹，來來來。」

剛坐了下來就拖了出去，穿過一條甬道，上了三合土的盤梯，再轉了一個灣，到了一間長方形的房間。祇見三五個人集合在一處，好像在爭執着什麼。

余洛卿腳還沒有跨進門檻，就高聲笑着說道：「給你們大家介紹一位好朋友，這位，毛舜卿，人很好。」又點羅漢似地指着那些人告訴毛舜卿說道：「王麓雲，登記科主幹；費小梅，本會委員；楊梅笛，登記科幹事；江雨人，指導科幹事；章鐵佛，總務科——會計兼庶務。」

大家不可避免地陪客套一陣之後，余洛卿指着毛舜卿說道：「今天我底東，宴賓樓，外加大世界——紫牡丹，哈哈，乖乖！」向費小梅做了個鬼相。

費小梅身材不很高，很白很胖，一套時式的西裝穿在他身上，好像麻袋裝上了米一樣豐滿，面孔像葫蘆底下面一半，嘴小而紅，張開了哈哈笑了一陣，就那樣倒在牀

上。

大家都都笑了笑。毛舜卿覺得乏味，又不好走，祇有呆呆地望着下面街道上來來往往的汽車和汽車輪子下面飛起來的土黃色的烟一樣的塵砂，耳朵裏還含含糊糊地聽他們噲噲地談笑着。

忽然起來一陣嘈雜的笑聲，引起他底注意。

「快打六零六，謹防傳染，哈哈！」章鐵佛一隻手扯着自己底藝術家式的頭髮大笑着說着，又伸直另一隻手底小指去掏茶杯柄子那麼的耳朵。

楊梅窗恨恨地說道：「我一定要改一個名字！」沒血氣的面孔紅起來，一直紅到細長的項頸下面。

「楊梅窗，我下部，幾乎……哈哈！我不用六零六，我用九一四！」余洛卿始終是得意的。

毛舜卿想想也笑了起來，然而至少總還熬住一半。

瘦小的王麓雲搖搖頭說道：「有客在此，成何體統！」

江雨人也是一個瘦小的人，疲倦或者懶惰的樣子，皮膚比任何人都黑，新剪的頭，很光，和他不整齊的衣服不能調和在一起的樣子。他低低地說道：「瞞什麼人！要瞞

人，開始就不應該取笑；而且越瞞越會暴露出來，清香臭霉豆腐，到底還是臭霉豆腐呢。」

「真地！而且你也不必裝假正經呢。」

「瞞上不瞞下，瞞官不瞞私」，我們應該認定這兩句格言！這是格言！」

「一言歸正傳」，掉轉馬頭來吧。」

「祇要……」楊梅窗看了大家一眼說道：「祇要有一點空隙，空氣總會老老實實地尋上來的。假如說你新開一個空隙，譬如掘地吧，不要半秒鐘，你剛剛一鋤頭下去，他總似乎有習慣上的絕對的優先權地，立刻占領了這個鋤頭下面的空隙——民衆對於政府所期望的歷來就總是這個樣子：你們弄成功了，他來享受現現成成的福，他不曉得義務，祇曉得權利，最好有「太平皇帝坐龍庭」！其實他們並不贊成皇帝，因為皇帝統治之下，他們可以——」

「可以怎樣？」江雨人追問下去。

「你不要問，實在是這個情形」。費小梅忽然贊成起楊梅窗來，「譬如現在的情形，民衆做了些什麼？」

「你們要民衆做些什麼，對於你們。」江雨人再追問

一句。

「他們爲什麼反對我們？」

「反對我們？我們？他們爲什麼反對的？」

「總之，民衆有了惰性，倚賴性；我所以主張「狄克推多」！」楊梅窗堅決地說。

「爲什麼？」江雨人仍舊追問下去。

「因爲我歡喜。我恨！」

江雨人笑了笑不說話了。

章鐵佛來回地踱着，說道：「我附議！我附議推翻「德謨克拉西」，推翻！不要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

江雨人笑了起來，說道：「哎，你們這些人！黨籍是國民黨，言論是不成熟的共產黨，思想是保皇黨，行動是無窮黨拆白黨！」

「我堅決主張！」章鐵佛敲敲牙齒說道：「唔，我堅決主張！是社會進化必經的過程，歷史上不能避免的階段！」

「再「言歸正傳」，共舞台呢大世界？今晚我底東！」

余洛卿打起呵欠來。沒有人注意他底話。

「我了解你的唯物史觀。」江雨人冷冷地說道：「民

權主義的革命等於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牛痘就是天花；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的階段是歷史上必有的過程，天花萬難避免；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和民權主義的革命就是一件事東西，天花和牛痘也是一件事東西；所以，牛痘是絕對不能預防天花的，牛痘種不得還要預防，種牛痘預防出天花，就好像救治吃安眠藥水死的人仍舊用安眠藥水一樣豈有此理！而且，你們底所謂「歷程」所謂「階段」，好像五十里路總是五十里路；而且人走得快慢是不成問題的；而且像從前從杭州到上海必須走內河一樣，沒有第二條路，好像要不走是不可能的，走江西安徽那麼兜一個大圈是不會有的事，像現在坐滬杭車這樣，即使眼睛看見，心裏還不以爲然的。」

「見鬼見鬼！我和你講理論！」章鐵佛全身精力都集中到皮鞋後跟上，在三合土上面敲出更加清脆的聲音來。

「好，再來一個理論……」

「要開飯了。」

「死，到底，共舞台？……」

「今天菜盤腳！清燉鴨兒太淡而無味，七塊半一客的飯……」

江雨人仍舊說下去道：「好像民權革命是資產階級包辦的，『民權』就是『資產階級權』。凡不是資產階級是可以不要的，而且似乎應該沒有應該剝奪的，凡是無產階級都應該而且必要被剝奪人權的。再說，『資產階級權』實質既然是『民權』，所以『民』也者，便又是『資產階級』包辦了去，所以，無產階級便不是『民』，不知是什麼東西了！以上云云，在軍閥統治着的時代和區域，雖則這樣的理論是沒有的，事實上竟是『必有的階段』；想不到無產階級真苦命，你們也要追隨軍閥之後而這樣待遇之。幸而你們不是共，不過說說而已罷了！再說，反封建是資，因為歷史曾經告訴我們，所以無產階級決不反封建，即使是黃包車夫反封建，不過是他做出黃包車夫底樣子而已，他家一定有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或者他腦子裏面有資產階級的細胞；所以，嚴格以繩，無產階級似乎是不許反封建的——但是到底還有些小資產階級代表着無產階級領導着無產階級在那裏反封建，這有什麼呢！他雖則

是小資產階級，到底前吃後空，實際上也是一個『無產階級』呀！是不是，你們想？何況他又深深地自信？不過不能够輕易相信別人而已，是不是？……」

「是的是的！」

「好了好了！『若決江河』！」

「來來來，飯來了。」

「慢來，我底宴賓樓！我底東！」

忙亂了一陣，終於議決下來：吃知味觀，看大世界，余洛卿底東。江雨人推說有事不去，毛舜卿和他約了個再來看他的日子，他祇是淡淡地那麼地。王麓雲因為腹瀉，不能去，有一種貪食的徘徊的神情。於是，大家就一擁而出。在雜沓的腳步聲中，毛舜卿聽見一個人低低地說道：「喂！這也是一個刻薄鬼。」

在電燈光下沿着湖邊走，半里光景，一面是湖濱公園，那面橫街上屋頂上有五色電燈的塔的就是大世界。大世界斜對面充滿了水蒸氣香味的，那是知味觀。

一半因為近來生意清淡，一半為的是老顧客，白夜的堂倌們殷勤的程度毛舜卿差不多沒有看見過。你點幾儼

菜，我點幾個菜，余洛卿要毛舜卿也點幾樣，毛舜卿點着，終於也點了個妙四件，一會兒菜剛湯剛擺滿了一桌。這時每人每個器官同時都有兩種動作：鼻子聞菜底香味和冷笑；眼睛揀選着合自己口味的菜和伺候別人面部的動作及表情；手介紹菜給自己底口又介紹自己底意念給別人；口嚼着菜又說笑着。

「這樣很好！不錯！」

「比聚豐園好，可惜淡些。」

「來兩個女招待，哈哈！……」

「明天老吳請客，你去不去？」

「這件事件倒真有點棘手，你看！……」

「堂倌，手巾！」

「再來一瓶白蘭地！……」

忽然費小梅放下了充牙筷，兩眼直望着余洛卿，一隻手掌攔在左口角上，放低了聲音像一個漏了氣的皮球似地說道：「祝師長腿打斷了，教導師全軍覆沒，機關鎗掃射

大刀隊，邪氣！——張總司令截去了一隻腿——上海

銀行界非常恐慌——老馬老嚴底軍隊已經逼近徐州，恐怕

靠不住呢！這一次。」

於是大家都鬼鬼崇崇地像上課時的頑皮小學生那樣搗起鬼來。

「廣東形勢也不對！」楊梅窗變了臉色。

「是的，我也聽說。如果老嚴來了，形勢不曉得怎樣？」余洛卿口裏還不住嚼着東西，說得非常可憐。

「「一朝天子一朝臣」吧？我想。」費小梅回答余洛

卿底「形勢怎樣」。

「這幾天捉了好幾個共產黨。」

「上四區還暴動過呢，農民五六千！」

「報上為什麼沒有？」

「咳！——農民協會事前就有報告到省黨部的。」

「為什麼不防止？」

「誰知道。」

「農民協會很能替農民說話，為什麼共產黨還有煽動的機會？」

「華大風一味和地主作對，我想他一定是共產黨，手段，嚇多少錢！」

毛舜卿連忙搶上來解釋道：「我知道他：他決不是共產黨。農村經濟已經破產的現在，農民又受豪紳地主底榨取，華大風忍不住，所以一向是和豪紳作對的。然而他決不和共產黨人那樣地蠻幹，他是有理性的。」

費小梅搖擺頭說道：「算啦，理性！」

「我想，中國已經沒有辦法了，「來官總是去官好」

！」

毛舜卿忽然想了起來，說道：「洛卿！你以為沒有實現的都是壞的，都應該事先反對！現在的雖然壞，但是既已如此，何必管牠，應該永遠維持這個現狀！」

「靠別人是靠不住的呀！」

「傳統的保守的意識是可靠的！咳！」

「左派底國民革命的手段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剷除封建勢力，也可以說是他們底目的。他們要造成民主勢力，要人民自己起來播種革命和享受革命底果實，他們也似乎說：沒有廣大民衆爲基礎不成其爲革命黨，無誠意造成民主勢力的決不是革命的黨。祇有自己靠自己，民生也應該自己靠自己，自己起來。」章鐵佛說着，又喝一口酒，毛

孔很粗大的面孔有些紅了。

費小梅不吃別種酒，祇吃紹興酒。他把半盞酒交給捧鴨子進來的堂倌說道：「拿去燙一燙熱。」

楊梅窗笑笑說道：「倒有點道理。」

「他們主張——而且在造成民主勢力。」

楊梅窗追問道：「你是左派？」

費小梅余洛卿也插上來說道：「你是左派麼？」「怎樣一種中心思想呀！」「哈，原來你是左派！」

章鐵佛連忙做着手勢竭力分辨他不是左派，支支吾吾地，臉孔越來得紅了。

楊梅窗歎了口氣說道：「但是中國人是缺少了倚賴性就好像沒有生命的呀！」

毛舜卿想：「施粥廠決不是爲了那些豐衣足食的富翁們才開的呢。」

章鐵佛擎着銀湯匙苦笑着說道：「靠別人可真危險啦！唔，至多來幾個「聖君賢相」！總是自己了解自己些，自己忠於自己些。譬如父母和兒女的關係吧，有的簡直不管，有的天有一點冷，就一件一件地硬要他穿許多衣

服，一樣一樣買給他吃，結果是「過猶不及」，傷害了他！領袖們容易「我志是行」，黨又往往陷於祇顧黨底利益，所以……啊！」

「那末，不會太散漫麼？」

「有共通的要求的，譬如階級底利益。」

「不會太狹窄麼？不會引起階級利益的衝突麼？」

「革命的黨在這時就用得着了，牠指示他們共通的利害，鬥爭的原則步驟和對象，避免革命隊伍間相互的衝突，調和他們底利益。」

「哎，酒冷了！」

「添些什麼菜吧？」

「還有大世界咧。」

添了幾個菜，又吃起來，並且仍舊滔滔地南京北京地談個不休。

一個堂倌慌慌張張地走進來，背後還跟着一個。先走進來的說道：「先生，警察來通知，九點鐘特別戒嚴。」

余洛卿看了看手錶說道：「九點鐘，現在不是九點鐘了！」

「先生！你們原諒！」堂倌勉強笑着說話。

毛舜卿主張立刻走，費小梅章鐵佛反對。余洛卿也要吃了飯再說。

費小梅生氣的雙頰又紅又光又豐滿像個蘋果。他恨恨地罵道：「戒他媽底×嚴！老子吃酒！」

余洛卿皺起眉頭手托着巴掌氣得不說話，章鐵佛扯着頭髮，楊梅窗毛舜卿一同發呆。

堂倌越發急越低聲下氣越有禮貌。「余先生——費先生，你們是老東家，總好說的，下次補情，哈哈，先生！」

警察要我們關門——費先生，你們回去遲了，恐怕不方便，戒什麼嚴，該死……」

「你們去關門吧，我們還是吃酒！」其實樓下上排門的聲音已經響了好久了。

「先生……」

章鐵佛大怒起來，說道：「先什麼生！——打倒虛偽的民主主義，萬歲！加入共產黨吧！」

「先生先生！小店……」一個堂倌頭上急出汗來，望着章鐵佛，像籠子裏的老鼠見了貓的樣子。

余洛輝恨恨地付了酒菜錢。大家都不吃了，一聲不響地下了樓，樓下祇點着一張電燈。一個堂倌看見他們連忙搶上前面去開了半扇排門，後面跟着的堂倌不住說着抱歉的話，聲音柔和而乏味。

街上燈火很少，天上星也不多，冷靜得似乎是冬天的深夜。走不到五步，從旁邊閃出一段陰影來，喝道：「那裏去！」

「回家去！那裏去！」回答的是章鐵佛。

「你們不知道戒嚴！」

「不知道，你們底軍事機密！」

「你是什麼人！」陰影越逼近來，聲音分外嚴厲，鎗上的刺刀發出一種微弱的威脅的光來。

費小梅連忙迎上去答道：「我們有公事出來，現在回到工會中去。」

經過費小梅柔和地報告和要求，在一盞路燈下面查驗過了證章，才得到「去」的許可。

費小梅走着低低地埋怨章鐵佛，章鐵佛祇是冷笑。費小梅又向毛舜卿說道：「你同我們一同走吧。」

轉了一個灣，燈光下面有一條種着一行常綠樹的人行路，樹下黑漆漆地。當他們從燈光中鑽進陰影中去時，他們又遇到兩個荷鎗實彈的兵士，他們照樣被盤詰，被搜查。這樣差不多經過十二三次。他們避重就輕地揀選着路走，不知道往日永戒嚴的幾條路也有了同一模型的兵士，而且盤詰和搜查益發認真些，有幾次差不多就要帶他們到公安局去。他們每一個人都很生氣，一離開了這些灰色動物就咬緊了牙齒罵起來，楊窗梅還用力搥着自己底手掌，也有忍不住大聲冷笑的。

最後，費小梅底一聲冷笑驚動了兩個兵士，他們走了過來。那裏離工會已經很近。於是，他們又和兵士們辦交涉，說了好久，兵士們因為他們底冷笑，態度異常嚴厲，一個兵士還扭住了章鐵佛底前襟。

大家又說了無數好話，章鐵佛也裝出陪笑的神氣來，但是兵士們老是不答應，和一塊石頭一樣強硬到底，並且另一個又緊緊地拖住了多說話的費小梅底手臂。並且還有一種警察預備吹警笛的樣子。

忽然章鐵佛當胸一拳打倒了扭住他的那人，奪了他底

鎗，不管好歹挺着鎗一下就刺透了拖住費小梅的底肚子，立刻又回過頭去刺剛爬起半個身子來的那人……口裏說着英語道：『We must to Kill it!』——

大家立刻本能地逃走，誰也不顧誰。毛舜卿最初跟着余洛卿走，後來，在昏黑中失散了。賊一般地沿湖走，心跳個不住。立着不動的樹他都疑心是兵，總要吃那麼一驚以及停着看一看。腳軟得像踏在空氣上。又彷彿有人追來。喜得工會不遠，一會就到了，大門又開着。他連忙偷眼四面看了個轉，一個人也沒有，就急急忙忙地跨進了大門。再偷看管門的老頭子時，楊梅窗也來了，管門的老頭子「山靜如太古」地不聞不問。

他們走到余洛卿底房間裏去。余洛卿面色灰白地低着頭坐在床沿上，對面坐着的章鐵佛也一聲不響，搓着手。

楊梅窗看見章鐵佛就嚷道：『噫！野種野種！』

章鐵佛抬了抬頭，苦笑了笑不作聲。

余洛卿說道：『我還叫了他十幾聲老子呢！噫，你這位祖宗啊！——你們坐！』

『費小梅呢，老費？』

『你們沒有看見？』

『自己逃命都——噫，你們呢？』

『不曉得他，曉得了不問你們了。』

『如果老費被捕，可糟啦！糟呀，野種！』

『聲音放低點！你看不會吧？噫？』

『哼！說不定……』

『明天我們要到陸軍監獄去了，噫，是麼？』

『何必明天，立刻就要來的！』

大家都愁苦得不再說話。每一個人都想象着費小梅底被捕，拷問，鎗斃，以及自己生命底危險，自己底遭遇和費小梅一樣。凡是平日所希望的所愛的所恨的一時又都想起來。想得傷心了就很很地盯章鐵佛一眼。章鐵佛總是那麼低着頭搓着手。

過了比幾年還長的二十分鐘，費小梅還沒有回來，大家都彷彿覺得背後有一隻長爪、有毛、冰冷、有力的大手要伸過來要抓項頸的樣子。不能避免的樣子。於是，一個歎了口氣，大家就跟着歎氣。一個伸了伸腰，大家就跟着伸腰；一個倒杯水喝，大家都跟着倒了滿滿地一杯水，喝

了一口，便擱着不喝了。接着，有的吃起紙烟來，有的從玻璃窗裏望着黑黝黝的湖水，有的來回地踱着方步。

「靠不住吧？……」

「哪！……」

「暖！……」

「欸……欸！我說……」

「噯？……還沒有來？」

「教門房開門吧，快點呀！」

揪了揪電鈴，走進一個面孔微紅滿嘴油膩穿錫箔灰色衣服的工役來。「常務委員，什麼事？」很有禮貌地立着。

「通知阿六，趕快開門，今天外面特別戒嚴，快點！」

「噢！」工役面色改變了，立刻退了回去。剛剛跨出門檻，聽見余洛卿呼喚又回了轉來，很規矩地立着。

「隨便什麼人來不准開門，你通知阿六！」

「如果費委員回來馬上開！」楊梅窗補說一句。

「費委員已經回來了，睡了。」

「啊！……」

「該死的東西！……」

這夜毛舜卿睡在一間客房裏，好幾次從夢中驚醒，額上手掌都出冷汗，背後的手張着要伸過來。

（第三章完）

錢的價值

春苔

一位少婦，打扮得齊齊整整，走出街門來，後面追出一個小孩，迫切的哭泣：

「我也要去呵，呵！呵！」

「我就回來的。」母親說。「拏一個銅子去，自己去玩！」

小孩不哭了。小孩本不懂得錢的價值，既然母親給他錢，來代替讓他同去，可見錢是可以購買什麼東西的，他從此懂得了。

壁上文學論

婁子匡

染翰聯題壁。

——孟浩然詩句。

思路溜到「題壁」，筆尖觸到「題壁」，就會想到壁上儘多文苑藝林；要是瀏覽過耐菴底水滸，更會得記起及時雨宋江在潯陽樓上，索借筆硯，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題填了西江月一首：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

恰如猛虎臥荒邱，潛服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雙鵠，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報冤讎，血染潯陽江口。

再寫：

身在山東心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

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的四句詩句；而引起閑住着的無爲軍通判黃文炳報得蔡九知府知道這樣一回事。

本來是宋江尋思着：「何不就書於此，倘若他日身

榮，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於是趁着酒興來時，題向壁上。這無非是騷人墨客，假筆墨以發牢愁的事情，似乎不該把牠合「打倒□□□□」的標語，一概而論。可是蔡九知府却一因太史院司天監奏的不利，二因街頭的小兒謠的可奇，於是就吩咐神行太保快下牢城營裏捉擊在壁上吟題反詩的罪人。把這一件風雅的題壁韻事，就此結成了一宗重大的反動的公案。

題壁的掌故不只一件，文字的體例很多不同。不久以前的星期閑天，我曾向西子湖中南山路上打圈，走徧水樂石屋煙霞諸洞，經過滿覺壩，到龍井而虎跑，這樣的跑了一天，曾仔細的把過路的壁上的題字，抄集了許多，再就平日眼底留印的，心頭銘記的壁上文學的材料，就此素描的輪廓的大概的來談談：

先談壁上文學的體裁，大概可分：

詩詞體。

字句體。

記遊體。

詩詞體的題者，以寒酸或豪爽的文人占多數，在旅邸中多有窘苦的詩章；在名勝地不乏奇興的詞句。如水樂洞，諸暨蔡某題：

流水淙淙如絃琴，我今來遊發清吟；

兩次到山探幽邃，水樂二字不虛名。

比較近代的新詩，也已散見於壁上；有一個從軍的湖北人

張某，他曾題：

水之樂，

充滿了自然愉快。

留戀的心痕，

追逐軍旅，

何時再來贊賞！

至於旅舍題窮的句子，多半是

口年浪遊不停踪，無時不在愁

如今留落口口地，囊也空來

更有如時人黑炎戰線一小說中，（鐫小說月報二二卷十號）曾談到士兵們所特有的一種壁上文學，如：

萬籟寂宵入眠，思鄉心切繫蘇蘇；

問君故鄉路幾千？遙遙萬里長安外。

還有一些像：「別鄉從軍向北征」一類詩句。

字句體，比較詩詞體多見，他能把寥寥數字說到却是所在地的好處，走到山巔，多見「海闊天空」，瀕臨海邊，常有「水天一色」。這一體所品題的，比較少見是說自身的窘苦，差不多都是對名勝的讚賞，西湖之南水樂洞中，有「清涼之谷」，「世外桃源」，「智水仁山」，「空谷傳聲」，「別有洞天」，「洗滌煩襟」，「洗心泉」，「仙泉」，「龍吟」……等字句。引得人讚美的，有：

李景向題：聽無絃琴。

釋大方題：清樂梵音。

謝東昇題：耳漸明。

溫克剛題：活水源頭。

句句的含義，切所品題的實景，字字都却合所在物的好

處。

記遊體，似乎最普遍，比較多看見，不是

口口偕友（或借親屬）口口遊此，

就是

口年口月口日口口（或口等幾人）遊賞（或聽

泉玩山）於此

憶到我有的一次到一淺水池的邊旁，看到這樣一行記遊

體的題壁：

甲魚偕烏龜於戊辰年來遊，題此聊留鴻爪。

這「甲魚」「烏龜」，游了留此「鱗」「爪」，實在題得滑稽而有趣。

其次談到的，是用什麼來題壁？

這大概最多的是用筆，不管壁面的茅茨不平，壁色深淡黑白，多半是用墨筆來題，却也多題着彩色的句語，諸如此類的題法，我且名之曰「筆寫」。

筆寫的究竟難保久長，不是日曝雨灑，就是修理築牆，定會把你題賞的字蹟毀滅了。可是題者的心理，誰都

希望他所題的與世長存，因此除了筆寫以外，還有人肯用些金錢把題句勒石，使牠和湖山爭光呢。

嬉巧的題字，要算用刀去刻字在種植着的竹木上，事實雖髣髴不能和題壁同論，因為他既不是題在磚壁，又不是題在石壁，可是把歸納的範圍放得寬些，卻又像可以屬於題壁的旁枝。人們刻劃的字句，有的是讚賞題刻的竹木，看他高而題曰「摩天」。有的也祇是記游體的題刻而已，詩詞體是不常見的。題字刻在竹木上，竹木是年復一年的粗大，字體也隨着竹木而皆時時擴張，細緻清麗的刀痕，過些時，就會成粗燥遒勁的字蹟。人們過後再去一看自己的刻字，一定會起今昔無限的感想。這一類的題字，可以說是嬉巧的刀刻的題壁。

總括起來說題壁的方法，有筆寫，刀刻，石勒三種。

再談題筆人底心理，似乎也分三大宗：一，是爲了愁苦而題壁，二，是爲了留念而題壁，三，是爲了好嬉而題壁。

孟襄陽詩句，「染翰聊題壁」；鄆城宋公明在潯陽樓

上題詩詞，備將來重觀，想今日之苦。這其中都蘊含着有「無聊」的情緒，假筆墨以發洩，這大致因為無聊而愁苦而題壁。

爲着要留念而題壁，這充滿着欲垂久遠的意念，將來能自己重見，固可撫今而追昔，苦者期來日之樂，樂者溯往時的苦。自己示能重觀，朋儕子孫和後世遊人，看了也會起一種系念和崇敬的心向，又紛紛應響於本人的收穫是很大的。

題壁的行爲，可以說多數是因了好嬉。好嬉之中，又

含有模做的意味，看人們是因感興之發而題壁了，他也就半留念半嬉戲的提起筆來。寫一二行何時何人遊此誌此的字句。這一類題壁，我說是好嬉而模做的題壁。

附記：

探討題壁，國人向不注意此問題，我草這章附的一章，落筆實像立論一般的艱辛，又加學殖淺而且薄，所以極多是難免的一件事，唯願此舉一拋，就有寶玉應之而現見。

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於西湖畔心氣和平室。

上海樓頭

白雲

站在高廈的樓頭，俯視下面人羣擁擠的馬路，

真有天堂與地獄的比例。

倘若我真天堂中的神，我就有權力來拯救這

地獄中的困苦罪人。

然而我是一個人，我是在較高一點的地獄。

普 陀 海 浴

(續第四期)

春 苦

雪浪：

首先要告訴你的，是我近來對於海天興趣的濃厚。天初明我就自然的醒來了，海面籠罩暗藍顏色，只留水天交界處一線紅紫，而雲塊底邊，鈎出濃淡有序的金線。我注意他一刻不停的變化，而且紀錄與景物有關係的一切；例如觀察時的季節，月份，日子，時刻，方位，風向，以及一二日來的晴雨冷熱。

倘若這樣記錄得很久，一定可以求得許多理論。那時，我能夠閉了眼睛一手捉住這縹緲的雲水，而盡把的撒在畫紙上，比真的雲水更是生動了。到了那個時代，追憶現在的對了實物，一筆一筆的跟隨，還是趕不上三分的程度的情形，真是不知道覺得何等可笑哩。

不過，這個快樂的功用，在於目前，而不在於將來達到的時候；有一天真的做到那個地步了，就未必快樂了。而且這個地步，與一切理想國一樣，並沒有絕對的存在。這快樂完全是爲了鼓勵我現在正在記錄的辛苦而有的。

海潮怒吼聲中，我在看陸晶清女士的「低訴」。我以爲，他的詩是有質料的，所以超出近來一般的詩以上。我怕看詩，就是因爲每每看了半天得不到什麼東西，不但字句音節的形式不能動人，甚至至於內容是一點也沒有的。

這自然完全是我主觀的話，或者是不配看詩，沒有程度之故，但小鹿的詩中，我覺得看懂一點他的意思了。「低訴」的作者，我是很熟識的，我知道他經歷過風霜。我明白了，要心中有點經歷的人方能做詩。

你也說愛他的詩，未知意見如何？
我覺得，所謂低訴仍然是怒吼，低訴是他自謙之詞。
如果真的只是低訴，這種世界裏，有誰理你呢？

○ ○ ○
午後稍涼時候，我們走過普濟寺前，到西天門去。白象庵前石級漸高，而山勢漸險，地面大巖石上，刻一個紅色的大「心」字，大約有五丈寬，這是一個很動人的點

巖。

這裏是一叢巖石，所以滿是題字。有的寫「流雲吐月」，有的是「山雲自在」，「天風海濤」。驟然間，在這石羣中，見到兩邊高大的石壁，上面平放一大塊石樑，而這石樑底下可以通人，如一大門洞，這就是稱爲「西天門」的緣故了。石樑上有橫寫的「西天法界」四個大字，而石壁上則有「振衣擢足」四字。旁邊刻「證菩提道」等等。

沿山路向西走，在山頂上有一個水潭，名爲洗腳盆。再過去，到了靈石庵，靈石者即有名的磐陀石也。這個石頭確實有點奇趣。磐陀石的底下是一塊大石頭，他的形狀像一隻大象，我不能估量他的重量有數千萬斤，但這塊石頭的周圍，大約有一百丈，而四周均是泥土，不與他石相連，上面刻「無量壽佛」四個大字。這一塊大石上面，再平放一塊大石頭，即磐陀石，所謂平放者，決不是我拿來放下，或者是什麼人雇了千萬工人扛了放下的。這一塊大石頭，不是天下生靈的力量所能移轉。他比底下的「無量壽佛」還要廣闊，兩邊懸空，中間支撐處，亦通一線光

明，故兩面的人可以對望，據說用一條線可以在兩塊大石頭間平放的隔過，這是極頂的形容而已。

石旁置一木梯，一直可以走上磐陀石。上面是一片平坦，面積之大，可以作一百個人的會議場。在這裏看落日是最好的了。山海輝耀，使人景仰。石上刻有許多字：靈石，如見大士，佛現蓮臺，及會稽陶濟宣所題善財第廿八參觀音處。因爲據說觀音說法時，善財童子就在這裏聽法。

那末觀音在哪裏說法呢？在磐陀石以東，就有一個「說法臺」，與磐陀石差不多高。磐陀石以西，有許多石峯，也被比爲聽法者，所以稱爲「五十三參石」，這數目是依照佛經上的所說，並不是真正五十三個。「說法臺」對面有大石高廣約十丈，推之能動，稱爲「點頭石」，了悟法理之意。

最有趣的是一塊巖石上有一個烏龜形的石頭，有昂首諦聽的樣子。下面巖石分裂，更像一個從底下爬上來的烏龜，項頸伸長，露出筋脈。這裏就稱爲「二龜聽法」，觀音說法，其感化一直及於烏龜了，這是很有意思的。

去，一則太陽還是很猛烈，二則肚子覺得有點重，出去有點不可能，只好去作畫。

我到普濟寺去畫大殿，大殿莊嚴，太陽底下照耀的黃瓦，襯在高大樹木的綠葉之後，又是強烈，又是調和。門前是階級一幅香爐燭臺，高大無比。而日光通過綠樹，篩下細碎的影子。這一幅靜寂而莊嚴的圖畫，我已鈎成鉛筆，正想敷色了，送信的剛來普濟寺來送信，我問他有我的沒有，他就交我一封。

這信封的四周印有黑色的邊，可知是死人的消息。誰死了呢？急忙的注視，是法國來的，是同學 Petit 姑娘死了！

以前，死的消息總是我們長輩的，現在是常常遇見比我年輕的人了。

這位小姑娘正在選擇夫婿的時代，不知什麼疾病，驟然的摧折了。

○ ○ ○
我的思想很不能寧靜，畫是不能繼續下去了，正想收拾畫具回朝陽洞去，覺之來了。他說收到南京的信，本

月十日就要開校，要他即日回去。所以他即來告訴我。我亦以接到同學的死耗告訴他。大家都覺得無精打采。於是在普陀的一切計劃只得從此收起，我這一張畫恐必此生不再繼續了。

○ ○ ○
我們且走且計算，覺之以爲尚有梵音洞與洛迦山沒有去，不免是憾事，既然來了，只好多延一天，遊玩沒有去過的地方。

我們是走到短姑道頭了。

據說有姑嫂同來普陀朝香，到岸時，小姑的月經來了，嫂嫂攻擊他這個短處，以前這短字可以作責罵批評之意，故有「短姑」之稱。小姑不敢以污濁之身走上岸來，所以一人留在船中。潮水滿漲，船離遠，他肚餓不能得食。忽然看到一個老太婆送飯來了，手中接連不斷的投小石到水中，使水底較高，涉水到船邊來。他並不追究，就把送來的飯吃了。等到嫂嫂燒香以後回到船裏來，聽到這故事很覺得奇怪，但看了小姑吃剩的東西，確實可以證明，所以相信是佛現化身，於是急急回到寺中再去祈禱，仰頭

倘若因爲這句話而說他到梵音洞沒有誠心，菩薩罰給他一個下下的籤經，菩薩呀，菩薩也錯怪人了。

我決然的去叫轎子了，可是這個討價很是驚人呢。於是，我想我可以到和尙處付錢去了，每人每日一塊錢，膳宿都在內。順便請和尙代我們論量轎子的價錢。然而和尙說，「你們自己去講，我們不能代雇。」我聽語調很是生硬，似乎是不肯幫忙的樣子。其實這只是說話態度的問題，他走出來對轎夫說：「我是不能代雇的。他們是學生，不是香客，照我們的定價是不得了的。」他不肯代雇是免得依照他們香市時節的定價。這樣的說明確實是有好處的，說定到中午爲止，每乘轎子十角錢。

○ ○ ○

涉千步金沙，渡飛沙場，行約十里，到梵音洞。這是普陀的東面極點，他是普陀勝景中最遠最難到的地方了。山路到此爲削壁所阻，只見前面一片汪洋，怒潮撼山，萬物震動。巖高三五十丈，從頂到底分裂爲二，加以灰紫的顏色，引人不可思議的恐懼。浪濤從這裂口打進去，這聲音是變幻萬分了。據說就在這巖石裂處，觀音大士常現法

身，金光萬道，虔誠者可見。可惜像我這樣的人是不能看見的了。信仰佛法的人，在此燒香點燭，許願求福。信仰名勝的人，在牆壁上題名題詩，期待這痕跡永不消滅。我們呢，沒有什麼可以安慰的，文字詩句的傳留，最是偶然的際遇，多少壞的成了名，好的淹沒無聞。佛由心造，原是人爲，香燭祈禱，更是虛偽。倘若說到最實在也沒有了的吃飽睡着，於我們却是瞎子看戲，不入眼裏。因此，我們無所謂快樂，更沒有安慰了。倒是有信仰的人，在小小的獲得中隨時覺得快樂。

就在這巖壁前的海水上，架橋建廟，其幽暗深邃，使到來的人沒有一個不陡起思想。從石級上去，就在這巖壁邊，還是分秒不停的聽到潮聲中，走到一個大殿中。我們照例不拜不禱的走到籤筒中去抽籤。我常常抽得上籤，而覺之總是下下，雖然照籤語中的意思是很好的，只是照寫籤的人的觀點以爲是很壞的。覺之抽得第四十九籤，又是下下，他戲說，這是錯的，再來一個。抽出來以後，他輕聲的說：「又是四十九籤！」和尙聽到就走近來了，他和氣的說，這裏大士現身過，所以是每次靈驗的。

這地點確實好，但屋小不能留客住，買菜不方便，而和尚的米糧也很不容易運來，

客堂中懸掛大士現身法相，下署上海同孚路汪氏題字。汪老太以虔誠得見金光萬丈的佛相，於是他叫去的照相匠也得見到，而照相匠帶去的照相機也成了虔誠信徒，可以見到金身而照出之，深深抱愧我們不如一個呆笨的照相機。

我知道說這句話正是我的呆笨，我們因為受了西洋科學的教育，不能瞭解宗教的尤其是印度佛教式的所謂智慧了。這是我們得不到快樂與安慰的原因。

說到信仰以後，覺之大談信仰了。他是根據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的，自然高深廣博，很有興趣。但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討論現代中國青年的心理。他說現代中國青年是釋放出來了，所以盡量的發展他們的分析與批評，事事分析，事事批評。西洋自文藝復興以後，個人主義盡量的發達，到了現在，因為信仰漸漸的消失了，於是又竭力的趨向於社會主義，想來造成一個信仰。俄國的集團是救濟分

析與批評的大缺點。個人主義是太偏於理智的，所以社會主義又注重感情。可是中國難以驟然造成社會主義的國家，個人主義的社會雖成爲不合時宜，但只好使他快快的經過這個階段。

梵音洞附近有洛迦洞，但非洛迦山之洞。地面狹小，臨崖築室，有一口井，揭蓋可以望底。

千步沙的盡頭有驢提庵，本來並不有名，但去年後由巖石崩倒，把十餘間洋房都壓到，地面上留下一塊大巖石，大得很可觀。造花園的人家，搬了石頭堆假山，我相信，從來沒有搬到這樣大的石頭。然而搬運這塊大石頭的本錢也不小了，十幾間房屋的代價呢！幸而是中午沒有睡覺的時候，沒有壓傷和尚。這一塊大石頭上寫了「飛獅石」三個大字，是李景林所寫像打拳樣子的字體。這名字取得很不壞，有了一個好名字，一件事便有人傳誦了，藝術家就是常常被人這樣利用的。可惜這個飛獅是死在這裏了。這故事是菩薩頂管燈塔的歡喜和尚告訴我的。

看過飛獅石以後就回來，太陽猛烈之故，我覺得有點頭痛。梵音洞之遊總算達到目的，然而洛迦山是不能去了。但願下次有機會再來。其次是朱家尖與白沙的漁人生活不能去一看。潮音洞的巖石下小廟上有一棵樹，天福庵門前樹幹上的花紋，都是很好的畫材，沒有去畫來。還有普濟寺大殿的一幅畫沒有繼續下去。我每次離開一個地方，總是好像死別時候的難忍，這樣練習慣的人，到了要死的時候，倒是不以為意了。

○ ○ ○ ○ ○
現在是離開普陀，坐在回寧波去的船中了。

普陀是值得一遊的，你不可不知道他的來路。上海有青紹公司的船直開普陀，但只限於春夏季的星期六日。寧波每天有船到普陀，早晨七時開行，午後四時可到。從上海至寧波除星期六每天有船，或者由杭州坐汽車過紹興，再由火車至寧波。

聽說在普陀出家須先繳一千圓，給你吃着一世，有人在普陀遇見一個新和尚，漂亮面貌，戴金絲眼鏡，四川口

音。他是一個大學生，爲了失戀而做和尚。可是有一個規矩，如果怕做和尚而要還俗，也要繳一千塊錢。可見做和尚也不容易，而還俗更難，於是想做和尚想還俗的都只好想想而已。甚至於，我記得是潮音洞有一塊碑，刻「禁止捨身燃指」，以前有人捨身投巖崖潮水中，或燃燒手指以求看見佛現真身，現在是禁止了。誰說人有自主？自己生死也是不自由的，人情就只愛「適可而止」。

○ ○ ○ ○ ○
可是我們遊玩的人，隨來隨去，完全自由。

你船泊普陀時，就是短姑道頭，遙見高大的牌樓，上有直匾「南海勝境」。左右一副對聯是：

「一日兩度潮，可聽其自來自去；

千山萬重石，莫笑他無覺無知。」

還有一塊橫額是「同登彼岸」。

照 九月八日

藝術家之死

陳醉雲

悼我們的故友龔珏

龔珏，一個飄泊在異國的藝術家，死了，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十日，死在巴黎的小病院中。

他在生前，每自稱為惡魔派。提起「惡魔」兩字，總像有點可怕；但他實在包藏着一個最善良的靈魂，他的畫也沒有什麼「惡魔」的意味。祇有他的文字，却常常歌誦醜陋，贊美陰暗，稱道僵死，推崇怪僻。

顯然，他這態度是一種變態，是被不良的環境激成的。他用真誠坦白的態度去處世接物，但常常「碰壁」，甚至於被人暗笑，因而得了一個「呆阿寶」的綽號。同時平庸偽善的社會，也使他發生反感。他以過嫩的心靈，過敏的感覺，受不住這些打激，所以積累着許多不平，而想做一個公開的「惡魔」。他不但這樣想，尤其口口聲聲的這樣說。

世間儘多包藏着禍心的人，他們殺人，他們放火，他

們敲詐剝削，以至販賣毒物，投擲炸彈，無所不為，無惡不作，但他們這種勾當，都是借着神聖的名義來行使的，高高在上，從容自在的指揮着，以擴大其作惡的範圍，却從來不曾承認自己是「惡魔」，儘管骨子裏無論如何狠惡毒辣，外面却常罩着仁義禮智的衣冠，而且喊着「為國為民」的口號。

我們那位自稱為「惡魔派」的藝術家，他雖然有時喊着：「我要拿了手槍去殺人！」，但他實在連一個螞蟻也不忍踏死，何況拿了手槍去殺人！以如此善良和平的人，可是他卻偏要這樣喊着，偏要自稱為「惡魔」，這是何等沉痛的一回事呵，如果我們能夠細細地體會他的情緒！

鮑特萊爾曾經把頭髮漆成綠色，谷崎潤一郎曾經穿了女衣到街上去遊行，但我們這位自稱為惡魔派的藝術家，却從不會做過這類事蹟。他在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之中，簡直是三百六十日都處於窘境，常常囊無分文。因為囊中太空虛了，在北平時，從東城到西城，總是步行，在上海

時，從開北到西區，也常是步行。但爲維持相當的「體面」計，身上却老是穿着半新半舊的西裝，而且刷得很潔淨，摺得很平整。這或許是他愛美，但多半實是怕那勢利的社會，因衣衫襤褸而瞧他不起。他蓄意想反對無聊的成法成規，但結果却祇是口頭的疵議，實際還是處處遵守着成法成規，連很小的逾越也沒有，因爲他實在太善良和平了。但在他的內心中，又是何等的苦悶呵！

他的這種口頭與行爲的矛盾，他的這種遷就於小節的態度，全然不像一個「惡魔派」的派頭，因而我們這些友人們，便給了他一個「魔妹」的綽號，意思是說他實在够不上稱「惡魔」，勉勉強強的從他所好，至多也祇能稱爲惡魔的妹子。

不過，他的行爲雖然這樣馴良和平，但他的秉性却很挺直，饒有山邑中人的氣質。從前人有句詩：「爲愛名山入剡中」。在那剡溪兩岸，有着重疊如畫的青山，確是風景最美好的地方；而且因爲峯巒壯挺，境地艱阻，所以民風也因地理環境而含有堅強的氣質。龔珏的出生地，正是在那剡溪旁邊的山鄉中，他以溪山濡染他的心靈，而又乘

有山邑民族的特性，所以他的耐苦精神，能使他不乘街車，奔波於北平的東城西城，步行於上海的開北西區；而他那挺直的賦性，又使他不嘆苦，不訴苦，不希求幫助，即使別人給以資助，他也不會說那些感謝的話。

一個有天才的藝術家，總是常常陷於窮困的，因爲他不願較量銖鎰，更不能用巧妙的手段去攫取資財。龔珏正是這樣。他那憔悴的容顏，誠摯的態度，雖深受種種物質與精神的凌迫，但英挺的秉性却始終如一；我們決不能從他身上找出「頹喪」和「變節」這種缺點來。雖然他對於社會的成法成規，一邊贊議，一邊還是遷就，好像意志怯弱的樣子，可是這樣缺點，我們是應該原諒的，不但原諒還該同情，因爲這實是他過於善良和平的緣故。他雖然不願隨俗附和，發出抗議的呼聲，甚至於寧願做一個「惡魔」，但到底爲了不忍拂逆一般所謂「人情」的緣故，而成爲「好好先生」，雖然這「人情」是惰性的，不健全的。可是，他因爲陷於內心與行爲的鬥爭，困於飢餓與艱苦的打擊，在少壯的身體中便發生裂痕，釀成了可怕的咯血症；咯血症雖會治愈，實仍潛伏，但他還全不像一個病

人的樣子，也絲毫不以疾病爲慮，依舊過着刻苦的生活。

他的繪畫與文字，都滿具着特創的風格，但在這兩者之間，似乎並不一致；就大體上觀察，或者，我們可以說，繪畫較能表現他優美的性情，文字則較能表現他憤激的思想。若問這兩者那一樣近於惡魔派，不消說，是他的文字，因爲它常常歌誦醜陋，贊美陰暗，稱道僵挺，推崇怪僻，我在前面就已這樣說起過了。

他唱着那樣乖僻的調子，也並不是沒有哲理的。但他那哲理，彷彿橄欖的滋味，必須從苦澀中去細細尋釋，知音難求，知味難遇，那是不消說的，所以他的文集梟聲，至今還沒有出版的機會。

可是他的繪畫，不幸也像文字一樣遭着湮沒，這是我們覺得非常可惜的。記得有一次，他畫了一幅畫，題名白羽，格局非常壯麗，設色十分瑰奇，他在這幅畫上，所費的時間頗多，所以也比平時的作品工緻，頗足和意大利古典派的名家媲美。我覺得像這樣的畫，應該讓大家賞賞，所以當時就把它拿到某大雜誌社去，希望他們精印發表。但大概是爲了龔珏這名字在藝術角逐場中太生疎了，終於

未見登載，而且連原圖也遺失了。

在資本主義的勢利的社會裏，重名輕實，原是普遍的現象；寄托在這上面的文藝界，當然也不會有怎樣的例外，何況崇拜偶像的心理，由來已久呢！所以，在現今，尤其是在我們中國，一個人要成爲「名畫家」，必須請托「名流」代爲標榜，而自己隨時化名作文鼓吹，也屬必要。這樣，纔可「生意興隆，名聞四海。」又如一個人如能在量的方面多寫些詩篇。思想技巧略差都無妨，祇要有人替他多標榜，也可以成爲「詩哲」，甚至於成爲「中國唯一的新詩人」。龔珏，他是太英挺了，缺少媚骨，所以他在文藝場中，便成了一個生疎冷落的角色。

龔珏的作品——繪畫，我是贊成的，但在理論上，他所肯定的從事藝術的態度，我却和他立於相反地位，因而我們一談到藝術問題時，常常發生爭辯。我們曾經把種種爭論歸納起來，歧異點的所在，不外他是主張爲藝術不擇手段，我是主張審擇手段。譬如埃及的金字塔，古代的皇宮，在現在可以公開給人遊覽的觀點上說，我可以承認它們爲藝術品，但不能贊成那種創造的動機與手段——即是

爲了滿足私人慾念而役使民夫的那種態度。可是龔廷是藝術至上論者，他以爲祇要金字塔與皇宮是藝術品，怎樣創造的手段儘可不問。不過我們這種爭辯，祇是見解不同，絲毫沒有利害衝突，所以有時儘管爭得很劇烈，却決不會因此妨礙我們的友誼。并且他是一個坦白誠摯的人，在我們兩人中間，幾乎無話不說，所以有時雖然爭辯，有時却也訴說衷心。記得有一年春季，我們都在杭州西湖，借着和尚寺做住處，他在後隄，我在前隄，中間隔着盈盈一水，但我們必定每天往還相見，常常信步出遊，不知不覺走向水巔林蔭，於是我們便在那幽寂之境互訴衷心。

我常覺得：一個人生活在虛偽勢利的社會裏，言語行動，總要帶些敷衍掩飾，好像做國際間的外交家一樣，或者像做藝術家一樣，把真相瞞去，弄些幻象給人家看，這實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這種痛苦，也頗有點像「啞子吃苦瓜」那樣難受。若是我們有機會，可把心中積聚的情緒，真誠坦白的宣洩出來，那是何等愉快呵！這種積壓着的情緒，就是從前人所說的「胸中塊壘」，因消除無術，而想用酒去澆的。但是酒怎能澆得了這種「塊壘」呢，最好的

方法：唯有掏誠相示，使與同情者發生共鳴。可是在虛偽勢利的社會裏，你向人訴說真心，別人反會拿去做話柄，即使表面假惺惺，內底裏還是一肚子暗笑，所以，能夠得一個可以訴說衷心的朋友，也該算是一樁幸福的事情啊！

社會的環境，既已如此，我們中國，又偏多特殊的內戰，軍閥與官僚的剝削壓迫，比甚麼國家都厲害，人民當然極感不安，尤其是感覺敏銳的人，更易發生憤懣，所以我們這位自稱爲「惡魔派」，其實却包藏着最善良的靈魂的藝術家，便於一九二九年春季離開祖國，想到較有藝術風味的法蘭西去換換空氣。

他以帶病的身體，一邊藉勞作維持生計，一邊更從事於藝術的創作，但既少休息，又缺養料，正像苦鬥三年的戰士一樣，終因力盡援絕，被可怕的咯血症所毀滅了。

想起他所懷抱的壯志：「我想拿點顏色給人家瞧瞧！」不料結果却是這樣慘痛的顏色——血與死！以鬱鬱始，以鬱鬱終，連他那英挺的影子也消失無踪，這是怎樣淒苦的一幕戲呵，在這魔術般的世界裏！

一九三二，五，二四。

詩 歌

陣 前

彭榮楨

——獻給自己——

活過了，活過了二十餘年，
 歷盡了，歷盡了苦難甘辛，
 我也曾看見過豺狼當道，
 我也曾看見過虎豹成羣。
 我也曾看見過撒旦撒野，
 我也曾看見過強盜殺人。
 啊，我願作個勇敢的戰士，
 騎着長征馬向着沙漠裏狂奔。

一切柔情與愛戀呀，別了！別了！
 一切悲哀和煩悶呀，別了，別了！
 弱肉強食的時代原談不上情愛，

啼饑號寒的社會又怎忍心溫飽，

趁着我還有這熱血滿腔，
 休讓它為悲哀任情虛耗，
 我願把生命造成枝枝的蠟炬，
 為人類為社會的愛火燃燒！

血兒呀，不要奔流，
 心兒呀，不要跳動，
 肉兒呀，不要顫戰，

我買來一個蘋果

彭榮楨

我買來一個蘋果，
 看去有色有香，

淚兒呀，不要號湧；
 三叉路口，應該尋出自己底出路，
 兩軍陣前，是我們底生死關頭，
 怕什麼生命點點成飛烟，
 最後一剎那，也得鼓起餘勇。

一顆鮮紅的子彈子飛來，
 我開着口兒吞飲，
 它在肚中起了變化，
 我底軀殼似乎再難立穩，
 一口憤氣從我口中飛了出來，
 箭一般地飛向敵人底營壘，
 熱血才從口中奔出，
 啊，這便是我理想中的最後一瞬。

總說只是一個空殼，
 但我想嘗試探試探，

我把它咀嚼一口，
才發現無肉無韌，
雖只是一次嘗試，
總覺得心中難安，
破滅的原只是一個幻滅的殘象，
但終恨我未曾審慎再三。

我買來幾只辣椒，
色澤青青可愛，
雖然知道食後的苦楚，
但終覺吃點無碍，
我把它吃了快有一杯，
才感到已不能再，
汗與淚掛滿了頭頂，
心與血像奔出了身外，
朋友，請不要笑我癡愚，
這便是生存的大概。

我買來一枝甘蔗，
順手握在胸前，
我把它咀嚼一口，
味道像又嫩又甜，
但是我咀嚼再三，

災民的哀歌

我們也是人爲甚麼
只是整天凍餓。
我們既沒一座破屋，
更沒半斗米粟。
我們身上沒遮衣服，
幸福不比駱駝。
人心難道這般寂寞，
沒有同情的波？

廣韶道上

熹微的晨曦，透進了紗窗，

便覺得漸漸淡然，
塞滿了一口渣滓，
刺傷了我底口緣，
連想到人生的真義，
怎禁得熱淚綿綿！

何德明

我們嚙着草根咬着
樹皮暫時充餓；
如今竟連這些也沒，
僅剩些乾土末。
就這樣把人生渡過，
不會船樣轉舵？
也就這樣我們等着
死神爪掌撫摸？

哈 楓

蒼前的小雀，歌聲兒悠揚；

啊！天涯飄泊的我呀，
 形單影隻，獨挈行裝，
 走到了廣韶車上，
 同車的搭客，似乎都行色匆忙，
 嗚的一聲笛響
 車身便蹣跚的前行；

那兒本是純樸幽靜的平和之邦，
 這幾年來萬惡的共匪猖狂，
 加上了封建勢力的為虎作倀，
 造成了腥風血雨，骨肉飛橫，
 弄得田園零落，
 到處都是敗瓦頹墻，

我的熱血呀高漲！
 我的淚濤呀，湧起了滔天大浪；
 我呀！我要奔赴莽莽的沙場，
 轟炸一切的惡魔！
 殺盡一切的魍魎魍魎！

二十一，四，一，於廣韶路車中。

我是舉目無親，只孤寂地憑窗遠望，
 車身經過了煙斜霧橫的市場，
 大自然便捧出牠綺麗的新粧。
 蒼山聳翠，碧水含波；
 芳草連天，春光蕩漾；
 那隔頭的秧斜，掩映着朝陽，
 射着黃金色的霞光。

連朝春雨，助我離愁，
 離愁萬種，此恨難消！
 簫前泣淚，似訴蕭條，
 潸潸珠淚，深院芭蕉；
 淒涼黃鳥，歛翼枝頭，
 觸景傷心，登樓遠眺；
 蒼山帶霧，江水生潮；
 自憐身世，如彼萍飄；
 渺渺予懷，悲哀環繞，

惡魔遍地，何處可投？
 本思歸去，遁跡漁樵，
 沉淪愛海，盡情逍遙；
 又阻荏苒，慘殺焚燒，
 瞻望前途，斷腸誰曉？
 懷念伊人，深閨寂寥，
 憶昔別時，綠柳垂橋；
 相對無言，悽然一笑，
 今夕暮春，吾愛知否？

春 雨

峭 楓

歸鄉

啟文

車輪不斷地旋轉，
故鄉已展在目前；
我這漂流的浪子，
誰料復能見故鄉？

闊別了七年的故鄉，
風景依然與前一樣，
但人物已完全變相，
變得真是十分淒涼。

那塊童時戲嬉的草場，
已被農夫種了稻梁；
那座童時放鷺的高岡，
已滿佈了死人之床。

幼時和我戲嬉的同伴，

有許多已受室加冠，
為我們說故事的老人，
有許多已睡在靈殯！

去時，父親還是年少，
母親還是半老；
歸來，他的身軀衰耗，
她的顏容枯槁！

使我最難堪的，就是：
我童時所愛的姑娘，
她不僅變了人家的妻子，
而且兩個孩子叫他阿娘！

這些那些變幻倏忽的一切，
沒有一件不使我惆悵悲傷，

沒有一件不使我觸景淒愴，
尤其在更深人靜的月夜裏。

在更深人靜的月夜裏，
獨自站在舊日遊玩地，
回憶兒童時代之可貴，
比諸現下身世真傷悲！

在不得志之時而歸，
既沒為我安慰，
復有鄉人向我嘲嗤，
罵我是一無所作爲。

啊！我的眼淚已點滴下地！
我的身體已不能自持！
我的腦袋忍不住破裂，
啊！我嗚！何苦貿然而歸！

歌德與歌雅

李寶泉

「朝飲木蘭之墮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頡亦何傷。」——離騷

德國大詩人歌德，他的生活，一方面既極富於熱情，同時對自然界，更有着深刻觀察底訓練。他的一生，不單向四週的環境在反抗，更撒頭撒尾地，終生在構造自己的環境。最後則又打破自己所造的環境，入於另一更新天地中。他終身在快樂與悲忿的圈輪內轉側，希望與失望的矛盾中徘徊。他要認識自己，就追求於人世，又要陶醉自己，而渾忘了一切。他在慾望的火燄上毀滅了自己，他却在骨灰的冷堆中復活。

歌德，他在自己生活中，成就了自己的作品；又在自己作品中，證寔他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既不斷在飛躍閃爍的熱情中進展，堅寔的、瑰偉的、閃耀的創作，自必如泉湧般，在心靈無窮的四野，源源流出。他終生在希望與愛的熱情中追索；愛情進行到滿足的境地，又拋棄了原有一切去思索，去辨味，使自己陷於失望，流於悲傷。他

最後的人格，即在這失望哀傷的一瞬間，滲入於悲劇的詞句，抑揚的音調，悲壯的劇情，熱烈的動作，以及其他如小說，詩歌各種文體裏。在那裏，他整個的表現了自己，不朽了自己。

浮世德是歌德一生的代表作，同時，歌德的人格，思想，感情，慾望，亦都在那劇中主人翁的性格裏反映了出來。我們認識了浮世德，歌德的一切已不能在我們面前有所隱避。我們現在打開郭沫若先生的譯本，那夜的一幕裏，浮世德在自己工作室中，是怎樣地在開始向自己的研究懷疑着：

「稱甚麼導師，更叫甚麼博士，
願指了一羣弟子東西南北十餘年！
我心焦欲燃，究竟所知有限！
我比那不值錢的博士先生文人方士，

縱算是稍加優賢；

縱使是無疑無惑，

不怕地獄，不怕惡魔——

但我一切的歡娛從此去也，

再不想，求得甚麼卓識真知，

再不想，以口舌宣傳，

能把黎民於變」。

生活上既對學問的追求乏味後，那窗前明月，又使他

對自然產生怎樣底幻想：

「呵！我願能蒙着你可愛的清輝登上山巔，

同着一些精靈們在草間盤踞你伴盤旋，

解脫掉一切學枷智梏，

浴沐在你清露之中得健全！」

.....

「你如能解識羣星的天路，

解識得「自然」的教諭，

你的靈力會從胸中醒來，

如精靈與精靈對話。

憑靠這枯燥的感官，

解不透這宇宙的深意。

.....

接着對自然又陷於失望了：

多好的一場幻景，唉！却只是一場幻景！

我何從把捉着你呀，自然母親？

你的乳房呀，何處？

你那天地萬物的命泉，

我焦渴的寸心景慕——

你迸湧，你哺乳，而我渴想徒然？」

對自然失望不久，現實的希望，又在引誘他了，你看

他怎樣地在自己熱情的衝動下，又忘了正在追求着的「一

切歡娛」，月兒「可愛的清輝」，「草間盤踞」盤旋着的

「一些精靈」，「羣衆的天路」，「自然的教諭」，胸中

醒來的「靈力」，相互對話的「精靈」，而一切亦正在憎

惡着，想要「把黎民於變」的「口舌宣傳」，解不透這字

宙深意的「枯燥感官」，忘了，他什麼都忘了，他又在高

叫：

「我有敢於入世的胆量，

下界的苦樂我要一概担当，

我要和暴風奮鬥，

便是在破舟之中亦不張皇。

.....」

「慈悲的神喲，我感覺你在我周圍浮泳，

你請現形！

哈！我的深心竟這樣地不寧！

對於這新的觀感

我的五官昏亂！

我捧托出我全部的心腸！

現形罷！現形罷！我是死也無妨！」

醜惡的現實——地祇，在火燄中出現後，他又背轉着

身要避開去，口中却連連失聲叫：「好可怕的妖怪」，

「呵，我真難受」。被詔的地祇！亦只有無可奈何，但在

退身前，聊以解嘲地還敬幾句：

「你想要見我，你會苦苦哀求，

你要聽我的聲音，看我的姿首；

我屈伏了你強烈的心願，

我來了，你個超人纔駭得那麼戰抖！

你靈魂的呼聲何處去了？

你要在你心頭把一個世界創造，

荷負培栽，同我們神祇一般歡躍，

你那樣的心胸何處去了？

.....」

這是地祇，亦就是浮世德的化身，浮世德人格衝動的

另一面。

瓦格納走後，絕望的哀鳴又發出來了：

「哦！我們的努力自身，如同我們的煩悶，

一樣地阻礙着我們生長的前程。」

「幻想每每張着牠雄健的羽翼

希望蔥龍地向着無際的永恒飛馳，

但到幸福在時浪的漩渦中一遭破碎，

牠又踟躕在一個很小的天地」。

睨視着他的骷髏，又引誘他的視線轉到一隻小的毒藥

瓶上，使他去讚美着：

「你和惠的催眠藥中之精，

你一切殺人妙力中的粹引，

你請示你的恩惠於你主人！

我見着你，苦痛便已減輕，

我拿着你，操心便已鎮靜，

精神的潮流漸漸消退」。

接着，他又將水晶酒杯讚美了一陣，後來終以吐出：

「這兒有一種酒漿，效驗如神。

我挑選這棕色的精液，傾在你這中心，

我最後的作一次滿懷暢飲，

這算是崇高的毒酒獻與清晨！」

復活節的晨鐘，和着歌聲又將他挽回了：

「這惠婉的傳宣向那兒導引，

那種的境地我却不敢追尋；

可這是幼年時聽慣的聲音，

如今他又喚回了我的生命」。

他最後熱淚盈睫的禮儀中，是合了天使們在歌唱：

「繼續的唱罷，你甘美的聖歌！」

我眼淚流了，地球又有了我！」

這一夜，是浮世德全書的要義，亦就是歌德一生的縮影。他以燃燒不斷的熱情，去熱愛一切，追求一切，更要求最後能實現一切。但醜惡現實將他追求的幻夢擊碎後，失望坑陷中，又使他輾轉不安，要求能立刻離開那些。但他雖對現實的認識，在胸際刻着深入底印象，可是終不會使他從此向現實永久隱避。絕缺，他熱情的火燄，不斷地在那裏督促他，向前去努力。不論實現了他任何瑰偉巨岸的幻想之境地，他也始終不會滿足，讚美，他是不會，不能，同時他不願意。

在此地，我們是捉住了整箇的歌德，認識他一生的矛盾，瞭然他在不斷地努力，不斷地向上，就是以熱情而愛一切，希望一切，等到認識了一切，又以熱情去懷恨，去寒踐衝入那醜惡的一切。

歌德有許多趣事，逸傳。他的生活，在戀愛上，著作過程上，留着許多可記的，可誦的，值得讚美的片斷與巨章。但我並不想於此寫述那些，因為那些已有許多人介紹過。不過除了他所處的時代，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那更

憑熱情不斷的去追求一切，並不對醜惡現實隱避的一點，使我因他而聯想到一位西班牙畫家歌雅（Goya. 1748—1828）

歌雅，他是西班牙民族的代表者。他在十八世紀末了，不單復活了梵拉司蓋（Valaquez. 1599—1680）黎貝拉（Ribera. 1588—1662）的作風，更將他自己民族血統上永久衝突的血液盡量發揮出來。

他是由西班牙模仿意大利頹廢時期的古典派出發，經過浪漫主義作風，而領導寫實派底前進。像歌德在狂飆勃起的德意志，以破壞一切法蘭西古典派文學勢力，奔馳於狂風暴雨中一樣，歌雅他却一個人在西班牙沉鬱天空的下面，雙手舞大刀，雙手轟大旗，獨自在被意大利死沉的古典氛圍氣高壓中，以自己天才，自己力量，殺出一條血路，建樹了西班牙民族上的新生命。

西班牙北面連接着法蘭西，南面則與摩洛哥（Maroc）交界。東向意大利，西為大西洋。在那裏，其民族有嚴肅高貴的拉丁種，有熱烈殘忍的亞拉伯族。有大陸性傲慢一切的性格，又具海洋性緊張急進的特質。在那沉鬱酷烈的

天空下，加以地理上的不協調，再混合了兩種異樣的血統，在這國家中，就形成一種獨特的民族性。而他們血液不息的交流衝突，就產生了世界上最奇特，最閃耀的文藝品。賽望德（Cervantes. 1547—1616）的唐·基薩特（Don Quixote），已成文學上珍寶，歌雅的油畫版畫，亦在全歐各美術館放着異彩。

歌雅是在西班牙鬥牛的社會中生長。幼年曾做過牧羊童，不單幼年，他的一生，亦是不斷地做着牧童。這位牧童對西班牙的帝王貴族，西班牙整個的民族，全歐的羣衆，全世界的人類，憑了他自己種種矛盾下形成的民族特性，他看一切社會都深深地厭恨着，嘲笑着；對所有的一切社會，又狠狠地描寫着。他的畫上，誰都是牛是羊，是狗是狼，是無賴漢想騙人而以利害結合成的集團，是以相互殘殺取樂而組成的人肉市場。他們無所謂是非，他們只是欺善怕惡，趨炎赴勢。他們無所謂合作，他們只是相互利用，相互摧殘。他畫人殺牛，牛亦殺人，他知道很會吃羊，他知道人亦要殺人。他看見人聚着殺畜生，他知道畜生亦包圍着人的左右。地獄那裏，即此人間。魔鬼何在，

返顧即是輪迴超凡，即人即獸。歌德描寫以成善自期的浮世德，結果多惡，而以惡施人的魔鬼，結果則善。何者為善，自省而已，何者為惡，自省而已。善惡原無定例，唯為之者一念自適。雖舉世不以為善，於我何涉。正理亦無標準，弱者自強即得。弱肉強食，何謂公理！以扶弱自稱的審判者底真理，實際就是他耍嘴人的利器。弱者咬牙奮身一躍，即可出死入生，而人誰能助。戲劇上的歌雅，在檯後窺人，畫面上的歌雅，則以筆下示世。

浮世德是歌德復活了中世紀的熱情生活。以後在英國影響到浪漫派首領拜倫（L. Byron）的曼佛萊特（Manfred）更由拜倫的曼佛萊特而影響於法國的浪漫派三大詩人：拉馬丁（Lamartine）、維尼（Vigny）、繆塞（Musset），以後更在俄國等蔓延開來。

我們看歌雅的繪畫，當先由他畫面上色彩及作風所受影響的來源着手，以後再看他熱情下構圖的偉大，他關於後世的重要性，西班牙最早的色彩畫家是葛婁古（Miguel，1330—1614）。他是佛尼絲系統下的作家，原為希臘人，喜用青紅對照的色彩。尤其其他獨特的青色，在後世產

生另一局面。梵拉司曾對他的四張油畫，目為：『油畫中的聖經』。他對於梵拉司的影響很大，所謂銀灰調子，就是受了他的暗示後，再脫胎出來的結果。歌雅更由那裏，變強了效果，成為他油畫構圖上酷烈的背景，與肖像畫全體色彩上的措施。我們假使想到梵拉司蓋現藏羅馬的那張教皇像，與歌雅那幅現存倫敦的西班牙婦女肖像，兩幅黑紅的對照，是怎樣地時時在喚起人家向葛婁古作追憶，而十九世紀中，自然主義圖家珂洛（Corot，1796—1873）風景圖上清醒的銀灰調子，在此地就可找那色彩上歷史的綫索，另一方面，在意大利第一位主持寫寔態度的畫家嘉拉伐傳（Caravaggio，1538—1609），他的讚美者黎貝拉（Ribera，1588—2632），曾在對他作品底感應中，在西班牙畫壇放出了異彩。但貫徹這種寫寔趨向的是徐拜蘭（Zurbaran），他有『西班牙的嘉拉伐傳』之稱。到了歌雅，就整個的採取了這種寫寔態度。但在這裏，我們有一點須注意的，即嘉拉伐傳，黎貝拉，徐拜蘭的寫寔，不過是在畫面上向物像描寫的態度，而物像本身，猶取之聖經上的古事。到了歌雅，除去油畫及版畫的構圖外，其寫實

傾向之下，所被描寫的事物，都為眼睛所看到的實際社會人物。關於此點，以後寫實主義作家珂佩（Courb.）印象主義作家瑪內（Manet）都在歌雅的畫幅上預告了後世。

感情愈豐富的人物，不是熱烈的愛這世界，就是愈激越的恨這世界。而恨的結果，就往往變成遠異這世界，隔絕這世界。米啟朗琪（Michelangelo）是至死不為人作肖像的，不論你是教皇或貴族。梅地西（Medici）坟上的主人翁，是出於米氏自己想像中的物象，這是米氏表示厭世界人類明證之一。不待伐諦罔（Vatican）壁畫末日審判中耶穌揚起巨掌，他早已向世界宣告：『你們是惡的，不可赦的，永久墮落那地獄！』他自己則在最高處憤怒，厭惡，遠離了這世界。歌雅亦是熱情的，他亦厭惡這世界，但他並不遠離這世界，而且在描摹着這世界，最後他的熱情，却始終想在畫面上跳出來，所以他無論怎樣傾於寫實，他的作品終是誇張地，過度地去描寫那社會所有的一切。

現在，我們且拿歌德與歌雅兩人，並起來比較地觀察一下。

歌德以哲。在劇情上證寔現寔，歌雅則以畫筆借畫幅上描繪現寔。故歌德雖證寔現寔，因為是哲學的立場，遂為推想的，而近於古典的，浪漫的。歌雅對於現寔，因為着重表現方面，故其熱情雖屬於浪漫的，但其結果則成為寫寔的。自然的。

歌德曾以熱情愛一切，希望一切；歌雅則以執情嘲笑一切，厭惡一切。結果，歌德以熱情而認識懷恨一切；歌雅則以熱情而唾罵，譏諷一切。兩人則出發點雖不同，但最後憑熱情接觸社會的醜惡現寔，始終不隱避一切，其立場，實屬於同一的焦點，而他們永久自身矛盾上的價值，造成了他們永久的不朽。

廣告

抄

報上見到一個廣告：
 父親大人鑒 上又下奮大人自民國上十八年春間離家，迄已三年有餘。現母親汪吉氏，痛於本月念三日下午二時一刻病故，舉家皇皇，乞速回家主持一切。

小女汪漢泣叩。

戒指

宗 隨

人物。

一位六十五歲的老夫人。

克利：二十八歲，葉娜的姐姐。

葉娜：二十五歲，碧生的情人。

碧生：二十三歲。

七個男女小孩子。

花神。

第一幕

這是一個深秋的晚上，月亮分外皎潔，園中滿撒着落葉，在濶大的池塘之旁，立着一個少女。克利從旁邊走出。

克利：妹妹，你在那裏做什麼？

葉娜：什麼也不！我看月亮的影子，呵！今夜月亮才

美麗呀！

克利：媽媽又生氣呀！你知道你常是害病，這樣冷的晚上，爲何你不披上外衣哩？

葉娜：呵，笑話！你們都說我害病，其實我的身體很好。小姐姐，我的身體比你還好哩！

克利：喂，這是我的外衣。

葉娜：謝謝，克利，我不特不覺冷，反而還覺着熱哩！

克利：這是很不對的，你自己不留心你自己。如其你不願意披他，那麼我們回家去吧！

葉娜：怎麼你能將這樣美的晚上留下哩？你瞧那月亮是多麼漂亮呵！她是天上的皇后！你瞧，克利，你瞧那簇擁月亮的雲彩，真像觀音大士的蓮臺，呵！好一個美麗的秋夜！

克利：如其你不回去，你得要大病了！

葉娜：你不說這個！你瞧我們的池塘宛像一面鏡子。這水是多麼清淨；多麼平靜呵！

克利：如其你不回去，你得要大病了！

葉娜：你不說這個！你瞧我們的池塘宛像一面鏡子。這水是多麼清淨；多麼平靜呵！

克利：如其你不回去，你得要大病了！

葉娜：你不說這個！你瞧我們的池塘宛像一面鏡子。這水是多麼清淨；多麼平靜呵！

克利：如其你不回去，你得要大病了！

葉娜：你不說這個！你瞧我們的池塘宛像一面鏡子。這水是多麼清淨；多麼平靜呵！

克利：如其你不回去，你得要大病了！

葉娜：你不說這個！你瞧我們的池塘宛像一面鏡子。這水是多麼清淨；多麼平靜呵！

（她用手攪池塘中的水。）

我的克利，這水還發熱哩，你來試試，如其你不信時。

克利：我不喜歡弄水。在這麼深的池塘上，還是不要弄水才好！回去吧！

葉娜：可是，我覺着手放在水中，是多麼舒服呀！你來試試。你會說我們不是活在秋天！

克利：我喜歡回去呢！

葉娜：呀！

克利：什麼事？

葉娜：掉下去了！

克利：什麼？

葉娜：我的戒指！

克利：在那裏？

葉娜：我看不見。但是，那邊，……那邊……似乎有些東西發光！

克利：不，你的戒指沒有這麼大。

葉娜：我該怎麼辦哩？

克利：不要緊，不要緊念這些小事情，明天我們或許會找到牠。

葉娜：呵！我的克利，我們再不會找到牠了！當我將手放在水中時，我會想到我的戒指，我還說要留心些。縱然如此關心，牠丟了！牠丟了！

克利：我的妹妹，現在該回去了！

葉娜：如其碧生問我的戒指時，我該如何回答他哩？

克利：告他實情好了！

葉娜：但是你曉得碧生會……

克利：不，他很明白你，你放心吧。

葉娜的頭依在克利的肩上，她們慢慢底

出去。

在飯廳中，一個圓棹，上邊放着古式的油燈，長而高的沙發，立在爐旁，外邊很黑。

第二幕

母親：克利，什麼時候了？

克利：快九點了！

母親：天黑的好快呀，像是冬天！呵！好長的時間！

克利：是的，媽媽，樹葉子都神祕底落了，只賸下些光赤的枯枝！

母親：你鎖住花園的後門嗎？

克利：早鎖住了，媽媽！有好多時候，自太陽落時，我便鎖住牠。

母親：克利，你聽！你聽在花園中有些聲音！

克利：我聽不見什麼，（她走到窗前）呵，媽媽，好像外邊有點微光似的。

母親：你要揭起窗簾，或者你可看見些東西。

克利：什麼都看不見，外邊全是黑的。黑的像炭也似的，可是在禮拜堂旁邊，好像有些影子，大概是樹影子吧。

母親：然而，在花園中，是有些聲音的。

克利：媽媽，你或許聽錯了！這也許是葉娜房中的聲音！

母親：克利！葉娜在那裏？

克利：她在她房中睡覺。媽媽，你不知道，方才我去看

她時，她在那裏哭，我不敢問她是爲什麼？我慢底退出來，在我出來後，她嗚咽的很利害。

母親：很奇怪，她改變了！自從一年以來，她變得分外

敏感。有一天，我到她房中，我看見她苦痛，我問她：「葉娜，你不舒服嗎？你有什麼不如意處？她說她不知道！」

克利：媽媽，不，她很知道。但是她不肯告訴你說。昨

夜，我給她送上茶去，她深深底睡着，忽然她醒來，她呻吟底說：「我的信在那裏？」我很怕，

我將茶放在她的棹上，我走近她的床邊，一方面親她，一方面問她：「葉娜，敢是你苦痛嗎？告我說你的苦痛。」她睜開充滿清淚的眼睛，凝住底看我。以後，她合住，沒有神彩底睡去了！

母親：唉！我一點都不知道。可憐的小孩子，自從你父親死後，她從沒有好過一日，一年來，她什麼東西都不喜歡。我……

（有人敲門）

天已遲了，誰來敲門？克利，快去開門，看是什麼！

（克利跑出去）

克利：媽媽，郵差給葉娜送一封信。

母親：從那裏來的？

克利：不知道！大概是從海上吧！看那字體，好像是碧生的！

母親：你快給她送去！

克利：是的。

（她出去）

禮拜堂的鐘打了十下，這位老夫人慢慢底站起來，向着牆上的象牙苦像，畫了個十字。正在祈禱時，燈光漸漸滅下去。

第三幕

在葉娜的房中。

葉娜：呵，我可曉得這個人世！他黑的像一個無底的枯

井！我的朋友們都遺棄了我！便是那向我發誓，直到白頭偕老的朋友，而今也將我忘掉了！我只是一個可憐的女子，我只有一顆赤心！但是沒有一個人能認識他！便是我唯一的朋友，生怕他也不認識哩！世人愛假話。多少人做那金的允諾；話聲尙未停止。而他的行爲已死了！是的，我病了，因為我身上發熱。但是我的靈魂病的比肉體還更沉重！人們都要我吃藥，爲着我的身體，但是，有何藥品醫治我的靈魂哩？

（教堂的鐘響了）

十點鐘了。沒有一個人來看我！我活在別一個墳墓中！

克利進來，將燈燃着。人們看到葉娜橫臥在床上。綠色的寢衣襯着潔白的床布，她的臉上分外底艷紅！

克利：我的葉娜，這是你的信！（她出去）

葉娜：呵，這是碧生的信，這是我遠方弟弟的信！

她念：

「……我的小姐姐，你不要來車站上接我，我是知道路的！便是在夜間，我都可以獨自走到家中。滿懷着淒涼的心緒，我離開我的故鄉。我該向你說什麼哩？」

「在海上，海風從南邊吹來時，我熱的心分外寧貼！坐在甲板上，圓的月照着我，我的心是那海波，在那邊吶喊！我問那些飛騰的浪花，什麼是我們愛情的命運！如其我們的愛情也如那海水一樣，永遠底無邊底演進着。我們將要爲上帝祝福！」

（葉娜笑着。微笑着。）

「我將死在幸福之中，當我坐在你的身旁！我是如何的困倦呵！你知道，我在故鄉時，我已成爲一個外國人了！我走到西山上，那裏在春天，盛開着血紅的桃花，我的心那樣震動，因爲那桃花是爲我們而開着！但是你在游雲的那一邊。」

（葉娜嘆氣）

「我一到家中，那裏是我兒時常玩的地方，人家

殷勤底招待我。人家告我說我母親的墳墓。我出來，向着墳墓走去。唉！小姐姐，我們這樣不停息底走着，不是也是向着墳墓嗎？那時候，我們的愛情消滅了，西山的桃花也零落了！」

「沿路上，我採着些野花，好奉獻在愛我的母親面前，死而有知，她將會像聖母似的微笑。」

「這也是我最後的一次告別，別那愛我最深的母親。」

（葉娜轉在床上，呻吟底說：「家才黑呀，碧生，你在何處哩？」她休息一下，接着去念。）

「明天晚上，我將看着你，我們活在和平中，最高的和平中！」

（當幕下時，葉娜手中的信紙慢慢落在地下，只聽着窗外的風聲，像要有暴風雨似的。）

第四幕

在客廳中。

碧生：葉娜爲什麼你不說話哩？你知道我們別離開已三

年多了！

葉娜：我不知道從何處說起！

碧生：三年也便過去了！我常常以爲我們再看不見！不過

我很信上帝，他像一面鏡子，那裏邊會反映出深心的希望。

葉娜：你還談上帝嗎？

碧生：我苦痛時，我談他，但是我說不出爲什麼來。不幸的人們愛找一個無形的東西來欺騙自己。

（兩個露在沈靜中。）

葉娜：你告我說，爲何你回來的這麼快哩？你的故鄉使你討厭嗎？

碧生：不，我的故鄉是好的。那裏有和藹的老人，活潑的孩子，那裏有美的自然，亂飛的蝴蝶。嬌娜的楊柳，那裏，有些不相識的朋友，都向我微笑，只是，我回去，我覺着那不是我的故鄉！

葉娜：那麼，這三年，你是該苦痛呵！

碧生：自然的！不過當我苦痛時，我展開地圖，我自己

說：這裏是你的村子，那裏是你家的森林，你知道，葉娜，別離也如涸渴的溪水一樣，從那水盡的河道上，可以看到當日的愛情，他曾泛濫到何處呀！

葉娜：還是不談好，這太苦痛了！來，靠近我，將你的手放在我的手上！呵，你的手才冷呀。

（他們沈靜着）

碧生：我可拉住你的手了！我小姐姐的小手！

葉娜：你不疲倦嗎？我忘了你走了這麼遠的路程！

碧生：不，我的葉娜，我一點也不疲倦！在我故鄉的時候，我會疲倦過。因爲休息！我說不出那時的心境，彷彿像是在雲中活着！我的靈魂在動，無目的，無方向，只隨着那游雲奔馳！

葉娜：唔！……你在想什麼？

碧生：什麼也不，我看那地板上的月光！呵！好神祕呀！三年前，我們分離時，同今夕一樣，月光照在地氈上，像電光下孔雀的尾巴。

葉娜：你瞧，黑雲快遮住月亮了。那樣黑的雲，像是快要降雪的。

碧生：我是多麼愛雪呀！在深冬，當我孤獨的時候，遠離開你，我凝視天空灑的白雪。風將他們吹散在無邊的大地上，一切的踪跡不久也便埋沒了。我相信，我的苦痛，也如地上的踪跡一樣，你的靈魂像雪似的。只有你的靈魂才可埋沒了我的苦痛。我說：雪呵，你要永存着，因為那是你靈魂的象徵。

葉娜：是的，弟弟，我的靈魂是雪的象徵。

碧生：你知道，白雪滿散在地上，像我的心似的。我聽見有人從雪上走來，那是你，却沒有聲音。呵，那時，你走在我心上，我白雪似的心上！

（他瞪住眼的看她）

葉娜：碧生，爲什麼這樣看我哩？我身上有什麼變化？

碧生：我看見你寬的額上烙印下辛苦的條紋。

葉娜：我老了！

碧生：葉娜，你不要這麼說，不然，我要難過的。既然

聖母不會老，你如何會老呢？
葉娜：你的手才熱呵，你害病嗎？

（當她說時，舉手試他頭上的溫度，他就勢躺在她的臂上，像母親懷中的嬰孩。）

第五幕

在平台上，台前滿生着參天的柏樹，從樹枝間，看到教堂的頂子，直立在天空。

碧生：葉娜，你來這邊，坐在我的右邊。

葉娜：等一等，我要回去找我的圍巾，天色很清明，但是冷些。

碧生：我同你去。

葉娜：用不着，我馬上便來。（她出去）

（這時候，克利在室中奏蘇蔓的「神祕之鄉」）

碧生：呵一個天空！（他站起來，他慢慢底徘徊。）

葉娜：你想什麼。

碧生：我想這個神秘的生活。前些日子，我還在一個你夢想不到的地方。而今我的足又踏到這個平台上了。

葉娜：我不要你想這些事！你瞧那顆靠近月亮的銀星。他在那邊擠眼，他像是羨慕與嫉妒我們！

碧生：當我想你時，我只看月亮，我說：「葉娜，今夜晚也要看月亮的，因為她愛月亮，因為月亮是初圓，因為月亮會做我們思想的媒介，她將我們的靈魂接連起來。」

葉娜：啊！

碧生：葉娜，你為何哭哩？你瞧你的眼淚。

葉娜：我沒有哭，只是我的眼痛，尤其是風地裏。

碧生：你坐近些，這兒沒有風！

葉娜：我有點怕！你瞧，夜靜的是多麼可怕啊！

碧生：你瞧，我在你身旁，你還怕什麼哩？

葉娜：你聽，路上有聲音，怕有人來這裏！

碧生：不，沒有人會來這兒的。怕是牧師要到裏堂教去

吧！

葉娜：我的心很亂，我怕要有些不測的事情發生呀！

碧生：有什麼哩！你放心吧，我常在你身旁！

葉娜：我要問你，你果真愛我嗎？

碧生：啊！我告訴你多少次數了，我愛你比愛我自己更利害。

葉娜：為什麼你的手這樣抖顫哩？

碧生：我不知道，我的心很平靜，像是我們園中池塘的水。

葉娜：你知道……！

碧生：什麼？

葉娜：你知道我再不敢往下想了！

碧生：好姐姐，你放心，我是你的，我從遼遠的地方來，專是為你，難道你不明白嗎？

葉娜：我知道，只是……！

碧生：怎麼？你瞧，我只有一顆心，那心我早已送給你，正如我只有一個戒指，那戒指，我早已送給你了！

葉娜：弟弟，我怕冷，我們回去吧！

碧生：很好，只是爲什麼你哭哩？

葉娜：我不哭，但是我怕，怕那大事來到。

碧生：你聽，克利又奏音樂哩！

（他們倆相對着，從遠處傳來蘇蔓的

「夢想」，幕下。）

第六幕

在園中。

克利：你瞧，這是你寄來的丁香樹！當我栽牠的時候，

葉娜看我，她帶病底說：當丁香開花時，或許我們會看到碧生。以後，她熱的淚流出來。

碧生：呵，好神祕呀！

克利：她哭，因爲她愛你，自從你走後，她的眼淚像是屋後的溪水。她討厭音樂，然而音樂才是她的安慰者！她喜歡我彈「阿斯的死」，雖然媽媽以爲這闕曲太悲哀了，但爲要安慰她，她讓我彈。有時，我們一直到半夜。

碧生：她不同你「我嗎？」

克利：她同我說你，她說在音樂中，她會看到你的靈

魂，以後，她像是失了知覺，她只是在那邊出神。呵，有一天晚上，她留住我們到她的房中，我去看她，她在那邊哭，她說她感到死的命運來到了！爲着她感到她的愛情已死了！我安慰她，我說：妹妹，像你這樣的年紀，你是不會死的，你將會看到碧生！正好是這天晚上，你寄來那丁香樹。

碧生：我向你致誠懇的敬禮。

克利：有一早上，她叫我到她房中，她告我說以後她再也不哭了。她要親手創造點幸福，爲着那些苦悶的兒童。

正在此時，有三個十歲的女孩與八九歲的四個男孩，從池旁走出，且走且唱。）

你聽 碧生，那是葉娜製的曲子。

（人們聽到歌辭如下：

我是一隻自由的小燕。

盤旋底飛在你家窗前，

你向我攜手，

我給你帶來碧生的福音。

我是一條小魚，

慢游着像一個處女。

穿破那青青的海藻，

要近尋那終身的伴侶。(

第七幕

在窗子前。

碧生：方才起來，爲什麼你這樣苦痛哩？

葉娜：不，我不苦痛，我很幸福。

碧生：那才好，不然媽媽要難過的，你知道，你真美麗

幕下

呀，你像在大陽光下，初開的一朵玫瑰！

葉娜：我只知道幸福，我不知道美麗！

碧生：克利告訴我好多的事情。

葉娜：我知道。

碧生：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哩？你怕我苦痛嗎？

葉娜：不，在愛情中，愛人是不怕她的愛人苦痛的！

碧生：爲什麼你抖顫哩？我看到有些大事要來到了，你

還對我隱藏嗎？

葉娜：沒有，親愛的！我愛你一點沒有祕密呀！只是我

怕……

碧生：怕什麼？

葉娜：怕那殘酷的命運！

碧生：你爲什麼說這個哩？

葉娜：我不知道！只是我覺着！

碧生：那麼，你苦痛嗎？

葉娜：不！我愛你，我愛你！

碧生：是的！我們在神祕中愛着！

葉娜：今天，我要告訴你……

碧生：什麼？

葉娜：我說不出來。

碧生：爲什麼？

葉娜：我說出，一切都完了！

碧生：你快說，沒有關係。

葉娜：天呀，沒有關係，

（她閉着眼睛將左手送過去。）

碧生：那戒指呢？

葉娜：我丟了！

碧生：丟在什麼地方？

葉娜：池塘內！

碧生：我要立刻去找牠！

葉娜：我不准你去！

碧生：我喜歡你將一切丟了，但是不要丟了牠，因爲牠

是你的性命，牠是我的性命！

葉娜：我的碧生，我知道不幸要來到的！丟了的那一

天，我曉得那不是好的預兆。我苦痛，我不敢告

訴你。

碧生：我要去找牠，我找來時，親手給你帶在手上。

葉娜：我不准你去，你一去便永不回來了！

碧生：我回來的！你不要怕！

葉娜：你不要去，水很深，我知道你永不回來了！

碧生：我要去。

（他急速跑出去）

葉娜：天呀！

（她倒在地下，克利跑進，喊着；媽

媽！媽媽！）

第八幕

在墳中，大理石的墓上，高樹着一個十

字架。前面放着幾盆菊花。

葉娜：我的太陽，我敬愛你！你的光穿到我的深心。我

心上帶着無數的利箭，誰有力將牠們拔出去哩？

我沒有一滴眼淚，我只有些鮮紅的血，那是我靈

魂的眼淚！

（她看那些墓前的菊花）

告我說，神聖之花，那裏是我的愛人？告我說，
花神，那裏是我唯一的愛人？

花神：誰在那裏？

葉娜：誰在那裏？

花神：給我你的素手。

葉娜：我的手不是我的。牠是屬於那位墓中的深睡者！

花神：你來靠近我，我告你說一件大的新聞。

葉娜：我不會走。你說吧！

花神：愛神死了！

葉娜：我不懂！再說一次。

花神：愛神死了！

葉娜：你說愛神死了！？

花神：自從你將戒指丟了的那日，他便死了！或許你會

在自然中找着他！

葉娜：我再不願活了，我要去祈禱。

（當地跪下祈禱時，人們看着那些孩子

跑來，且歌且舞，他們繞着葉娜，舞台

上充滿鮮花，像是下暴雨似的。）

幾乎是沒有人

張見智

到這裏來訪我的幾乎是沒有人。我正是這般的專心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並沒有寂寞孤獨之感。有時或因身心疲倦而起厭倦之想，但不久即如常的繼續工作了。我只是念着我的朋友們。他們多是辛苦不安，我只希望他們快樂幸福。我自己是絲毫沒有苦樂之可言。因為苦樂在我是可以自己移轉的。

人鬼之間

蹇然

電線野鬼似地呼嘯又啾啾地酸嘶，風狂怒地攻打着門窗。我從酣睡中醒了轉來，坐了起來。用手背擦擦眼睛，眼睛異常地枯燥；口中有一種淡而無味的不多的津液。門繼續震動着，顫抖着——我還聽見鄰近的地方門窗磕碰的聲音，和一扇門給什麼人一脚踢開了的聲音。房裏是那麼深深地黑的：似乎一無遮蔽的樣子，在曠野中似地。我似乎是能夠鎮靜的；但總有些心虛的樣子，不明白爲什麼緣故。

「砰，碰！……」我又聽見一扇門給什麼人踢開了；而我底房門仍舊有人推着要進來的樣子！我，心不住地跳動起來，像受驚了的小青蛙。並且，那一種聲音，那是什麼聲音呀？那是腳步聲嗎？是嗎？——等到我疑神諦聽時，似乎並沒有什麼聲音，除掉狂暴的風雨底咆哮；但再聽一會那聲音就又來了，像朦朧時所聽到的那一種蚊蟲底聲音；再聽又沒有了，無論我如何留心；再聽，當我聽不

到什麼而神經弛緩時，呵，那聲音又出現了！那不是腳步聲嗎？那不是，不過閒歇地走動走動而已，誰呢？

我反覆地猜想着，雖然終於是不安地和戒備着敵人底襲擊的士兵那樣，但理智却使我平靜了許多許多。終於我又鑽到了被窩中去，聽那雨聲和風聲底喧鬧。但我不能再入夢啦。我似乎在隻小船中，而這一隻小船正掙扎於驚濤駭浪之中，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那裏能夠重行入夢呀？！我於是又猜想起那個走動的聲音來……半個小時以後，我漸漸地朦朧起來了：眼皮急速地重起來；心，起始是一盃清水，但不久也就不知遺忘在什麼地方了……

「砰！碰！……啊！……」我又驚醒了！我像一個小孩，幾乎叫起媽媽來。我連忙又坐起來。在黑夜中盡量睜大了兩眼，幾乎和狗一樣豎起了耳朵。剛才不是我底房門給人打開了嗎？那麼有勁地，那是——風嗎？……但不久我又心平氣和了，我預備

再鑽到被窩中去了——正在這個時候，我彷彿看見兩粒綠色的東西，在那裏伺候着，而且離我是很近的。我嚇昏了！因為我底人類的腦中到底是祇容許發生在物理學範圍中的事的。但我還以為那是我底錯覺。我一面怕得手心出汗把背脊靠緊了牀角和用幾個顫抖着的手指去畏縮地拉着被頭，一面連忙控制着虛怯的心凝神去看那一雙螢火似的東西——

那不是假的呀！牠正直視着我！牠，是那麽一雙眼睛，那麽陰沉沉地，發光的，不像狗又不像貓，而且和我離得很近，不過八寸！而且我還覺得那一種鼻息咻咻地吹在我底下巴和喉嚨之間哩，那麽微弱而冷冰冰地！我漸漸地又看明白了那顆大頭，不很明白，但我似乎看出那是古銅色的來；額骨高聳；耳小而尖；下巴也是尖的；兩株石筍似的雙肩——這些，我真不相信我何以有胆量去看牠明白來，我又怎樣會看得明白的。一個人到了危險的時候會機敏地閉了眼睛，但到了和恐怖靦面時却又會張大眼睛睜來的，真是難解的——肩以下是那麽模模糊糊地一團黑氣，雖然肩以上也是模糊得像薄弱的月光之下的人影的，我看

不明白，實在我還不敢低下我底頭去哩！呵，我已經一身都是雞皮疙瘩的了！

我顫抖着。而牠却說話了：聲浪沉着得像石頭落在海中一樣，幾乎是發怒的。牠說道：「人們！你怕是多餘的，你以為我要吃你麼？假使我要吃你，你怕也沒用。你不明白？我何必使你們怕極而後吃你們呢？我可以變做一個鮮豔的蘋果，或者一朵花——嚇死的人底滋味不會更加鮮美的吧，無論他底猪肝似的肉，桃汁似的血？或者那些骨頭？我沒有吃過人，我或者要試試看，總有一日。不過我喜歡生吞活剝地。」

「你曉得怎樣？我們魔鬼們，不討好於上帝，就因為我們底吃人！是的，因為我們吃人，破壞——噫，事情是，我告訴你，我聽過父親們說過，那是多麼有趣的事啊，我們和耶和華作戰！有幾百次。有一次是爭奪的真理呢，人們！你們底祖先，都是幫助他的，你們許多人；而我們却沒有幾個人——不過我們是不怕的，你要曉得！

「我們殺人，殺了許多人，很有趣地，因為他們是我們底敵人，他們要奪我們底真理。血是，凡是凹陷下去的

地方，都變了血的溝，後來就臭起來，肚腸也臭起來，你要曉得，那些就是你們底，就是耶和華底教徒底——呀，雖然真理給他們們奪了去，因為他們人比我們要多不知若干倍，都是說是擁護真理的。但我們是勝利的，愉快的，你要曉得呀，我們看見那些血臭起來真快樂呢！你不曉得吧，我們是能夠把這些臭的血變做美麗的葡萄酒的，你相信不相信？但是我們沒有將牠釀成可口的使人快樂的東西，因為他們，你底祖先們和耶和華底門徒們，硬奪了我們底真理去！」

牠笑了起來，笑容那麼難看地，有些像哭，真是魔鬼呀！

「嗚嗚嗚！真理是，我們並不想據為己有，除非是米，馬，那些東西是可以據為己有的。我們要共有，他們有分我們也有分，像太陽底光和熱那樣。哼，你們底祖先，他們奪了她過去之後，你知道他們怎樣辦呀；鎖起來，深深地鎖起她來，對待犯人一樣！再弄一些美麗的支票，亂發亂發，給他們這些勝利者做裝飾品，戴在帽子上，襯在襯底上，公文上婚約上借貸上也弄得都是，連男

女關係都要拿她來點綴點綴的。從此，你要明白，真理就有你們底真理而沒有我們底真理了！真理和籠中的有好噴的芙蓉鳥一樣地不自由了，不莊嚴了！你要曉得！嗚嗚嗚！」

牠又露出沒有磁瑯質的牙齒來笑起來。我一連打了幾個寒噤，像患急驚風的孩子。

「你明白」，牠繼續說下去：「而且，他們怎樣用真理呀？柔弱的太太們分配得很多而年富力強的勞働者却沒有，和分配財富一個樣子，你總看得够了吧？太太們手上差不多有一斤重的珠子和黃金，勞働者肚包裹却是自己底力氣，有時連力氣都用得精光！」

「嗚嗚」！牠底面部更貼近我底面部了，有一種陰森的冷氣熨貼在我面上，但我却逃不進牆壁去。「再說吃人吧：我們是吃的人，我們從來不隱諱，因為我們需要適度的生活資料，是正當的呀，何況我們底糧又給他們截留着，侵吞着！不像他們，你們人們，那麼奪了我們底真理去，却天天爲了什麼文明殺人當犧牲——我就不相信真理和文明真會吃人！祇有我們才是吃人的。或許，我相信，

那是到了他們手中的緣故吧，不會吧？什麼都沒有辦法的，你相信不相信，假使我說：到了他們手中？但是我底眼睛總不會欺騙我的呀？你底眼睛怎樣呢？難道魔鬼底眼睛和耶和華底眼睛會不同麼？貓頭鷹，猴子，蟋蟀，牛和馬，眼睛不是都和所謂創造者底是一個模型的麼？

「再說吃人吧：他們並不承認他們吃人呢！他們並且出力反對吃人，他們說吃人的祇是我們，都是我們，譬如他們發現了一個吃人的人——其實比我們魔鬼還要多，這種人，因為我們魔鬼是幾乎給他們你們人們屠殺完了的緣故；並且幾乎全體的人，都吃人，但是吃法却是很精巧的，真地！譬如吧，有人種了米出來，就有人來老實不客氣地吃掉牠，合法地，哼，仰仗着真理底名義來的，他們是！——你是人，總可以證明這是事實吧？——他們就指指點點地說那人是我們底兄弟們，他們那些不吃人的就那麼圍攔來，捉住他，吃掉他——照你們底習慣應該說是「殺掉他」，其實，殺掉他和吃掉他有什麼分別呢——還要宣布魔鬼底就是他底什麼罪狀；其實，他那耶和華底信徒的母親雖則也是吃人之生物之羣中的一個，幾時和我們

私通過，才生下這個魔鬼種子於你們人們之中呀！」

於是，牠把手攔在我底肩頭，像在熱病患者身上放了一塊冰一樣。我更加抖得利害了，兩條腿傳染得牀也輕輕地「得得得……」地抖了起來。我不敢瞟過眼睛去看那隻手，我祇是那麼在半昏迷狀態之中望着牠底將滅未滅的燈火似地而有力的眼睛，我並且還不敢略微移動一下我底肩頭哩！

牠不怕口渴似地又說了下去：「我們沒有看見過保障吃人的真理過，這是我聽我底祖先們說的。我倒要看看，你要不要看呢？——但是我不曉得她在那裏，好像什麼地方都有她住着，但她是祇有那麼一個呀？一個人能同時住兩個空間麼，雖然她是萬能的？我們魔鬼是不相信這一類萬能的——總不致於有人冒牌吧？——聽說，她是被鎖起來了的，她在那裏呀，不會死滅了吧？真理是不會死滅的，並且是不會傷風咳嗽的；否則，她就是不健康的東西了，不健康的那當然不是真理呀！——我又不敢亂闖。走過幾家，幾間寢室，雖然不客氣地推進門去，可是人們都睡得失去知覺了——知覺是好東西，人們，一生中有讓半

生失去知覺的，而且一點不可惜，讓她失去，這，剛好和他們你們爭奪真理的情形相反。我們魔鬼是不這樣的。所以我們是魔鬼吧？——於是我們踴躍起來，我怎樣辦呢？叫醒這些豬麼，這些貪睡的豬？

「於是我走到這裏來——你有些怕我吧，看你底樣子？我已經答應不吃你，我從沒有吃過人。我祇要你，告訴我，真理鎖在什麼地方？那位真理？——我就不相信你們人們做的事你會不曉得！——莫非你是在這裏嚴守人們底秘密！」

「哪，你不說？嗚嗚嗚，你們人們有了真理了，還怕我們魔鬼幹什麼。有了比鎗更好的東西了的人是不必怕比狼更和平的東西了的；祇有做了壞事的人才會提心吊膽的

呀——嗚嗚嗚！你底同類，或者你也吃過人？沒有？吃人的動物爲什麼膽這樣小？獅子膽不小，跳蚤膽也不小。喂！你說呀！……」

牠推推我，我嚇得「啾！……」地叫了出來！

「啾，你真不說？——你說吧，我改天可以來謝你的，帶你到魔鬼之野去——你說！——那裏你可以看看，我們魔鬼是不吃魔鬼的——天神們有的時候還要相打哩！你說呀！你引得我發怒了，我可要老實不客氣地吃你咧，得不到見不到真理不吃人幹什麼！你們這——」

我咆哮着。牠抓住我底項頸，粗暴地搖搖我底頭，指甲刺得我異常痛。我想伸手去抵抗……

二〇，五，五。吳淞。

小貢獻

田烈

上海山東路中華日報，從六月一日起，出版「小貢獻」副刊一種，他的發刊辭說：

「這個刊物，想以一切事物爲材料，做成適於大多數人的胃口爲目的，向困苦艱難的人生，盡一點小貢獻。」

武林偶感 (續)

錢 味 萃

九 互助

互助，大概都解作「大家互相幫助」吧。

然而我，覺得解作「互相幫助」則可；在「互相幫助」之上，再加以「大家」，則殊感不妥。

因為「幫助」者對於「被幫助者」的使用幫助是有範圍的；說得漂亮點，就是有階級性的。

互助是一種同感作用。人對人起同感，好像音波對共鳴器起共鳴作用是一般的道理。共鳴器要音調相同，才起共鳴；人與人要境遇相稱，才起同感。

A調音波與B調共鳴器是起不來共鳴的；上流人士與下流人士是起不來同感的。例如苦力者看見苦力者的困苦而願意加以救助；而非苦力者對之，却視若無睹；這便是因為非苦力者對於苦力者的困苦，體味不出，起不來同感；而苦力者對於苦力者的困苦，徹骨瞭解，一見即起感應

的緣故

刻薄一些說，幫助者將幫助賜予被幫助者的當兒，還含有「示恩」的惡念，——「示恩」即為日後的「報恩」留餘步，備未來做「利用」的工具的。

幫助者以幫助給予被幫助者，彷彿釣者以餌飼魚。釣者以餌飼魚，並不是與魚有什麼好感，委實是為自己謀取獲而已，互助也儘可作如是解，作如是觀！

「欲知世味須嘗胆，不識人情只看花！」嗚呼，現代的人間！

一九三二，二，十八午後。

十 新舊女子

「舊式女子嫁了丈夫，她便覺得一家的興替，與她有關；丈夫是她的終身伴侶。新式女子的嫁丈夫，却是為她自己求享樂，視料理家務為束縛自由，降低人格；以丈夫

爲她的奴僕，爲她所養的白金蛋的母雞。」O和他的新式夫人鬥了氣，跑來告訴G，於報告事實之外，還添了這麼一段結論。

O除了這位新式夫人，家裏還有一位舊式夫人在；對於新舊都有觀察者的說話，殊非泛泛之談，比理論來得實際。

G也有過新舊夫人的，聽了O的話，而悽然地說：「這個苦痛，我也有過，——然而我却認爲這是女子教育的

破產，女子教育前途的悲哀！」

我默然他想，淡然地說：「這正是女子教育的成功，女子教育前途的光榮。因爲女子教育的目標是在造就新式的太太，不是造就一家的主婦。女子教育在中國，歷史還很短；以很短的年間，已經有這麼斐然的成績，前途的光榮，自然只有無量；有何破產之足慮，有何悲哀之足云哉！」

一九三二，二，十八旁晚。

(完)

浙江大學的「文理」

壽 古

國立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向有「文理」的出版，係教授們與學生合辦的不定期刊物。「文理」第三期今已出版，內容較以前進步，文藝方面有沈炳彪北岩譯小說「懺悔」，「小刀」及壽棟續譯「私約」等篇，玲玲路傑創作小說「吵嘴後」及「逃難的回憶」等篇。李際潤譯日本菊池寬的劇本「乳」等篇。此外尚有創作和譯述的詩歌十五篇。

「文理」中有關於社會科學與理科者很多。宋鍾岳的「日本二重政府的解剖和世界的危機」，陸景模蘇俄入學前兒童的教育」，張楷「談談好習慣——從心理的觀點去看」，范敬平「中國之絲用肥皂」等十餘篇。絲用肥皂一篇分析中國通用的肥皂五種：飛雀，青金龍（均光華化學工業社），朱雀，青龍（均第一公司）及A字（瑞寶皂廠），而表明其缺點。

叫賣的聲音

孫福熙

茯苓糕水晶糕

方糕嫩薄荷糕

我很愛聽這個叫賣的聲音。天一點亮，在溫暖的被褥中，被這聲音很輕微的叫喚醒來。西湖如果有好處，我以為，這聲音就是唯一可愛之處了。

我記得這種糕是很好吃的，不過，即是不好吃，只論他的叫聲，我就覺得好極了。我們評論事物，不能先就計較他的有無用處，值多少錢，吃好不好吃。我愛這聲音，決不因爲這聲音的好吃，我是因爲他好聽，而且在這好聽的聲音中我起床，我洗臉，我計劃我一天的工作。

第二個來叫的是「漿兒！」

我討厭這聲音，這聲音的討厭，也並不因爲豆漿是不好吃的東西。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不喜歡這聲音的緣故。我屢次發見，人家與我自己，常常有不知道自己爲什麼這樣做的緣故。我想因爲他的叫聲太苦相之故吧？若是因爲叫

聲愁苦，那末我正是耍格外同情他了。大概是爲了他叫得太焦急了，因爲愁苦，不免定焦急了，俗話說，「三天不



吃飯，凸了肚皮過江橋」，我想這一句話，一定是吃飽飯的人，寬慰餓人的心的。因爲，真的到了三天不吃飯，早就爬不起來，哪裏還能夠聽了這句話，來分辨這是不可能

的事實呢？賣漿兒的朋友深深明白這個大道理，與其餓死，不如叫聲難聽點而求人來買他的貨物。

不過我還是不愛聽他的聲音，同情儘管是同情，藝術上的是非美醜還是不能混淆顛倒。

我要想與這個賣漿兒的多發生一點感情，取了鉛筆與速寫簿，專誠來畫他的形態。他的擔是用竹做的，這是方形的兩個架子。一頭是一隻鐵鍋，下面燒柴，火焰與青煙陣陣跳躍出來。這鍋子裏燒的是豆漿。擔子的那一頭是幾隻碗，裝豆漿給客人吃的。

他戴一頂便帽，身上是臃腫的棉襖，但他還是咳嗽，似乎是身上不勝其寒冷。

他愁苦焦急的叫賣，然而來買者寥寥，我畫的是他正在倒漿兒給人吃的時候，不要以為他整天這樣的有買主的光顧。

他叫了好久，沒有人來買，他挑擔走了。然而我相信他到了別條街上，還是這樣的沒有好生意。

又是一個擔子挑來了，他高聲的叫出來的是：

「青蠶豆兒啊，本園春筍呵！」

我愛這個擔兒，這名詞多少好聽，自然的引人愛好。現在正是養蠶時節，一個豆莢，以可愛的青蠶來形容他，這真是描摹多趣呵。還有春筍而加以「本園」的名稱，其純樸新鮮以外，還使人想到是親友家採掘送來，或者簡直就是自己有此竹園的出產。所以，凡事實際固然要緊，名稱也是很有關係。

不過，深心一想，好的東西可以取好名稱，壞的東西不可以取好名稱了嗎？天下多人知道什麼是好名稱以後，壞的東西可以取好名稱了。

他的擔子裏挑了黃的老的豆莢，偏是聲聲口口的叫「青蠶豆兒」，有什麼法律什麼道德來制裁他呢？至於「本園筍」的意義，表示是新鮮而未經凌辱（就是浸水塗色這類矯揉造作的行爲）。然而這是更沒有人可以證明他的真實性了。

我知道，人們有一個遺傳下來的老毛病，就是愛聽風花雪月這些老花樣。風花雪月曾經使人感動，或者現在還能感動人，不過這只是刺戟人們的感覺，與酸辣胡椒的作

了。他在米店裏賣了糯米，一升可以炒成三升。生米每升一角三分，炒米每斤可賣兩角小洋，就變成六角。可是炒米不能當飯，不能當衣，有多少可賣呢。但他一人，每月賣二石，在杭州，一年要做一千石生意。到冬季，糖坊中賣得多，我想就是做薑汁糖的了。他自己也做了炒米糖，有成團的，有大塊切成薄片的，放在炒米中，一同來賣。

「再來一個「修棕棚」的。」

「修棚」的賣點什麼東西。你或者不知道。棕棚者就是臥床的棚子，因為是用棕織成的，所以他背上是一紫繩索，這繩索，就是棕櫚樹皮上剝下來的棕打成的。

賣雞蛋的來了。我們買了半塊錢，一塊錢有六十五個。

以前雞蛋一塊錢三十幾個，有時十個銅板一個，現在這樣便宜，因為是不賣給日本人之故。

雞蛋每擔價十八元，雞蛋是稱斤兩的，每一百斤約有千餘個，看大小而定。所以每個蛋的本錢是一分餘，也要四個銅板了。賣一塊錢六十個，已經只有一個銅板一個的

利息，雞蛋的來路是到鄉間換戶去收買來的，據說，不論大小，平均每個雞蛋總要四個銅板。或者是到錢塘江去等候鄉下人送來，這是稱斤量計算的了。

我們斜對過有人問他買，要他每元七十個，他只肯六十五。他走了，然而不久又回來，說：

「添半個好不好？」

「半個怎的添呢？」



說：買主這樣質問以後，他似乎有點窘了，想了一想，又

定是可以修補。然而這個以「修缸補甌」爲職業的人，必需是做一天吃一天，走偏一天沒有生意，不算什麼要緊，回到破屋中沒有一顆米給他燒飯，這是比天更大的問題。上午來過的「修棕棚」的正是與「修缸」的同一命運。現在用棕棚的人已經很少了，有用藤棚的，有用鐵床的，即使破了，也不叫他來修了。千呼萬喚的杭州自來水算是「千里清流曲曲來」，然而還有什麼人再來用需要修補的缸甌呢？

又來了一個買雞蛋的。

以後是賣芝麻糖的，他們的叫聲，諸位都常聽到過的，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的叫法：

「賣糖呵——芝麻糖呵！」

他們都是金華義烏來的，然而這種糖不一定是從義烏帶來，杭州武林門有一家糖廠，他們到那裏去取，有小顆的軟糖是稱斤計算，其餘芝麻糖都是論件。有什麼利息呢？他們有三分利息：賣得一百錢，按成數照算，可得三十錢。賣糖的老人家對我說：「賣油條燒餅的還要苦，只

有二分利息呵！」

每一個人應該有他的獨立性，他有爲人世做事的義務，然而也有權利在人世間吃飯與生存。權利與義務雖然是並行的，然而絕對不應該視爲對待，因爲做事與吃飯不是因果關係的兩件事。可是現在的人，在吃飯的威逼之下去勞動，而結果還是餓到面黃肌瘦以至於死。工商業的發達，被人咒罵爲趨人於機械的死路，不如農業社會自己生產自己消費的自由。然而，只要除去壟斷，組織分工的社會，漸漸的可以免去把生活拆賣的苦痛。全杭州或其他城市，各組織一個修缸公司，凡有修缸補甌技藝的人，由公司聘請雇用，每月或每年工資若干。有缸打破的人家，只要打電話或寫信到修缸公司，派人來看來修理。這樣，工人的生活有保障，不致走偏全城的冤枉路，十天一個月沒有生意。而有破缸的人家，破了立即可修，不致等候十天一個月碰不到修缸人。田中採來蔬果。水中釣起魚蝦，都賣給各行各業的店家，需要的人就直接到店家去買好了。如果說不如送到門口的方便了，那末，照現在通行的送醬油送牛奶的辦法，也可由公司派人分送。這組織的方便，自然

晚間九點時候，忽然聽到鐵板打擊之聲，可憐算命的瞎子還在黑夜等待生意。

「瞎子夜行與白晝並無分別，有什麼可憐？」

瞎子走路並不要光，然而他與我們一樣的需要是在夜間睡覺。

老人與老國

春 苔

我以為天下老人有兩種。一種是他的精力強健，生活適度的緣故，所以他的頭髮雖白，而舉止活潑有力，思想亦強健勇敢，與少年一樣。一種是偶然的機會使他不死，說話無力，站起來就跌，他雖沒有死，卻與死的人只相差一點了。

如果以中華老國來與老人比，我悲哀的，這老國是像第二種的老人而不像第一種。

煙影

(續)

陳達仁

(三)

懷抱着異常的驚疑和悵惘，史文離了中華民國國土，而踏上了自生的征途過程——香港了。躺在他前面的是一條猙獰兇惡的長蛇，還是平靜幸福的波濤，連他自己也辨別不出來；他總覺人與人間形成了何等的險惡，一條灰色的面幕，很不容易取下！就與他一道出洋的葉賢君，給他的印象正是很深。

十月的高爽的北風，吹醒了香港海唇街五層樓上的漂泊少年的旅途之夢；旭日照着東邊的玻璃窗上——史文躺在床中，睜開睡眠，發出很疲倦的呼聲：

「唉！多難過，可怕的海船，到今天還有點頭暈，不過這僅僅十二小時的經歷啊，明後天的很長的海上生活，將如何的過去呢！」

史文到香港已三天了，念念要寫封信給黎友凌康的，

到現在還沒有動筆，不能等待了，於是翻身起來，走上洋棹邊，坐下西式的椅上，開始寫如下的一封信：

「凌康：——

不見，已滿旬日，思念之情，無時獲釋。

當我寫這封信時，心緒是何等的緊張而愉快呀！我像一隻小鳥，閉禁已有十八年頭，此時突飛出牢籠，飛上天空，翱翔高歌，任狂風之推吹矣。我是想整飾一下自己軟弱的毛羽，完成我生命的一線曙光的。我很感激你，你的慷慨的胸襟，富有彈性的言語，在我臨別鄉井時，傾聽你滿腹的恩愛教導我，鼓勵我，將我從非人生活中，叫醒過來，將我從患難交迫中，營救出來，這，我該深深的謝你，謝你。

我素極羨慕而又視為長途的香港，於本月望日到了。

在這裏，青天白日旗幟沒有了，只見英國的國旗飄揚。錢幣呢，所有屬於中國的都不能用，就非用香港錢不

可。這因為是英國的屬地呀，不能多說的。我想香港對面的九龍，應該還是中國主管之下的，但也是用的英國錢，中國錢不能用。有位旅客說：澳門是用中國錢的。然而，三百七十多年來，由葡萄牙統治以後，一切早非中國人所有了！

香港是四面環山的孤島，朝中國大陸的山之一面，築起無數的整齊的洋房商店，可由海濱的大馬路的電車，直通至山頂，山頂一望，形成東南是汪洋一片，西北是大陸蒼茫。九龍與香港包成一很深的橢圓形的海，此即為演成五卅與沙基慘案的海軍根據地也。在香港，可以看到電業是非常的發達，一切東西，也無不精微奧妙，有人說香港的政治也非常好。這在形式上，似乎是對，但說也奇怪，我看到的種種可與事實不符了：在我們乘的輪船，快進口的時候，照例是有查關的。查關者來了，形勢兇煞，動不動就非罵則打，可憐弱小的我國國民，多數不勝其侮辱。然而，究沒有辦法，只得任其為所欲為了。在昔，我聽人說過：查關者唯一的目的，是要我們的錢，這種現象我於今實地看到了。說起來多痛心！我是托庇於人，不多的行

李，概由海哥代保護，但也足受了三次的被他丟來丟去。有一位船中的同伴，狀況尤慘：他聽到「查關，箱子開開！」猛烈的聲音，即時就守着伊的東西。穿深綠色制服的英巡捕，先先後後就近他計有三位，手緊執着鐵鉗，在箱堆旁站着，急欲用其牛力之際，那位朋友即向之請求：

「裏頭儘是些舊書籍……可望免查否？」

這位朋友是閩籍人到廣州去讀書的，他自己的行李僅二三件，餘外都是人家托帶的，他以為將情形說個明白總可了事。然而，查關者做裝聽不懂，加大聲的催迫說：

「打——開——來——！」

沒有法子求免查了，只好急急忙忙地開這個，開那個。可是查關的則別裝怪像，這怪像中，時有竊笑，令人好生害怕。把箱子裏的東西翻來翻去，已不知多少次數，查一個費足二三十分鐘之久，待查第二個時，高明的一位英捕呢，不客氣的說出生硬的中國話來說：

「這個還——要——查——不？給我——十塊錢。」

那位朋友很曉得英捕的表情用意，如不給他一點錢，連衣箱等都要被他破壞，想到了衣服的價值，終於給了他十塊

錢。東西也止畫畫碼號，凌亂的放在原處。英捕之用這種勒錢的方法，正任意施行了幾十年了！唉！多可憐的中國人，那一處是安身的地方呢！

我明白了中國人的生活之表裏，實在沒有氣力，沒有真情，沒有孤高，沒有偉大，沒有快樂，也沒有悲哀，甚至沒有生命。所以，便促成了中國人的隨風飄蕩的惡棍性，有的小巧，呆板，而僅現露了僅能生存的狀態，亦云幸矣！我感謝天地之變幻如此，迫我漂流異域，啓示了我之沈迷，麻木的狀態，發覺了自己是個渺滄海之一粟的可憐蟲啊！我明白了成連的「天風海水，能移我情」的妙旨，爲的宇宙的真情，纔能移動人類的真情。拜倫之歌頌海神，爲的是宇宙之間，沒有比她更值得讚頌的了。我於此不時的疑神視海，我想到了此中華情，惟想放聲痛哭！

凌康：凡事，的確是要實地考驗，才能證諸事實。徒唱高調，空喊口號，是無濟於事，而徒自勞苦，多取懷懣耳。我現在才明白廣東之所以爲革命策源地，最大原因是外國的暴力。首當其衝，爲此自己乃不能不求自決。被各帝國層層的壓迫侵掠，乃想到國家政治，是如此的腐敗不

良，中國的國民革命正是爲打倒帝國主義而打倒軍閥。看了民生的痛苦而喊出革命的口號，現在是革命成功麼？老百姓的嗷嗷待哺，正不知如何的慘酷着，他們每見人，所講也只是打仗的恐慌，而一點不知道三民主義者何，隨處寫滿壁上的大字標語，更不知何所用意。然而，有人是以爲萬事成功了，什麼都不見稀奇，現在要用起標語來，還能使人興奮；可是總理不復生矣，將輪到誰來製造生人呢！這是我的感覺之一般。有的說：廣東的山水靈威了廣東人底奮勇，開大……這我默默中細察起來是對的。看我們寧城到汕市途中，經過許多的高嶺。蠻山疊疊，道路曲折，由寬不二尺的通路，俯瞰十數萬丈的，山坳間的溪流，滔滔滾滾的跑流的景像，多可恐怖！「蝦蟆落井」即在此地。其名是由迷信風水者，見有高出雲端之「猴子煉」及深不可測之古潭，做有某商紳之墓塚而得其名。你知道：有這無數的每日出入於山間道途曲折而狹小的鄉婦們，褲腳擡得高高，赤足步行不爲奇，肩上還担着七八十斤的米或貨物的重担，我覺得我還太舒服了，實該愧死，好在沒會乘轎。家鄉還有「掛條褲帶，賺錢千萬」的故

事，我現在才知道他們深受這般的苦况，而從這苦境中打出路來的。我相信像如此艱難險峻中者，決不會有如江浙時行「毛毛雨」之風，更不會有隨地滿口唱：「啊嘖嘖，我的心……」的歌唱者。朋友，這是值得紀念的呢！

凌康！我明白了「天風海水，能移我情」，宇宙的真情，能動人的真情。我到此間正是黃龍大師之「身到此間惟有放聲痛哭」了。也有如衛玠之對此茫茫，百感交集底情緒啊！我想起了明英，而低頭吟味着我所愛的「雲山蒼蒼，流水瀼瀼」，我彷彿見戀人「玉膚一棧」的詩句，當我凝神前望水天連結一線之時。

康：話說了不少哩，然關於你底近况，我是如何的繫念着啊！

你不是常說：「恨不得把現社會破滅，否則，將一不做二不休的將現社會爆炸，得救工農大衆底痛苦……」然而，我倒勸你這話慢點說。你是最接近於社會者，小學教師是普通社會之先導者，德國教育之發達，是出力於小學教師之力，未來底中國社會，我想正是要恃賴於你們啊！啊！小學教員，也是要被軍閥，官僚，舊社會，以及所謂

紅赤白而遭受害者正爲多呢！你也得記住：梅城數處之有槍階級，何曾有過一個是加以細問的？所以，環境如何，你該着眼的呢？朋友！且視寧城之舉吧！

康：最後，祈求你：常在聽你課授的明英，留心照料，因爲她是一個環境孤獨者啊！她所不能寫的種種，要恃賴你，且伊之一切正憑你格外的看顧啊！……祝你革命與戀愛同樣地努力！……

你底益友史文——於香港。

(四)

史文踏上了海洋的征途了。他總覺得人與人間的一重灰色的面幕，不知什麼時候才得扯下。他迴想起同學中的熱情與友誼，也不知什麼時候可能恢復起來。不時的，他感到煩悶了。跑到船面上眺望海上風景，望到茫茫的大海，連續起伏的碧波，時作喟然的呻嘆。

日暮了，船夫儘在忙於散開帆布，用意是利於普通搭客繪面之睡覺，十餘個船夫，你東我西的在拉巨大的繩兒。布帆張開了，即時搭客們你爭我奪的佔床位了，個個都

背上自己底鋪蓋從艙底出來。現着非常忙迫，蓄意捷足先登的樣子，史文也很迅速地幫同海哥定下了好幾個鋪位，葉賢也在一起。史文急又想到船の後頭去，船此時巔簸起來了，他剛走過道中，忽然打一個踉蹌，險些兒跌倒，適海哥從前面來，扶住他問他：

「史文，當心呵！到那裏去？不好多走呵！暈船正是易起的呢！那邊東西，有人看着麼？……」

「葉賢兄在那邊。我想到船尾去小便，順便看看我們的中國的山，不想我此刻頭暈得要命，唉！快要吐囉出來！……」

「祖國的陸地，早看不見了。此地是什麼地方，你曉得嗎？——是到了七洲洋了，安南山剛還看得到一點。不要看好了，還不是你昨天看到的香港山一樣，僅有一線的微小很遠的在橫列着。你還是小便完了，早點關好了。小便也不用到船尾去，就在此地略朝外就成了。」

海哥稍事等候一刻，同史文回到新床位地方，開始睡覺休息。

「史文，不要心急呵！還要六天便可以達到吧城。」

海哥看到史文不勝其煩悶的在一五一十的計算時刻，故一路總設法使他消遣。

「還要六天麼？……」史文答話未完，船裏「噹噹……」的響鐘敲過十下，聲音很大，因之隔斷了所談的話。接着徐水客走了近來，很高興的喚海哥：

「阿海哥：睡得這樣早！」

「呵！徐哥來了，請坐！沒有事情，所以早點睡下來，順便也得以談談天。」

徐水客坐下史文的帆布床邊。預與海哥儘量的談談天。

「史文，你看徐水客多忙呀？對於我們正是招待得無微不至。一天三頓飯弄得好好，我們該深深的感謝他呢！——徐哥，你近來享福了，變成大富翁哩！不錯，俗語說：「苦盡甘來」斯言甚是。徐哥，你正是我們後來者的好榜樣了。」海哥半爲介紹，半爲欽佩徐水客手段高明的在贊嘆着。

「是的，徐先生，謝謝你呵！」史文順着俗禮即時說這一句。

「不敢，不敢！這是海哥爲我吹牛的呀！海哥，你比我好得多多，寶號做的生意，年可賺百金，而且有很漂亮的老闆幫忙，正是鮑福雙呢！阿文哥，你也很好，讀書出來，正可以到南洋去當先生囉！」

他們閒談了好多時候，漸漸地談到他種事情上來，忽然黃水客也走了前來，胖胖的腹鼓，慢慢的左右手搬動着向這邊來，他開着濃黑的八字鬚下的嘴說：

「徐哥，正是世道不古，無奇不有了。——我睡床的靠右，那個平遠人，七老八老的人，還這樣的不怕羞醜的，儘在與其夫人玩把戲，燈光又是很亮，伊旁邊的同船的人，也還沒有睡呀，他竟老不客氣，尤其當衆目所視中來做他天花亂墜的工作。剛剛哄動的笑聲，就由於其夫妻哈哈的笑聲，旁邊的人也就哈哈大笑起來的。……」黃水客說得很慢，又很低小的作聲，他似乎是雖不足奇怪，可有點討厭的樣子。

「哇：正是豬狗！」海哥急接就這一句。

「不足奇怪，不過當衆人看到，是太難看一點。」黃哥，我知道這類的事真多，計算起來，恐怕不止一打了。……

「哈哈……」大家可真奇怪地笑起來，料不到徐水客知道這樣多。

「有二次的特出了：一次是甯城人郭某與梅屬人沈某之妻，在南洋已成姦多次，女的丈夫曉得了，曾對其夫人下了哀的美敦書迫令她脫離關係。其夫人即與情人郭某商量，決意同回香港再往新嘉坡度蜜月去，他倆新成之夫婦搭船回國時，我是適逢第六的走水，與他同船歸，伊倆夫妻在船上花樣更多，晚上固然要做完了一套又一套的把戲以後始睡覺，白天呢，伊夫婦手與手的互抱着，可說一刻都不容放開的。有時開留聲機呀，或者大笑之聲，常噪得他人不得安睡。大火船上，人也多，所以奇離古怪的事也多，這船上你們不是可看到頭二等房。房門很容易開門的。有一次則是中國女子想到南洋教書的蕭信庵女士，被荷蘭船主偷姦，事情鬧得很大，上海大報均大字標題，打倒荷蘭帝國主義的口號，遍貼於各處，後來還不是馬虎了事。那次我也知道得很詳細，蕭女士登報的聲明說：她並沒被姦污，可請醫生檢驗，伊還是處女，真有趣得很。」

「是的，那時南洋僑胞，恨荷之心益切，愛國之心驟

增，華僑隨之一致聲援，說是有辱國體，非達圓滿結果不休。

「唉呀！海哥，中國人還不是止會吹一吹，喊一喊便了了。」黃君帶傲然的態度說。

「我那時也知道一點消息，但即時又聽到說是道歉一下就完了事！」史文當黃徐水客與海哥議論這事將完了，接上也說這一句。

「徐哥，到我那邊去，我有事與你商量。」

黃水客邀徐水客到船艙裏面去了。史文與海哥復以上航布床上。

「阿文，你聽了剛才徐水客講的故事，可知大海船中的生活是怎麼的呢！出門人那個不抱風流主義呢。」

「你在香港國民旅店的時候，不是寫過一封信給凌先生嗎？」海哥想起在香港的事，對史文說。

「是的。」

「對不起，當你不在，我無意之中偷看了一遍，請見諒。」

「沒有什麼關係，原是一封公開的信。」

「啊！你那裏邊說到明英……是怎麼樣的？啊！村裏不是曾有謠言，說你與明英發生有什麼關係了，明英不是在上村學校讀書的那個沈伯的女孩？」

「正是。」

「啊！美麗呀！姿態嫵娜，多好呀！尤其天真活潑可愛極了。」海哥說到這點，史文即時精神抖擻，綿綿不絕地談着。

然而，我之愛她可不是如此。因為愛決不是性的完備之問題，故也絕不能草草從事。雖然，當臨別鄉井她依依不忍我離開伊，曾流了不少的淚珠，但我可無可措詞呵！因為我此行，去方如何，渺不可預測。我記得三年前，是我與明英初戀時期。初戀是如何起的呢？有一天，我在凌康房裏看書，明英手拿着一張卷子，走了進來向我問：「李先生：用功啊！凌先生不在嗎？」我說：「是的，要什麼？繳卷嗎？要畫冊嗎？我可拿給你。」她說「是的，這是國文卷子，李先生不好去看啊，因為太壞了。我想借鋼筆畫冊一本。」我拿畫冊給她，同我談許多的話，自那次以後她常有來我家玩，我在中學便彼此有書信來往。她本

與我在小的時候已很接近，逢着時，總疑視細看的。滿臉喜色，有如天使一般。她性情很是和藹。曾有上村學校演劇我倆均配上要角，甜密的舉動與談話，很象夫婦者一般，我可有點難為情，但她可不緊要緊。愛，便從此驟增熱高了。」

「那你當然忘不了她了！」

「過去是如此，現在還算如此，未來可未知如此否！」

「未來你難道就說不定了嗎？咳！南洋有很美麗的 *Anak Prawan*，你看到了，恐怕不可避免的事情更多！哈哈……少年人的意志易變，你是其中一個了。」

海哥很俏皮說着，還自自然然微笑着。史文可悵悵然沒有話說，明英與他不久之前是訂了什麼密約的，連想起來了，他很勉強的說：「我是不比他人的。」

夜已靜寂了，只聽「嗚嗚……」的船中機器的發聲以外，還得到兩旁邊的鼾聲甚熾。史文望左方一探，葉賢早就在做他的美夢去了。史文給海哥這富刺激性的一說，欲說的話，不自然而然的停止，漸漸地各自走上睡鄉去了。

○ ○ ○

史文很早就起了床。獨自走向船尾，坐下油漆長橈子上，手握着一枝鉛筆，兩足交靠着，眼精儘望海天風景，靜靜的有時俯首在速記着，此時船經過新嘉坡，先一刻看到許多露出海面的礁石，較先一日船不見若何簸動。

「鏡也似的平波，

微微的風兒掠過，

只有細細的皺紋，

沒有濤聲與歌浪。

一點一點雪白的漁船，

搖搖蕩蕩地出沒天邊；

蒼鬱的森林不住飛旋。

青蔥的尖峯聳入雲表，

黃金輝的陽光閃閃難描；

我呆立船頭盡望水天之交。

忘却了身在何處，

忘却了別恨離愁，

忘却了冷酷的宇宙，

遊絲般的靈魂把持不住。」

史文略一停筆，猶細細追思着一切詩人藝術家之歌頌海神底偉大，忽然耳角頭聽到茶房之在喊：「衛生查驗了，快預備。」他隨之立起身來，向船裏一瞥，徐徐地走向原來寄宿那地方。他事先曉得在船頭還有這麼一套把戲，本來他也知道衛生檢驗是無甚要緊的，但於過去情形，太污辱中國國體了，不單不把中國人民當安南人，印度人看，且狗類都不如的一般看待，前十年有一位福建女子，即因不願受這污辱，呼一聲：「同胞啊！不要忘却此中污辱！」遂投海畢命。又前五六年有一位廣東梅屬女子，當強令要他受檢驗時，很迅速的投海死了。這類的事，史文還記着於腦裏，因在家裏的時候，他底哥哥與叔叔的報告很使他忘不了。此刻正輪到他被檢驗了。當搖鈴通知以後，接着很多的茶房，逐一推旅客們，要排起單行隊伍般進衛生檢驗室被檢驗。門之外有一個茶房一個巡捕。所謂檢驗的是一個荷蘭人，旁邊還有好數船裏船長及其他等等。各

個備上眼鏡，顯似判官的一樣說：

「快點自己脫下衣服！」

史文第一次的要被逼如此做，肚子裏氣得滿臉漲紅，爲荷蘭作奴的南洋馬來人隨之走前幫忙他，踏上二步，史文心理思索了一回，還是馴服嗎？沒有法子，幸亦無其他之責難。回來晚上寄宿那地方，海哥問他：

「你怎麼樣？」看到史文滿臉還有點紅的色素，帶笑的說：

「沒有過分爲難我。你呢？」

「我還好。那邊有個大捕人，說是爲鞭條打了幾下。因那個人不獨不願脫下服，脫了以後，還做了別的花樣，想反污辱外國鬼的，終究受虧了！……」海哥說到這裏，面色的表情，也有點氣的樣子。史文可默默地說不出話來。

「唉！……」止是長嘆一聲，還流下數點悲痛熱淚。

(未完)

通信

(一)

仲鳴學長兄如晤

外部邂逅 忻慰之至，惟以忙迫未及細談爲恨耳。承賜南華文藝一冊，拜讀再三，『我們的憶里昂』境界纏綿，情緒濃厚，實等一篇散文詩。風格之幽逸，詞句之綺麗，與夫結構之奇密和協，信有珠圍玉潤之觀。德斯波華模爾傳體例精嚴，實當傑作。『十九世紀最可愛的詩人』之命運之乖之蹇，與其愛情之貞之熱，素描直寫，溢於紙表。又復參以譯詩，令人入勝；技藝之巧，足爲模範。至所譯詩均用五言韻文，精意含蘊。命字古樸，渾成無跡，妙造自然。以 *De qui est fait est fait* 定義例之，可謂吾兄之創作。使 M. D. V. 復生，當令其大驚失色，匪特自有譯詩以來所無之新境也。弟向以兄爲吾黨中法文鉅子，熟意兄雙管齊下如此，曷勝欽服。不識何日能相約一場談否？匆匆不備，敬請

撰安。

弟 壽康 二十六日。

(二)

壽康我兄：頃奉

手示，諸承謬獎，慚愧之至。譯文已難，譯詩更不易。我兄精於此道，素爲弟等所欽佩。今對拙譯竟加許可，敢不努力爲之，以副 厚意。南華文藝草創伊始，尙乞時惠大著，以增光輝。餘俟面敘，恕不一一。

弟 仲鳴 一，廿八。

(三)

仲鳴先生：

對於一個所敬慕的人，一點不知道別後的消息，並且連幾個字都不能從遠遠的寄給他，這是一個苦悶！

在盼望中，得到先生溘溘的消息，因爲知道先生太忙，不願再事煩擾，只好默爲先生旅途祝福罷了。

最近普羅文藝的刊物繼起不止，有此呼彼應之勢，與之針鋒相對有好幾種民族文藝的刊物。雖聲勢不振，然亦有可觀。我覺得迎合一個小潮流，抓住一個微細的泡沫，縱然可以號召一時，不會存在長久的，這種態度根本不是

從事文藝者所應取。統觀國內的刊物，差強人意的只是很少的幾種。先生是國民黨中從事文藝而最有聲望的領袖，我所希望先生所崇信先生的是兼有政治事業以外的成功。久思寫信給先生有所陳述，總因鑒於先生之忙，因循至今，及見南華文藝出刊，使我無量喜悅，此信乃益不可緩。

我的意見，以為在南華文藝以外，應該更有幾種聯絡的刊物。第一再出一種文藝的刊物，不妨較南華稍小一點。第二再出一種畫刊，如同去年在北平所印行的一樣。

在北平先生寫信給我說，「從事文化工作，本為學生素願」，這是先生的素願，也是先生的責任，也是我們的希望！我也願意犧牲學生的精力，追隨先生之後，一聽驅策！

明晨赴滬取行李，三日後來再行面謁。敬頌

健康！

張佛霞謹上 一，廿五。

(四)

佛霞先生

自從北平分別以來，忽忽又已年餘了。頃得手書，知近狀安善，甚以為慰。來函謂弟「兼有政治事業以外的成

功」實不敢當。弟受良心的驅使，竟忘才能的淺薄，願願在文藝界有所貢獻，數年至今，絕無絲毫效果，言之何勝慚愧。現在你不責我而還加褒辭，更使我不安，真不知要如何努力纔足以贖罪呢。

至於刊印畫刊實弟向來的志願，終因經濟無着，一時尙難辦到，關於此事還有許多計劃，容日再以奉告。

仲鳴 一，廿八。

(五)

編者先生：

在外海日亟，民主政治尙未實現的今天，南華文藝第一卷第一二兩號都出版了。

購讀之後，對於這草創的兩號不能有什麼批評，我祇有一種感想。本黨同志，自與中會已來，幾注全力於政治革命的活動，很少有致力於文化運動的各方面的。單說文學，從前南社諸子努力的結果，也在革命過程中有過多少成績，雖然「南社淫哇」的評語曾出現於十年前，現在漸漸有人認識南社的真價值，即某青年作者亦謂其功不可沒了。可是，南社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要留些陳迹，便已有

胡漢安先生去做編輯南社叢選的工作，還有一位曼昭先生正在發表南社詩話，功成身退，南社在革命史上留着一個榮譽，自從文學革命的主張發響，新作者湧起，文學社紛紛成立，本黨同志在這一運動中落後了。領導民衆，取得政權，實現主義，誠然是革命工作的主要部分；至於說全體同志，祇須集中於這種工作，而不必去做別的革命工作，我以爲是錯誤的。從事文學革命也是做着革命工作，沒有人否認吧。南華文藝的出版，是否表示一部分同志立意去做這一種工作呢？

南華文藝出版之前，香港南華日報登了一段廣告，介紹這「唯一的民主文藝刊物」。「民主」一詞加在「文藝」之上，很惹人注意。在廣州，南華文藝的銷路還不壞，同時，什麼是民主文藝的疑問也隨處發生。第一號出版了，沒有明確的解釋；第二號出版了，還是沒有一篇說明的文字。好多讀者疑莫能明，希望第三號出版，可以找得民主文藝這個新名詞的意義。有一位熱心於文藝的同志，想從各國文學史中找尋民主文藝，結果是失敗。淺學的我，也不能，因此不敢替民主文藝下一定義，雖然我很想試試。

但是我想，提出樹立民主勢力，實現民主政治的是汪精衛先生，也許在他的言論集中可以找得一點理論來作民主文藝的注解。我果然找得一點，現在鈔下來；至於引伸他的意思，建立民主文藝的理論，便有待於編者先主和同志們。汪先生的言論如下：

「依我們的主張，不關於政治之思想，應該絕對自由。無論何時都應該絕對自由，不但不必統一，而且不可統一，因爲統一是有害的，是於人類之進化有害的，這些在學術界差不多已有了公論，用不着多說。賤話說來，思想上定於一尊，不但被擯斥的受了挫折或摧殘，便是所推尊的也就成了僵石。

「所以關於一切思想，尤其關於一切學術思想，應該放任人人各得自由。……例如文藝，新派詩舊派詩，聽其胡講；新派畫舊派畫，聽其亂塗。他們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固好，相吵相罵起來也好，吵罵得越兇，彼此的優點劣點，也越暴露出來，越教人容易認識清楚。

「我看見胡適之的人權論集，於『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裡，那種睡棄舊文化的態度，我只有搖頭。你不

妨提解新文化，但何須如此唾棄舊文化。」（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論思想統一。）

我希望我這一封信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引起同志們的偉論，引起非同志們的偉論。最好是無論贊成或反對民主文藝這個名詞的言論都在南華文藝月刊上發表，以符民主的精神。

自從革命漲潮，第一便有革命文學這名詞出現，其次是普羅文學，其次是民族文學，其次是三民主義的文學。關於這些，不能在這里評論；貴刊既以民主文藝為號召，最低限度要先說一個假定。

有了「民主文藝」，還要不要「革命的文藝」呢？這是別一個問題了。假如文藝在革命上也有相當的作用，直捷地說，文藝也可以作革命的工具，我便認為確有所謂革命的文藝。把文學當作個人的玩意兒而忽視牠的社會性，從而抹煞牠的廣大的感化力，這是錯誤的。那麼什麼是革命的文藝？站在國民黨的立場。我的解說很簡單：凡不肯我們的主義，又能促進這主義的實現的便是革命的文藝。革命不能不要文藝，本黨豈不要有文藝政策呢？這又

是一個問題。文藝政策不是一個舊名詞，自從一九二五年蘇俄共產黨決議「關於文藝領域上的黨的政策」十六條，我國才有人注意到這一種政策。我不是說我們事事要鈔共產黨的本子，不是說時常跟着共產黨亦步亦趨，我知道我們的同志中也有好多人認為我們國民黨也應該有黨的文藝政策。文藝政策和民主文藝的意義是否衝突，可否依據民主文藝的原理來定文藝政策，這些問題非經討論不能解答。至於黨的文藝政策，如果是有決定的必要的話，斷不能再用獨裁的威權，由最高黨部的最高黨員（這是笑話。）以命令決定之。

南華文藝不是那級或那個黨部的刊物，而是黨員發表文藝的作品與文藝的批評的一個機關。本着民主的精神，我願提出上述諸問題向諸同志請教。本黨的文藝政策怎樣這一問題則必要在應否有文藝政策這一問題得了承認之後才能討論。

編者先生，你以為這封信有發表的價值就請登在文藝第三期。

何以



本 刊 各 地 代 理 處

上海：新生命書局
 新月書店
 開明書店
 民智書局
 華通書局
 光華書局
 啓明書局
 文明書局
 文華書局
 大夏書店
 真理書店
 南京：花牌樓書店
 新生命書局
 南京書店
 天一書局（門帘橋）
 天一書局（成賢街）
 華泰圖書局
 南洋圖書局
 良友書社
 中國書店
 京華書局
 金陵圖書局
 競新書局
 中華新書局
 中央書局
 杭州：開明書店
 中山書店
 六藝書店
 星星書社
 維新書社
 文藝書店
 無錫：千鐘書店
 蘇州：小說林書社
 振新書社
 鎮江：鎮江書店
 南通：翰墨林書局
 二友書店

安慶：世界書局
 徐州：中華書局
 濟南：山東書局
 青島：世界書局
 香島書店
 天津：大東書局
 天津書店
 西安：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甘肅書報社
 開封：豫邵文書局
 百城書店
 成都：大道書店
 重慶：重慶書店
 平民書社
 漢口：開明書店
 民智書局
 武昌：亞新地學社
 新生命書局
 長沙：民智書局
 廣州：中華書局
 共和書局
 民智書局
 神州國光社
 梅縣：啓新書局
 潮州：中華書局
 汕頭：文明商務圖書局
 中華書局
 貴陽：新友書店
 雲南：中華書局
 福州：文明福記書館
 廈門：中華書局
 新生書店
 香港：南華日報社
 平津總代理處
 新月書店北平分店
 （北平米市大街二八二號）

南華文藝 第一卷 第九號合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主 編 者 曾 仲 鳴

出 版 者 未 央 書 店

總發行所 未 央 書 店

代 理 者 各 省 書 各 大 書 店

上海環龍路六十二號

本 刊 價 目

零 售	預 定 全 年	廿 四 期	肆 元
	預 定 半 年	十二期	貳 元
每 期			貳 角
國內郵費在內 國外每本另加一角五分			

本 刊 廣 告 價 目

封內及底外均作特等地位照表加培收費	面 積	一 期	三 期	六 期	十二期
	全 面	十二元	三十元	五十元	八十五元
半 面	七元	十七元	三十元	五十元	
四分之一	四元	十元	十七元	三十元	

（第九十兩號合刊本，仍照原價每本實售二角；預定各戶，照原定期滿後添補一期。）

鐵道部出版鐵道公報

第一至第十二期

每册大洋二角

全年十二册

大洋二元

第十三期至二百四十五期

每册大洋五分

每星期二册

全年大洋五元

第二百四十六期起

每册大洋一角

每星期一册

全年大洋四元

鐵道部成立一二週年紀念特刊

每册大洋二角（定閱本報一年者附贈一册二年者二册）

凡定閱本報者，國外郵費加二。國內免收。
如蒙賜登廣告，請至本部公報處接洽。

鐵道部鐵道公報謹啟